

普埃布拉情歌

〔墨西哥〕安赫莱斯·玛斯特尔塔 著
李静 译



南海出版公司



安赫莱斯·玛斯特尔塔作品中最恢宏厚重的一部，每一页都充满画面感，将神秘的拉美大地上男人与女人的故事融合于乱世的剪影之中。——《出版家周刊》(美国)

拉美世界最具天赋的女作家。——亚马逊(美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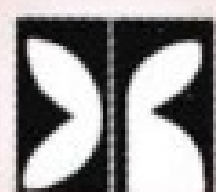
玛斯特尔塔笔下的女性有一个共同点：她们都能在大大小小的不幸中生存下来，靠天赋的幽默感在日常生活中披荆斩棘。——《宇宙报》(墨西哥)

玛斯特尔塔的小说具有一种点石成金的魔力。

——Vogue(西班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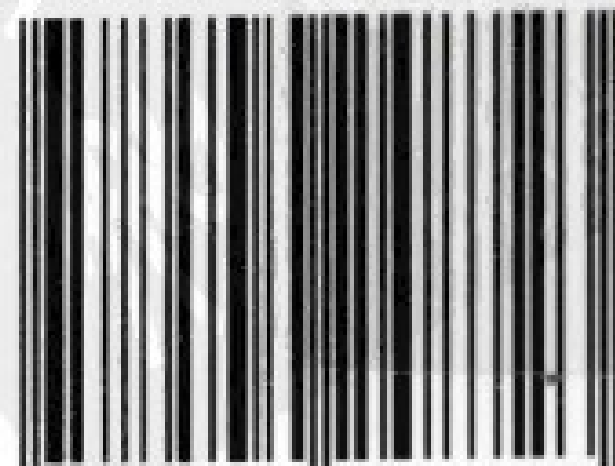
玛斯特尔塔的小说睿智而多情。仅读小说的开篇你就能意识到，你遇上了一个熟谙大传统的现代小说家。

——劳拉·埃斯基韦尔(《恰似水之于巧克力》作者)



定价：25.00元

ISBN 978-7-5442-4872-3



9 787544 248723 >

Arráncame la vida

普埃布拉情歌

〔墨西哥〕安赫莱斯·玛斯特尔塔 著
李静 译



李静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普埃布拉情歌/[墨西哥]玛斯特尔塔著;李静译.
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0.9
ISBN 978-7-5442-4872-3

I. ①普… II. ①玛…②李… III. ①长篇小说-墨西哥-现代 IV. ①I73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39340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30-2010-071

ARRÁNCAME LA VIDA © 1985 by Ángeles Mastretta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Ángeles Mastretta c/o
Agencia Literaria Mercedes Casanovas,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La presente traducción fue realizada con el estímulo del Programa de Apoyo a la Traducción de
Obras Mexicanas a Lenguas Extranjeras (PROTRAD), dependiente de instituciones culturales
de México.

本书翻译受到“墨西哥作品翻译为外国语言支持计划”(PROTRAD)之资助,
此计划附属于墨西哥文化机构。

普埃布拉情歌

[墨西哥] 安赫莱斯·玛斯特尔塔 著
李静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黄宁群 刘灿灿
装帧设计 金 山
内文制作 王春雪

印 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开 本 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印 张 8.25
字 数 180千
版 次 2010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4872-3
定 价 25.00元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新经典文化
PDG

献给支持我的埃克托和反对我的马特奥；
献给妈妈和女友们，包括维罗妮卡；
卡塔丽娜和她父亲当然更有份，
书是他们和我一起写的。

1

那一年，国家发生了许多事，我和安德烈斯结婚便是其中一件。

我是在柱廊下的一家咖啡馆认识他的。还能在别的什么地方！普埃布拉城大大小小的事都发生在柱廊下：在柱廊下恋爱，在柱廊下遇刺，似乎这座城市的其他地方完全不存在。

那年，他三十多岁，而我还不到十五。我正和姐姐们、还有姐姐的男友们一起喝咖啡，他走过来自报家门，还坐下和我们一起聊天。我一下子喜欢上了他。他的手很大，嘴似乎长了两张：笑着让人心安，闭着让人心悸。没聊一会儿，头发便被风吹乱，落在额前，推上去——那是他一辈子的习惯动作——落下来，再推上去，又落下来。他不算帅，眼睛太小，鼻子太大，可那么灵活的眼神、那么笃定的表情，我还是头一回见到。

突然，他把手搭在我肩上问：

“一帮蠢货，不是吗？”

我看了看四周，不知该如何回答。

“说谁呢？”我问他。

“您就说‘是’好了，您的表情告诉我，您认为我说得没错。”他笑着说。

我先说了声“是”，接着又问他到底说的是谁。

他闭上一只眼，绿莹莹的眼，回答：

“普埃布拉人呗，小姐，还能是谁？”

他的话我当然同意。在我看来，普埃布拉人坐立行走、衣食住行，处处显示出从古到今该城只应归其所有，既不属于我们——这些学会了制作奶酪、不再整天挤奶的农民的女儿，也不属于他——没有显赫姓氏，仅凭机缘巧合、阴谋诡计，摇身一变成为将军的安德烈斯·阿斯森西奥。

他把我们一直送到家门口。从那天起，他频频光顾，对家人和我竭尽阿谀奉承之能事，爸爸妈妈和我一样，被他哄得满心欢喜。

安德烈斯给他们讲故事，故事里的他是常胜将军。没有他打不赢的战役，他的刀下鬼不是背叛了革命，就是背叛了最高领袖或其他什么人。

他一头闯进我们的生活。到后来，就连说他是老色鬼的特蕾莎姐姐、特别怕他的芭芭拉姐姐，也都和琵琶小妹一样，跟他玩得开开心心。至于我的兄弟们，他一概以开车兜风的方式收买。

有时候，他给我送花，给其他人带美国口香糖。鲜花打动不了我的心，可一边插花，一边看他抽着雪茄，和父亲聊农民的勤劳、聊革命领袖和领袖们欠他的种种人情，我感觉自己俨然也是个人物。

把花插好，我会坐下来听他们聊。有父亲在旁撑腰，加上

无知者无畏的思想作祟，我居然也敢发表自己的见解。

他走，我会送他到门口，让他飞快地亲我一口，就好像有人在暗中监视。然后，他便跟在我兄弟后面，一溜烟地跑掉。

渐渐有流言飞语传到我们的耳朵里：安德烈斯·阿斯森西奥有许多女人，萨卡特兰一个，丘鲁拉一个，拉鲁斯区一个，墨西哥城还有好几个。他欺骗少女，劣迹斑斑，人也疯疯癫癫。和他交往，我们一定会后悔。

我们的确后悔了，不过是在多年以后。当年，父亲只忙着笑我的黑眼圈，而我送了他许多吻。

我喜欢亲吻爸爸；喜欢感觉自己只有八岁，袜子上破了个洞，穿双小红鞋，星期天每只小辫儿上扎一只蝴蝶结；喜欢遐想在星期天骑上驴背——驴子那天不用驮奶——走到苜蓿地，找个地方藏好，大叫：“爸爸，找不到我了吧！”他的脚步声近了，他的声音近了：“这个小姑娘会躲在哪儿呢？这个小姑娘会躲在哪儿呢？”他假装突然发现我——小姑娘躲在这儿呢——然后扑倒在我身旁，抱住我的腿，笑道：

“小姑娘这下跑不掉了，她被癞蛤蟆捉住了，癞蛤蟆想要她一个吻。”

我真的被一只癞蛤蟆捉住了。十五岁的我特别希望自己身上能发生点事儿，安德烈斯让我陪他去特克鲁特拉待几天，我答应了。我从没见过大海，他跟我说，大海夜里漆黑、正午透明，我想去看一眼，只给家里留下一张字条：“亲爱的爸爸妈妈，别担心，我去看大海了。”

实际上，我去经受了平生最大的一次惊吓。我见过公马和

公牛怎么骑在母马和母牛身上，可男人那玩意儿竖起来完全不是一回事。我让他碰，可既不张嘴，也不动手，硬邦邦，紧绷绷，整个一个泥塑木雕。安德烈斯问我在怕什么。

“不怕什么。”我说。

“那你干吗这么看着我？”

“你那玩意儿我这儿恐怕放不下。”我回答他。

“我说姑娘，怎么会呢！放松点就行。”他在我屁股上拍了一下，说，“瞧瞧，硬邦邦的，这样当然放不下。放松，您要是不愿意，谁也不会一口把您给吃了。”

他似乎并不着急，又把我浑身上下摸了个遍。我喜欢他这么摸。

“您瞧，我不咬人。”他对我以“您”相称，似乎我是一位女神，“您瞧，您那儿湿了。”他的口吻和妈妈心满意足评点菜肴时的口吻一模一样。接着，他插了进去，前后抽动，呼吸急促，大声喊叫，就好像被他压在下面的我没那么僵硬，没有那么硬邦邦、紧绷绷。

“你没快感，你怎么会没快感呢？”他完事儿之后问我。

“我有快感，可最后那部分不太明白。”

“重要的就是最后那部分。”他仰面朝天，“哎！这些婆娘！什么时候才能学会？”

他睡着了。

我亢奋得一宿没合眼，在屋里走来走去，一股液体从两腿间流出，摸了摸，不是我自己的，是他洒进去的。天亮了，我带着满脑子的疑问上床睡觉。他感觉到我上床，伸了条胳膊压在我身上。醒来时，我们俩的身子缠在一起。

“为什么你不教我？”我问他。

“教什么？”

“教我找快感。”

“这不是教出来的，是自己学出来的。”他回答。

于是，我决定自学。先学放松，一心一意地放松，放松到有时整个人傻乎乎的。沿海滩散步时，安德烈斯一个劲地说啊说，说啊说；而我呢，一个劲地甩胳膊，张嘴巴——似乎下巴脱了臼——松肚皮，收肚皮，松臀部，收臀部。

将军喋喋不休地说了些什么，我记不太清了，无非是他的政治打算。他对我说只当是在对牛弹琴，只要听众，不要意见，不要回答。那时候，他正琢磨怎样才能在普埃布拉州的州长竞选中战胜帕亚莱斯将军。他口口声声说他是个蠢货，却不用对待蠢货的方式对待他。

“能让你烦心，他不会太蠢。”一天下午欣赏落日时，我对他说。

“他就是个蠢货！你胡搅和什么？谁问你意见了？”

“就这些话你反反复复说了四天，我怎么都能有自己意见了。”

“瞧这位小姐，不知道孩子该怎么生，倒想指挥起将军来了！有意思，我喜欢。”他说。

他无耻地把我从家里拐走，一周后，又无耻地把我不送了回去，接着消失了近一个月。父母见我回去，既无询问，也无评论。他们有六个孩子，对未来心里没底，只好说些大海多么壮丽、将军多么厚道、居然不辞劳苦带我去看海之类的话。

“堂^①安德烈斯怎么不来了？”将军销声匿迹十五天后，爸爸开口问。

“忙那什么打赢帕亚莱斯将军去了。”一想到他，我就会不由自主地找快感。

我已经不念书了。几乎没有女孩上完小学后继续念书，我还算多念了几年，萨雷斯会的修女们给我提供了一份所在教会地下学校的奖学金。地下学校没有授课权，我自然也没有拿到任何学位。不过，学校的生活十分美好，对此我心存感激。我学到了以色列部落的名称、每个部落首领及其后代的名字，以及《圣经》中所有城市、所有男人和女人的名字。我知道了贝尼托·华雷斯^②是共济会会员，一次死里逃生过后，他拉过神父的长袍，说自己已经见识过了地狱，不劳烦他再为自己做弥撒。

总而言之，我出学校时，书写水平中等，语法知识若干，算术知识零星，历史知识空白，还绣了几块十字绣桌布。

我不得不整天待在家里，妈妈一心想把我培养成优秀的家庭主妇，而我总是拒绝补袜子、倒垃圾。我想了很久很久，开始绝望。

一天下午，我去拉鲁斯区拜见一位号称爱情专家的吉卜赛女人。门前排了一条长队，好不容易才轮到我。她在我面前坐下，问我想知道什么。我一本正经地对她说：“我想找快感。”

她盯着我看，我也盯着她看。她很胖，身上的肉松松垮垮，白白的乳房从衬衫领口探出一半，两只手臂上套着各色镯子，

①堂 (Don)，用于男性人名之前，为尊称。女性尊称则用“堂娜” (Doña)。

②贝尼托·华雷斯 (Benito Pablo Juárez García, 1806–1872)，墨西哥第一任印第安人总统，1854 年参与推翻了桑塔安纳独裁政权，1862–1867 年间领导墨西哥军队取得了法墨战争的胜利，深受民众爱戴。

金耳环擦着面颊，在耳边荡来荡去。

“没人会来问这个，”她说，“除非你母亲想让我吃官司。”

“您也找不到快感吗？”我问她。

她没有回答，开始脱衣服。她解下裙子，脱掉衬衫，一眨眼的工夫，浑身上下已一丝不挂，因为她没穿内裤，没系衬裙，也没戴胸罩。

“咱们这儿有个小东西，”她把手放进两腿中央，“就靠它来找快感。它叫铃，应该也有其他叫法。你跟别人在一起时，要默默地想：它才是身体的中心，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来源于它；你靠它想，靠它听，靠它看。忘记你有头有手，你所有的一切都在它那里，这样你就不会找不着快感了。”

说完，她又一眨眼穿上了衣服，把我推到门口。

“你走吧，不收你钱了。我只靠说假话挣钱，跟你说的都是真话，我发誓。”她两指交叉成十字，在十字上亲了一口。

我回到家，确信自己掌握了一个秘密，不能与人分享。等屋里的灯全熄了，特蕾莎和芭芭拉也都睡熟了，我便把手放在铃那儿，揉过来揉过去。重要的东西都在那儿，靠它看，靠它听，靠它想。我没有头，没有手，没有脚，没有肚脐。我的腿慢慢变硬，仿佛要与身体一刀两断。没错，一切都在那里。

“你怎么了，卡蒂^①？干吗老喘粗气？”特蕾莎醒了，问我。第二天起床，她告诉大家，说我夜里发出怪声，像是气喘不过来，都把她吵醒了。妈妈很担心，甚至想带我去看病。茶花女刚得肺结核那会儿，症状也是这样。

^①卡塔丽娜的昵称。

事到如今，我有时候依然向往教堂婚礼。我多么希望能听着管风琴奏起《婚礼进行曲》，在所有来宾的注视下，挽着爸爸的胳膊，走过红地毯，来到圣坛前。

我总会在婚礼上发笑。我知道，那些假话套话，终究会因日日夜夜的同枕共眠，化为对彼此的厌倦。然而，新娘伴着《婚礼进行曲》走过红地毯的那一幕，我不会笑，只会羡慕。

我没有这样一场婚礼。我多么希望姐妹们穿上粉红色花边纱裙，表情傻傻的，带些伤感，爸爸穿着黑礼服，妈妈穿着晚礼服。我多么希望自己穿上宽袖高领的婚纱，裙摆从台阶一直拖到圣坛。

这一切或许不会改变我的生活，却能使我留下与别的新娘同样的美好回忆。我可以回想自己依偎着安德烈斯走出教堂，任何人都会赋予宣誓后的新娘至高无上的地位，而刚刚获得如此地位的我，向大家挥手致意。

我特别希望能在大教堂^①结婚，因为那里的走道比别处都长，可是我没有。安德烈斯说那一切都愚蠢透顶，他不能毁掉自己的政治前途。他参加过希梅内斯率领的反基督派战争^②，对最高元首无限忠诚，在教堂结婚简直是天方夜谭。去民政局登记结婚当然可以，民法他还是遵守的。不过，按军队仪式共结连理才是上上之选。

他这么说，也这么做。我们像士兵那样结了婚。

①指位于普埃布拉中心广场的天主教堂。

②1926—1929年间，墨西哥爆发基督派战争，政府对此展开的镇压则被称为反基督派战争，最终政府被迫与教会达成和解。

一天早上，他来我家。

“你爸妈在家吗？”他问。

那天是周日，他们在家。周日当然都在家，还能去哪儿？

“跟他们说我来了，我们要结婚。”

“谁要结婚？”我问他。

“你和我呀！”他说，“不过，要叫上其他人。”

“你都没问过我要不要嫁给你！”我说，“你以为你是谁啊？”

“什么我以为我是谁？我就是我，安德烈斯·阿斯森西奥。别找别扭了，上车。”

他进屋跟爸爸聊了两句，出来的时候，一大家子都跟在后头。

妈妈哭了，我还挺高兴，她总算添了点气氛，女儿出嫁，当妈的总要哭的。

“妈妈，你为什么哭啊？”

“女儿，因为我有预感。”

妈妈对什么都有预感。

我们来到民政处，等在那儿的有安德烈斯的几位阿拉伯朋友，还有他最要好的罗道尔夫大哥和索菲亚嫂子。索菲亚鄙夷地看着我，估计我的腿和眼睛都让她恼火，她的腿太细，眼睛太小，哪怕后来丈夫当上了国防部副部长，也帮不了她。

“早上好，卡瓦尼亚斯。”安德烈斯说。

“早上好，将军，您的光临让我深感荣幸，一切都准备好了。”

他取出一个大本子，在书桌后坐下。我只顾安慰妈妈，安德烈斯拖我过去，和他并排站在法官面前。我记得卡瓦尼亚斯法官像个酒鬼，脸蛋通红，嘴唇厚实，说起话来嘴里像含了一

把花生。

“今天，我们相聚一堂，庆祝安德烈斯·阿斯森西奥将军和卡塔丽娜·古斯曼小姐结为夫妇。请允许我代表法律，代表建立家庭所必须遵守的唯一法律，向您提问：卡塔丽娜，您愿意接受安德烈斯·阿斯森西奥将军为您的丈夫吗？”

“好吧。”我说。

“您必须回答‘我愿意’。”法官说。

“我愿意。”我回答。

“安德烈斯·阿斯森西奥将军，您愿意接受卡塔丽娜·古斯曼小姐为您的妻子吗？”

“我愿意。”安德烈斯回答，“我接受她为我的妻子，无论富有还是贫穷，健康还是疾病，等等等等，一切的一切，我都接受，你就不用念了。在哪儿签字？卡塔丽娜，拿笔签字。”

我没有固定的签名方式，以前也从未签过名，就照修女们教我的方式，用小小的字体签上了：卡塔丽娜·古斯曼。

“德·阿斯森西奥。添在这儿，夫人。”安德烈斯站在我身后说。

随后，他龙飞凤舞地签了个短短的名字，后来时间一长，我不仅认得，还会模仿。

“你添上‘德·古斯曼’了吗？”我问他。

“没有，亲爱的，那样不合规矩。是我保护你，不是你保护我。是你成为我家庭的一员，不是我成为你家庭的一员。”他说。

“你家庭的一员？”

“证人在哪儿？”安德烈斯将卡瓦尼亚斯晾在一边，喧宾夺主地直接招呼：“你，余聂斯，签这儿。还有你，罗道尔夫。我带你们来干什么的？”

我父母签名的时候，我问安德烈斯他父母在哪儿。直到那时，我才意识到他也应该有父母。

“就妈妈还在，不过她身体不好。”只有说到妈妈他才会用那种声音，那天早上是我第一次听到，“罗道尔夫大哥和索菲亚嫂子不是来了，正好补家人的缺。”

“罗道尔夫能签名，我的兄弟姐妹们也能签。”我说。

“你疯了，他们不过是些毛孩子。”

“我就是要他们签。罗道尔夫能签，我就想让他们签，是他们陪我玩到大。”我说。

“那就签吧。卡瓦尼亚斯，让孩子们也把名签上。”安德烈斯吩咐。

兄弟姐妹们排队签名的情景，我永远也忘不了。当时我们刚从托南辛特拉搬来不久，身上的土气还未褪尽。芭芭拉认定我发了疯，眼睛睁得大大的，惊恐万状。特蕾莎不想玩这个游戏。只有马科斯和丹尼尔一本正经地签了名，两人的头发前面抹了蜡，后面却乱七八糟，似乎是要去拍正面照，只管把前面弄好，别处不管也罢。

我们给琵娅扎了个跟她头差不多大的蝴蝶结。她的眼睛正好可以平视到书桌，再往上就是个硕大无比的白点红色蝴蝶结。

“以后你可别说家里人连蝴蝶结都没扎。”安德烈斯捏了捏我的腰，故意让爸爸听见。我当时压根没留意，现在明白了，他这话百分之百是说给爸爸听的。这么多年过去，我明白安德烈斯绝不会无缘无故地说任何话，他是想威胁爸爸。结婚前一天下午，他去找他谈，跟他说想和我结婚，还说要是他不愿意，他好歹有办法叫他松口。

“好的呀，将军，荣幸之至。”爸爸无力反驳。

多年以后，他女儿莉莉娅要出嫁，安德烈斯对我说：

“你以为我嫁女儿会像你爸嫁你那样？门儿都没有。我女儿不是哪个浑蛋说带走就带走的。想要娶我的女儿，得早早地来提亲，我要好好查查这个浑蛋的底。我不会把女儿随随便便送给别人。喜欢她们的话，过来求我，有什么，都拿出来。买卖好，咱们做；买卖不好，死一边去。还得在教堂结婚，希梅内斯跟神父们闹到底没闹赢。”

琵娅不会签名，她画了个两只眼的小球。法官拍了拍她的蝴蝶结，然后深呼吸，不让人注意到他耐心渐失。还好，全签完了。罗道尔夫和索菲^①签得飞快，这对胖子早已饿了个半死。

我们去柱廊下吃早餐，安德烈斯给所有人点了咖啡，给所有人点了巧克力茶，给所有人点了粽子。

“我想喝橙汁。”我说。

“您必须和其他人一样，喝咖啡和巧克力茶，别添乱。”安德烈斯批评我。

“问题是我早餐必须喝橙汁。”

“您这是成心找架吵。从现在起，必须学会早餐不喝橙汁。从哪儿冒出来的鬼主意，喝什么橙汁？”

“爸爸，告诉他，我每天早上都喝橙汁。”我求爸爸。

“给姑娘端杯橙汁。”爸爸带着挑衅的口吻，侍应生一溜烟地跑开去端。

“好吧好吧，喝你的橙汁，美国佬派头。这个国家有哪个

^①索菲亚的昵称。

农民大清早起来喝橙汁的？别以为自己会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跟军人在一块儿，日子可不好过，到时候你就知道了。还有您，堂马科斯，记住，她已经不是姑娘了。这张桌上，我说了算。”

大家沉默许久，只听见索菲在咬一张刚刚出锅、炸得金黄的饼。

“怎么了？”安德烈斯说，“办喜事呀，怎么一个个不说话？孩子们，你们的姐妹结婚了，连米饼也不撒一块^①？”

“在这儿撒？”特蕾莎一如既往地不着调，“您疯了！”

“你说什么？”安德烈斯问。

“好运临头，吉祥如意！”芭芭拉一边嚷嚷，一边把米撒到我们头上，“祝你好运，卡蒂。”她使劲摸我的头，把米塞进我的头发。“祝你好运。”她抱着我，亲着我，我们俩相拥而泣。

^①墨西哥举办婚礼，习惯往新人身上撒米，为他们驱邪避灾，也有祝福五谷丰登、早生贵子、白头偕老之意。

2

我们从未像其他夫妇那样过日子。刚结婚那会儿，我们俩形影不离。有些聚会是男人们参加的，安德烈斯也会把我带上，搂着我来到他们中间。他的朋友们总会来北九街的家里做客。我们的房子在市中心，挨着中心广场、我爸妈家和商店，两个人住实在太太。

哪里都有我的足迹，我从不孤单。

早上，我们去骑马，先坐安德烈斯的福特车到恰罗广场，马都在那儿。结婚第二天，他就给我买了匹枣红色的母马，我给它取名叫“噩梦”；他自己那匹是公的，叫“刀疤脸阿尔”^①。

安德烈斯天明即起，长官似的向我发号施令。他一旦睁开眼，绝不会再多躺一分钟，马上就开始在床边蹦啊、跳啊、跑啊的，口中念念有词，反反复复地强调军队的重要性。我蒙着脸，一动不动，想大海，想咧开笑的嘴。安德烈斯去厕所会带上报纸，

^①刀疤脸阿尔（Alphonse Gabriel “Al” Capone, 1899–1947），活跃于 20 世纪 20 年代的美国芝加哥著名黑帮头目。

有时我赖床太久，他从厕所出来后就会哇哇大叫：

“天哪！你这个小浑蛋！干什么呢？装模作样想心事！我在楼下等你，数到三百就走。”

睡眼惺忪的我脱下睡衣，换上裤子，用手扒拉几下头发，然后扣着衬衫扣子，从镜子前跑过，摘掉一粒眼屎，提着靴子跑步下楼，开门，他还在那儿。

“二百九十八，二百九十九，你又没来得及穿鞋，磨蹭鬼。”他坐在福特车上，发动车子。

我把头伸进车窗，亲他一口，把他的头发弄乱，然后跳回地面，绕上一圈，再钻进车，在他身边坐下。

出城，到恰罗广场。阳光暖暖的，小厮把马牵来。安德烈斯不用帮忙，轻轻一跃就跨上马背。这之前，他先托我骑上“噩梦”，顺便摸了摸马的脖子。

来到一片旷野，我们纵马驰骋，仿佛那是我们自家的牧场。那时候，我没想过今后会拥有那么多牧场。那时候，一片旷野，对我来说，已经足够。

“刀疤脸”有时嗖的一下，不知窜向何处。安德烈斯松开手，信马由缰。头几天，我不知道马儿也会有样学样，“噩梦”总是听命似的发足狂奔，吓得我心惊胆战。马儿跑一下，我的屁股就在马鞍上颠一下，撞得青一块紫一块，人只勉强坐稳。下午，我把屁股给将军看，将军大笑。

“你这是在马鞍上颠出来的。马跑的时候，踩稳脚蹬。”

他的教导在我听来就是神的指示。

我总是大惊小怪，我的无知无识常常引他发笑。

“你不会骑马，不会做饭，不会做爱，你这十五年都干吗了？”

他问我。

他总是午饭时间到家。我报名参加了穆尼奥斯兄妹烹饪班，练就了一手好厨艺，打面饼的手法就和梳头发一样熟练。我学会了做甜辣酱炖鸡、辣椒塞肉、肉丝辣酱薄脆、鸡肉玉米辣汤、酱汁浇肉和番茄洋葱炒肉末，一大堆好吃的。

周二和周四上午十点的烹饪班上共有十二名学生，我是唯一结了婚的。

何塞·穆尼奥斯讲解完毕，他妹妹克拉拉已经在桌上放好了原料，开始给我们分配工作。

我们两人一组。做甜辣酱炖鸡那天，和我分在一组的是裴帕·鲁加西亚，她老想早点把自己嫁出去。我们一起用木勺搅芝麻时，她问我：

“真的有一刻要把眼睛闭上，祈祷万福马利亚吗？”

我笑了，我们继续搅芝麻，约好下午再聊。莫妮卡·埃斯皮诺萨在旁边的炉子上炸南瓜籽，主动要求加入我们的聚会。

炸好了，下一步是磨。

“不许用帮手，”穆尼奥斯兄妹解释道，“眼下时局艰难，最好学会自己使用磨盘。”

我们轮番上阵，一个接一个地站到磨盘前，手臂上下舞动，对付那些辣椒、花生、杏仁和瓜子。我们只能把它们稍稍压扁，大伙儿笨手笨脚地折腾了一番过后，克拉拉亲自上前示范，用她那细细的手臂带动腰背，使劲将原料磨成粉状。她个子虽小，动作却很有力。磨着磨着，她的脸色红润起来，不过没出汗。

“看见了吗？看见没有？”她磨完后问我们。莫妮卡率先鼓

掌，我们也跟着鼓掌。克拉拉走到洗碗池边，用挂在钩子上的抹布擦了擦手。

“真不知道你们怎么嫁人，其他方面肯定也都一无所知。”

下午三点左右下课，我们的围裙染得一片红，睫毛上沾着辣椒酱。甜辣酱炖火鸡被分成十四份，每人端一份回家。

回到家，安德烈斯已经嗷嗷待哺，望眼欲穿。

我给他看甜辣酱炖鸡，又往上面撒了点芝麻做点缀。我们俩坐下，一句话不说，喝啤酒、啃鸡、嚼玉米饼，吃到一半，交换个表情，继续埋头苦吃。他吃饱喝足，把盘子扫得锃亮，塔拉维拉瓷器上的蓝色花纹清晰可鉴。他说，他不信这菜是我做的。

“我们一起做的。”

“穆尼奥斯兄妹一起做的。”他说。

他亲我一口，又出了门。我去柱廊下和裴帕、莫妮卡会面。

我到的时候，她们已经在那儿了。莫妮卡正哭个不停，裴帕向她保证，要是有人用舌头吻她，她就会怀上孩子。

“昨天，阿德里安趁妈妈没注意，就这样亲了我一口。”她抽泣着说。

我带她们去拉鲁斯区见吉卜赛女人，因为我的话她们一个字也不会信。我问她们知道男人那玩意儿有什么用，裴帕说：

“不是用来小便的吗？”

我们去找吉卜赛女人，她向她们解释，用鸡蛋在她们身上揉搓，还让她们嚼了几根香菜。后来，她给我们三个看手相，说裴帕和莫妮卡会一生幸福，裴帕会有六个孩子，莫妮卡会有四个，莫妮卡的丈夫会生病，裴帕的丈夫永远不及她聪明。

“可他有钱。”莫妮卡说。

“有很多很多钱，孩子，没人会拿走他的钱。”

我摊开手，她摸了摸我的掌心，盯着它看：

“哎呀！孩子，你的手相可真古怪。”

“告诉我，怎么个古怪。”我求她。

“改天吧。很晚了，我累了。你来是让我教育这两位吧？教育完了，你们该走了。”

“您就告诉她吧！”裴帕和莫妮卡求她。她的手松开了，我的手还伸着。她走过来，又瞧了瞧，摸了摸。

“姑娘，你会有许多男人，”她说，“也会有许多痛苦。改天再来，今儿我恐怕看走眼了，有时候我也会看走眼。”她松开手，我们去梅切糕饼屋吃了块蛋糕。

“我要是有你那么有趣的手相就好了。”我们沿着东三街往裴帕家走时，她对我说。

晚上，我躺在将军身边，摸他肚子。

“现在这会儿我还爱着他，”我想，“谁知道以后会怎么样？”他打了个呼噜，算是回答。

那一周，我们请一位朋友来家里尝尝我和穆尼奥斯兄妹制作的蜜汁面球，正喝着咖啡，几个士兵奉命前来逮捕安德烈斯，说他杀了人，州长签署的逮捕令。

安德烈斯不动声色地看了看逮捕令，我哭了。

“怎么会把你带走呢？带你去哪儿？你没杀人吧？”

“别担心，我很快回来。”他请朋友陪陪我。

“我要去讨个说法，肯定是弄错了。”

他摸了摸我的头，走了。

门关上，我又哭了起来。他被人抓走，比让人兜头踹我一脚更令我难堪。

“我怎么去面对我的朋友？我怎么去跟爸爸妈妈说？谁陪我睡觉？谁叫我起床？”

我只有一个想法，拔腿便往圣地亚哥教堂跑。听说新来了一尊圣母，灵得很。我后悔那么多次弥撒都没参加，那么多个月的头一个礼拜五都没上教堂。

圣地亚哥教堂里光线昏暗，墙上画着圣徒，金碧辉煌的圣坛上方，圣母抱着一个孩子，一只手捂着孩子的心口。

六点念《玫瑰经》，我跪在前面，好让圣母看见我。教堂里挤得满满当当，我怕自己的求告会淹没在人海里。六点整，神父手捧着巨大的《玫瑰经》迈上圣坛。神父眼睛很大，年纪轻轻便开始谢顶，声音洪亮得整个教堂都听得见。

“首先是‘欢喜五端’。第一端为天使报喜，圣母领报。我们的天父……”他开口念道。

我也随声应和“我们的天父”、“万福马利亚”和其他祷告词，在教会学校念书时热情也不曾如此高涨。同时，我在内心祈念：“圣母啊，替我照顾他；圣母啊，带他回家吧。”

每结束一段经文，唱诗班的管风琴便奏起众人耳熟能详的音乐前奏，神父领唱，众人齐唱。

一连串的祈祷过后，两位辅祭抱着香炉走了出来。他们把香炉填满，然后从后往前摇，香气向圣母漫去，空气中弥漫着一层银色的烟雾。

“我们心中的圣母，替我们祈祷吧。替我们祈祷吧。”所有人和声唱道。教堂中间的走道上，几个女人一边画十字，一边

跪行至圣坛前，其中两位还流着泪。

我觉得自己也该成为她们中的一员，可我不好意思效仿她们。如果非得这样安德烈斯才能回来，那他多半回不来了。

人们一遍遍地祈求“我们心中的圣母”，女人们一步步地向圣坛靠近。

我也加紧祈祷，一边喃喃自语，一边望向神态安详的圣母。她头顶光环，脚下是顶礼膜拜的我们。她眉眼低垂，没瞧我们，看不出年龄，无忧无虑。

突然，管风琴停止演奏，神父展开双臂，一手画了个十字，说道：

“哦，我们心中的圣母！记住您神圣的儿子赋予您值得崇敬的心灵与无以言表的力量。我们相信您的善心善能，前来祈求您的庇佑。哦！耶稣基督，上天美德的化身！”

后来又如何如何，我记不清了，总之有那么一刻，大家各自祈福。

一大片嗡嗡声响起，无数张嘴巴发出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我也低声祈祷：

“让安德烈斯回家，别把他关起来，别扔下我一个人。”

“不，我们不能无望而归。”神父的声音又响了起来，无数个声音应和着。教堂里，随处可见人们一个劲地画着十字。

人群一点点向圣坛靠近，排山倒海地将我往前推。管风琴奏响《再见，哦，圣母》，人们齐声唱道：“心儿为您跳动，一千次地对您说，再见，再见。”突然，后方传来了叫喊：

“基督王万岁！基督王万岁！”

几个宪兵冲了进来，沿着走道推推搡搡地开出一条路，来

到圣坛。我被人群和香火弄得晕晕乎乎，只听见其中一个对神父说：

“您得跟我们走一趟，理由您自个儿明白，老实点。”

管风琴还在演奏。

“请允许我先把仪式做完，”神父说，“我要施圣体为大家赐福。然后，你们让我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宪兵让他从祈祷台上站起来，他大义凛然地走到圣体龕前。我想，他一定认为圣母会保佑他。他打开圣体龕，取出玻璃匣内硕大无比的圣体。辅祭递给他黄金和红宝石装饰的圣体匣，他将圣体放入其中，转身向我们走来。大伙儿都画着十字，管风琴也还在演奏，直到神父走下台阶、走进了圣器室。我跟在他后面，只能走到圣器室门口。不过，我见他解下圣带，戴上帽子。宪兵们没碰他一根指头，他就乖乖地跟他们走了。就这样，我失去了对心中圣母的信任。

那天晚上，我又是冷，又是怕，抖抖索索地上了床。我没回父母家，只和切玛聊了一会儿。切玛是我们的朋友，一直四处打听消息。安德烈斯被控谋杀，被害人曾伪造文凭出售给军校教师。据说，伪造文凭是安德烈斯的主意，他才是这不法交易的主谋。国防部发现了假文凭，顺藤摸瓜找到了伪造者。安德烈斯心慌意乱，丢车保帅，杀人灭口。

切玛说这不可能，我丈夫不会这样无缘无故地杀人，他不会做这么愚蠢的买卖。帕亚莱斯州长恨他，想除掉他，才会干出这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勾当。

我不明白，帕亚莱斯赢了安德烈斯，还恨他干什么？有权有势的是帕亚莱斯，他还有什么必要痛打安德烈斯这条落水狗？

输都输了，已经够他受的了。

第二天，报纸上刊登了安德烈斯锒铛入狱的照片。我不敢出门，我能肯定，烹饪班上没人会理睬我。可那次偏轮到我带辣椒塞肉的原料，不能不去。我是十点半到的，看上去一宿没睡，带去了一篮子的桃、苹果、香蕉、葡萄干、杏仁、石榴和番茄。

穆尼奥斯家的厨房相当宽敞，二十个女人在里面也不嫌挤。我到的时候，其他人都已经在那了。

“都等你呢。”克拉拉说。

“是因为……”

“别找借口，什么借口都没用。在这世上，一日三餐完全靠咱们女人，这是工作，不是儿戏。把水果全部切成小块，姑娘们，谁过来跟她一组？”

只有莫妮卡、裴帕和露西亚·毛雷尔走了过来，其他人则远远地站在桌子后面端详。我倒宁愿她们说安德烈斯是杀人犯，说她们不跟杀人犯的妻子打交道。可惜在普埃布拉，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没有人和我握手，也没有人会告诉我她们在想什么。

莫妮卡拿刀站在我身边，慢吞吞地切着一只香蕉。她问我为什么将军会被抓走，问我知不知道原因。露西亚·毛雷尔把手搭在我肩上，又从篮子里拿苹果出来削皮。裴帕一直不停地啃指甲，边啃边怪莫妮卡缠着我问那么多的问题。好容易莫妮卡问完了，她赶紧接上：

“晚上怕吗？”

“有点。”我嘴上说，手上还是不停地切着番茄。

走出穆尼奥斯兄妹家大门，我手捧着用香菜和石榴籽点缀

的辣椒塞肉，站在马路中间。我的朋友们两点整都有人来接。

“别理她们。”莫妮卡上车前对我说，她母亲在车上等她。

我走回家，用一直装在包里的大钥匙开门。

“安德烈斯！”我喊道，没人答应。我把辣椒塞肉放在地上，继续喊：“安德烈斯！安德烈斯！”还是没人答应。我蹲下来哭了，眼泪滴在胡桃调味汁上。

我背对大门，泪眼婆娑地看着花园里的植物变成一片混沌的碧绿。就在这时，门响了，听上去是安德烈斯的习惯手法。

“敢情你还会为老公掉眼泪呢！”他说。我站起身，上前抚摸他。下午三点的阳光照在玻璃上，洒在庭院里。我脱下鞋，解开衣扣，然后把手伸进他的衬衫，把他拖到花园草地上，在那里证实了他的命根子没有被人割掉。后来，我想起了辣椒塞肉，便飞奔出去把菜端进了屋。我们俩狼吞虎咽，顷刻间将整盘菜一扫而光。

“为什么把你抓走，又放你回来？”我问他。

“蠢人干蠢事呗！”安德烈斯回答。

第二天，报纸上刊登圣地亚哥教堂的神父无视信仰法，聚众集会，获刑两年；安德烈斯·阿斯森西奥将军无罪释放，表示接受道歉，经证实，他与文凭伪造者之死毫无干系。

我不想再上烹饪班了。安德烈斯问我为什么不去，我把班上同学的目光和态度都告诉他。他把我拉到身边，拍了我一屁股。

“你真棒！”他说，“等着瞧，总有一天，这儿我说了算。”

3

我等了很久很久。四年里，安德烈斯进出家门毫无规律可言，有时他当我是累赘，有时当我是买来收进抽屉的一件物事，有时当我是他生命中的最爱。我永远不知道天明后等待我的是什么，他会不会带我去骑马？周日他会不会带我去看斗牛？还是干脆连续好几周都不着家？

他的激情与我无关，他的欲望我无法理解。我很孩子气，为了同一件事，忽悲忽喜。我成了一个悲喜无常的女人，总期望能发生点事儿，随便什么事儿，只要早晨不这么一成不变。我讨厌平静，平静让我恐惧。

忧伤往往与月事相伴。没必要跟将军说，这种事儿男人们不关心。月事没让我觉得有什么难为情，妈妈就不行，她绝口不提这两个字，还教我背着人清洗被经血染红的内裤。

普埃布拉人把月事称为佩佩·弗洛莱丝。

“真希望佩佩·弗洛莱丝能来，或者随便发生点什么事！”我总是说，“好歹不那么闷！”

忧伤时，我会想念佩佩·弗洛莱丝，希望他是我的，希望他

在每月光顾我的五天里带我去看海。

北九街的家里有一棵高大的胡桃树、两棵蓝花楹和一棵加州胡椒树，后面藏有一间爬满九重葛的砖坯小屋，透过唯一的那扇窗，屋内漏进阴晴多变的一角天空。我盘腿坐在小屋地上，什么也不想。

莫妮卡对我说过，喝茴芹酒可以祛除双腿、腰部以及任何皮下部位的乏力酸痛，于是，我喝茴芹酒喝到满脸绯红，要么自言自语，要么跟身边的任何人胡言乱语，喝到满嘴是胆，对将军的满腹牢骚当面不讲，酒后却滔滔不绝，脱口而出。

安德烈斯是普埃布拉州的军事首领，也就是说，全州的枪杆子都掌握在他手里。我想，就是从那时起，他变成了一个公共危险分子，就是从那时起，他认识了黑塞和其他同伙，并收罗了一帮手下。那时候，他们已经开始大把大把地赚钱。黑塞是个美国佬，大嗓门，卖扣子和药品，时任美国驻墨西哥名誉领事，卡兰萨^①时代曾自编自演了一起绑架事件，用政府的钱进行自我赎买，在南五街购买了一家胸针厂，是做生意的行家里手，琢磨起生意来两眼发光，华达呢裤子一穿好几个星期，在普埃布拉人眼皮底下发财致富。刚来那会儿，他还是个穷光蛋；现在，谁都尊称他为堂米盖尔，说他聪明绝顶，教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其实，他就是个老滑头。

一开始，我对他一无所知，我对谁都一无所知。安德烈斯把我当宠物，只和我说些无关紧要的话，一周和我同房三次，

^① 贝努斯蒂亚诺·卡兰萨 (Venustiano Carranza, 1859–1920)，1910 年墨西哥革命的领导人之一，1917–1920 年间任第一任立宪总统，1920 年 5 月 21 日被暗杀。

叫我挠他的背、让他高兴高兴，周日则带我去中心广场。从他被捕后又被放回来的那天下午起，我开始过问他的工作和生意。他不爱跟我谈这些，总说和我在一起不谈生意，要钱的话，尽管开口。有时候，我也觉得他说得挺有道理，管他钱从哪儿来，反正他有钱买房，有钱买巧克力，有钱买我所有想买的东西。

我想方设法消磨时间：找朋友玩，下午帮她们绣花、做饼干，一起读佩雷斯－佩雷斯^①的小说。还记得阿妮塔·德·蒙特玛尔让裴帕哭得稀里哗啦——看小说落泪，替角色担忧，让莫妮卡和我笑到肚子痛。我们帮裴帕缝制嫁衣，她要 and 一位容貌丑陋、寡言少语的西班牙人结婚，不知道她究竟爱他什么！我们背地里将她的未婚夫贬得一钱不值，可又不敢劝她换那个做弥撒时总是守在出口对她笑的高个子男孩做男朋友。后来，她还是嫁给了西班牙人，是个醋坛子丈夫，疯狂到叫人把阳台全部拆掉，免得她抛头露面。

为了参加裴帕的婚礼，我专门买了件淡绿色的薄纱裙，安德烈斯还送了我一条很长很长的珍珠项链。婚礼那天早晨，我睁开眼，浑身乏力，躺在床上，动都不想动。

安德烈斯从床上爬起来，先蹦跶了一阵子，后来我见他一边念叨着该做哪些事，一边往厕所走。我在被子里缩成一团，想飞去月球。从小，我就爱缩在床上，玩在月球上行走的游戏。他从厕所出来，我人还在月亮上。

“要来例假了还是怎么着？一大早脸色难看得跟鬼似的。来，

^①拉斐尔·佩雷斯－佩雷斯 (Rafael Pérez y Pérez, 1891－1984)，西班牙第一位专门从事爱情小说创作的大众文学作家，作品本本畅销。

让我瞧瞧。”他说，“眼神那么柔和，有喜了？”

他语气骄傲，神情自得，我却羞愧难当，感觉脸都红了，又用被子蒙住脑袋，缩到床里头。

“怎么了？”他问，“不想给我生个孩子？”

我隔着被子，听见他的话，摸了摸肿胀的乳房，头一回算了算日子。我已经三个月没见到佩佩·弗洛莱丝了。

我们一同前去参加婚礼。我脑子里一直在想做母亲有多么可怕，婚礼的场景记不太清了，只记得裴帕出教堂时，头戴花环，印堂发亮，面纱垂到长长的婚纱上，美极了，莫妮卡和我都这么说。见她出来，我们俩手握着手，激动得不能自己。

“我要有孩子了。”伴着《婚礼进行曲》，我对她说。

“太棒了！”她嚷了起来，在教堂中央抱着我就亲。

4

薇拉妮娅出生时，我十七岁。九月怀胎，如同一场噩梦，我眼睁睁地看着她长大，看肚子一天天地鼓起来，却无论如何培养不出温柔似水的母爱。开头最糟糕的是不能骑马，不能穿收腰的衣服；接下来就开始一个劲地冒酸水。我不爱抱怨，可也不爱时时刻刻被只怪物所困。等到胎儿像鱼一样在肚子里游来游去，我开始怕她会突然蹦出来，流光我身上所有的血，让我一命归西。安德烈斯是我所有遭遇的罪魁祸首，可这些事他听都不想听。

“女人就爱把怀孕说得怎么怎么了不起，”他说，“我还以为你会和别的女人不同。从小到大，你总见过牲口吧？二话不说，该交配交配，该下崽下崽。你年纪轻轻的，别老想这些事，不想就不难过了。”

安德烈斯竞选州长失利，整天无所事事，突发奇想要出门旅行，于是开车带我去游美国。

我一路昏昏欲睡，哪怕太阳照在眼皮上、汽车在尘土飞扬

的道路上颠簸不休，我也照睡不误。

“真搞不懂，卡蒂，我干吗带你出来？”他对我说，“还不如带别的女人呢！你不看风景，不唱歌，也不笑，我算是上了你的当了！”

我也上了怀孕的当。安德烈斯不再碰我，说不想弄伤孩子。这样一来，我就更紧张了，无法思考，注意力也不集中，总是说到东，岔到西，听话只听一半。还有，想到临产那一刻，我便魂飞魄散。我以为生完孩子，就会一辈子痴呆。安德烈斯频繁出门，比过去更甚。他不再带我去墨西哥城看斗牛，只自己去。我敢肯定，街角等着另一个女人。那女人模样更顺眼，既没有大肚子，也没有黑眼圈。安德烈斯说得没错，换了我，也不会带自己去任何地方，更别说去看斗牛了。斗牛场上，女人们个个杨柳纤腰，美艳动人。

我一遍遍地回味独守空房的苦涩，抱着肚子独自入睡，只有去父母家吃饭才会出门。

一天中午，我在中心广场给琵娅买了只小风车，正在吹时，一头——也是一肚子撞在了老同学帕布罗的身上。他父辈是奇皮罗人，祖辈是意大利皮阿蒙特人，所以他金发凹眼。

“你看起来真美！”他说。

“瞧你说的。”我回答。

“我说真的，我就知道你怀孕了会特别美。”

那天，我没去父母家吃饭。

帕布罗拉骡车送奶，一大早就从奇皮罗出门赶路。他请我坐骡车去郊外，把我伺候得无微不至。谁也不会像他那样对未出世的孩子那般呵护，连我这个当妈的也做不到，尽管我本来就不是无私母爱的化身。那天下午，我们像孩子一样在牧场上

玩耍，我几乎将挺着的大肚子忘到九霄云外，甚至以为，生活中有这样简单的快乐就已足够。我喜欢他普普通通的裤料、乱蓬蓬的头发和他那双手。怀孕的后三个月，帕布罗负责帮我扫除一切焦虑，而我负责破他的童男之身——他居然从未光顾过妓院。

这是怀薇拉妮娅期间唯一让我快乐的事。分娩前的那个周日，我们还一起在草地上玩耍。我感觉自己即将临盆，是他从草地把我送回了父母家。我的将军两天后才赶到，带给我二十束红玫瑰和一堆巧克力。

女儿满月，我的乳房满胀着奶水，安德烈斯带着前妻的两个孩子踏进家门。

维吉尼亚比我大几个月，奥克塔维奥一九一五年十月出生，比我小几个月。两人站在我房门口，他们的父亲介绍他们给我认识，我们三个面面相觑、相对无言。我对安德烈斯的生活一无所知，根本不知道他居然有两个和我一般大的孩子。

“他们是我最大的两个孩子，”他说，“一直住在萨卡特兰我母亲那里。我不想把他们留在乡下，打算带他们来这里念书，跟我们住。”

我点了点头，指着女儿对他们说：

“她是你们的妹妹，叫薇拉妮娅。”

奥克塔维奥走过来看妹妹，问我为什么给孩子起这么怪的名字，我告诉他我奶奶就叫这个名字。

“你奶奶？”他问，摸了摸薇拉妮娅的小脸蛋。

他有一双深色的眼眸和轻信的目光，笑起来和安德烈斯想

取悦人时的表情一模一样。看上去，他想和我做朋友。他姐姐就不同了，站在房门口，紧挨着爸爸，一言不发，绝不给我好眼色。她不怎么漂亮，有点胖，眼神忧郁，嘴唇太薄，胸太小，臀太方，有小肚子，没屁股，我为她难过。

奥克塔维奥和她在我们身边住下，突然我们成了一家人。我甚至想，安德烈斯不在家的时候，有人做伴挺好。

晚上，我问了他一大堆问题：孩子从哪儿冒出来的？还有没有别的？

暂时就这两个。一九一四年初，他陪同马西亚斯将军去墨西哥城，在那里认识了孩子们的母亲。马西亚斯将军是个小老头，马德罗^①被维克多利亞诺·韦尔塔^②干掉之后，原立宪州长辞职，由他接任普埃布拉州州长。我对那些年发生的事并不清楚，孩子们来家里的那天晚上，安德烈斯跟我说了个大概。

马西亚斯是萨卡特兰人，和阿斯森西奥的父亲一样，是个脚夫。他在普埃布拉打过法国人，加入过波菲里奥·迪亚斯^③的军队，

① 弗朗西斯科·伊格纳西奥·马德罗 (Francisco Ignacio Madero, 1873—1913), 1910 年墨西哥革命的发起者，带领民众推翻了波菲里奥·迪亚斯长达三十余年的独裁统治。

② 维克多利亞诺·韦尔塔 (Victoriano Huerta, 1850—1916), 墨西哥军人、政治家，1913 年 2 月 18 日至 1914 年 7 月 14 日任墨西哥总统。他原为迪亚斯部下，倚仗美国支持发动政变，暗杀了前总统马德罗，窃取政权。1914 年，在比利亚农民军的打击下，下台流亡。

③ 波菲里奥·迪亚斯 (Porfirio Díaz, 1830—1915), 墨西哥独裁者，1877—1880 及 1884—1911 年间任墨西哥总统。1910 年墨西哥举行总统选举，迪亚斯长达三十余年的独裁统治引起了民众的普遍不满。他在竞选中舞弊获胜，激发众怒，由此引发了墨西哥革命。1911 年 5 月，迪亚斯被迫辞职，流亡欧洲，后在法国去世。前文“打过法国人”，指的是 1862—1867 年间的法墨战争，当时，波菲里奥·迪亚斯指挥东部军，是这场反法爱国战争中的英雄。

靠波菲里奥·迪亚斯大富大贵。墨西哥革命爆发时，他为安全起见，回到家乡牧场。安德烈斯在他的牧场里干活，当工头。小伙子机灵，又是熟人家的孩子，逐渐博得了他的信任。韦尔塔任命他为普埃布拉州州长，小老头兴高采烈地攥着官帽子，带着助手安德烈斯走马上任，不想六个月后就一病不起，去墨西哥城医治，又捎上了安德烈斯。小伙子做事条理性极强，把他照顾得无微不至，他身边需要这样的人。眼镜不见了，他一定知道在哪儿；他还学会了料理衣物和部分账目。将军病了三周，不出意外地于一九一四年一月初去世，把安德烈斯孤零零一个人留在了墨西哥城。他对那里的一切茫然不知，又没有工作，口袋里只揣着马西亚斯老头儿留给他的两块银币。

他喜欢这座城市，于是在密斯科阿克区的奶牛场找了份工作，留下来静观时局如何变化。当年，他十八岁，完全没有回家的念头。

在密斯科阿克区，他结识了艾乌拉丽娅，一个随马德罗军队来墨西哥城的姑娘，父亲莱福西奥·努涅斯是一名热情高涨的列兵。艾乌拉丽娅永远记得军队开进墨西哥城的那个中午，他们走下火车，一同步行至总统府所在的大广场，几千人在那里鼓掌致意。马德罗先生走进总统府时，她和父亲留在外面，和人群一道鼓掌。

艾乌拉丽娅的父亲也在奶牛场工作，内心中仇恨与希望并存。失败在他脸上留下了阴郁的笑容，但他坚信，革命很快将卷土重来，帮他们脱离贫困，他的想法也影响了女儿。

他们一起挤奶，一起送奶。安德烈斯负责赶着老马拖小车去送奶，艾乌拉丽娅本不用去，挤完奶她的活儿就干完了。可

她喜欢和安德烈斯一起去华雷斯侨民区，敲大宅子的门，等身穿深色制服的女佣出来开门，偶尔一两次，开门的是身穿真丝睡裙、皮肤白皙的女人，一副世界末日的绝望神情。一年前，武装政变把马德罗赶下了台，她把当初遭受炮击的房子指给他看。安德烈斯对时局懵懂依旧，不过，在姑娘面前，他成了马德罗派。他说：“艾乌拉丽娅的眼睛和奥克塔维奥的一模一样，小而明亮。”一天早上，送完奶回家，她向他献出了童贞。

我想知道一切的一切，奇怪的是，他居然把一切的一切都告诉了我。

他们整日形影不离，从起床后挤奶，到下午，再到晚上喝咖啡，听她父亲谈论艾米利亚诺·萨帕塔^①攻占奇尔潘辛戈，北方军逼近托雷翁，叛徒韦尔塔以最高军事统帅的名义给堂波菲里奥发去一份通报，为他在巴黎授勋。

搞不懂艾乌拉丽娅的父亲如何会无所不知。几名美国海军战士在伊图尔比德桥附近转悠，在坦皮科被捕，他就预言美国海军将在维拉克鲁斯登陆。比利亚^②占领萨拉特卡斯之前，他也预言会有一场恶战，四千名将士将命丧沙场。

他什么都能猜到，自然也猜到艾乌拉丽娅怀上了安德烈斯的孩子，免不了伤心难过。后来，他把战事预言和外孙的未来联系在一起。艾乌拉丽娅承认自己体形有变，怀了孩子，身体就像充了气似的一点点发胖。不过，她依然大清早起床挤奶，

① 艾米利亚诺·萨帕塔 (Emiliano Zapata, 1879–1919)，1910 年墨西哥革命中的南方军领导人。

② 弗朗西斯科·比利亚 (Francisco “Pancho” Villa, 1878–1923)，1910 年墨西哥革命中的北方军领导人。

或是和安德烈斯一起赶车送奶。

七月中旬的一个早晨，堂莱福西奥·努涅斯起床，宣布叛徒终于落败。他话音未落，众议院便接受了维克多利亞诺·韦尔塔的辞呈。从那以后，他开始预言革命军将陆续攻占普埃布拉、克雷塔罗、萨尔蒂约、坦皮科、帕丘卡、曼萨尼约、科尔多瓦、哈拉帕、恰帕斯、塔瓦斯科、坎佩切和尤卡坦。

“奥夫雷贡将军^①今天要来。”八月十五日那天，他说，三个人于是一起去中心广场迎接。

年轻的阿斯森西奥喜欢阿尔瓦罗·奥夫雷贡，他想，要是哪天自己闹革命，一定要跟着奥夫雷贡，他一看就是打胜仗的人。

“那是因为你没见过萨帕塔。”艾乌拉丽娅对他说。

“是没见过，不过我知道他那支的印第安人长什么样的脸。”安德烈斯答道。

他们没有争吵，他跟她说话，态度平等，我没见过他这么跟其他女人说话。

贝努斯蒂亚诺·卡兰萨开进墨西哥城，召集州长和将军十月一日组建国民议会。堂莱福西奥预言比利亚和萨帕塔不会买卡兰萨老头的账，他又说对了。

国民议会转至阿瓜斯卡连特斯召开，这次会议比利亚和萨帕塔倒都参加了。十月末，阿亚拉计划得以通过。堂莱福西奥从预见到结果的那天起就开始喝酒，等到消息证实，他已经连醉了三天，只反反复复地说：

^①阿尔瓦罗·奥夫雷贡（Álvaro Obregón，1880—1928），1910年墨西哥革命领导人之一，1920—1924年间任墨西哥总统。

“我就说会这样，孩子们，‘土地和自由’必胜。”

“随您老怎么说，不过，和卡兰萨将军做对可不太好。”安德烈斯说。

艾乌拉丽娅摸着肚子煮咖啡，她喜欢听父亲和自己的男人交谈。

十一月初，卡兰萨离开墨西哥城，在科尔多瓦宣布不承认国民议会的决议。阿瓜斯卡连特斯似乎丝毫未受影响，国民议会如期召开，任命了一位共和国临时总统，继续与卡兰萨党人分庭抗礼。

二十三日，美国佬将维拉克鲁斯交给卡兰萨将军。二十四日晚，南方军进驻墨西哥城。

十二月六日清晨，艾乌拉丽娅腹痛，即将临盆。她父亲无论如何要赶往改革大道观看以比利亚、萨帕塔为首的议会军阅兵。

他们俩身后跟着五万多名士兵。阅兵式上午十点开始，下午四点半结束。艾乌拉丽娅在大街上生了个女儿，他父亲负责接生、清洗、将孩子裹进妈妈的披肩，安德烈斯则站在一旁傻看。

“哎哟，圣母！”阵痛与阵痛之间，艾乌拉丽娅只会说这一句话。她说了无数遍，回到家，堂莱福西奥给孩子洗澡，安德烈斯决定就给她起名叫“圣母”。洗礼时，神父说没这个名字，建议叫她维吉尼亚，和“圣母”读音近似。^①他们同意了。

分娩后八天，艾乌拉丽娅带着比一年前更灿烂的笑容，背着孩子重返奶牛场。她有男人、有女儿，还亲眼见过艾米利亚

^① “圣母”原文为 Virgen，与“维吉尼亚”（Virginia）读音相似。

诺·萨帕塔阅兵，她知足了。

相反，安德烈斯开始对贫困和一成不变的生活感到厌倦。他想发财，想当官，想参加阅兵，而不是眼睁睁地看着别人参加。从挤奶到送奶，他整日苦着脸。堂莱福西奥的一个个预言，听到他耳朵里，变成一个个诅咒。议会派和宪政派在全国范围内争斗不休，今天你占个广场，明天我又夺回来；今天这个法令有效，明天那个法令有效；你说墨西哥城是首都，我说维拉克鲁斯是首都。安德烈斯认为宪政派自始至终只有一个首领，而议会派首领太多，永远谈不拢。

“你根本不相信民主。”他岳父说。

“堂莱福西奥目光一向敏锐。”安德烈斯对我说，“我怎么能相信民主呢！塞戈维亚中尉说得好：‘缺乏领导的民主，不是民主。’”

一月初，议会派在墨西哥城建立政府；一月底，阿尔瓦罗·奥夫雷贡重新夺回墨西哥城。宪政派遭遇了一场强台风，电路全部瘫痪，全城一片黑暗。许多树枝被刮断，安德烈斯、艾乌拉丽娅、堂莱福西奥住的棚屋的屋顶也在半夜三更被刮飞，害他们受了一夜冻。屋顶突然不翼而飞，让艾乌拉丽娅爆笑不止。堂莱福西奥则开始滔滔不绝地控诉社会不公、贫富不均，声称革命方为济世之道。年轻的阿斯森西奥整晚都在骂骂咧咧，发誓再也不要寄人篱下，穷苦度日。

一个西班牙人在密斯科阿克区当教区神父，安德烈斯每天下午给他做助手，可惜运气不佳，这份工作没能干长久。奥夫雷贡向首都神职人员征收五十万比索税赋，神父们付不起，全部被带往军部听候发落。安德烈斯陪神父一同前往军部，何塞

神父家财万贯，安德烈斯却听他以科瓦冬伽圣女的名义发誓，说自己一文不名。奥夫雷贡下令逮捕本国神父，而外国神父只需离境，便可获得赦免。何塞神父一天也没耽搁，便匆匆告别教民，带着满满一箱的黄金赶往了维拉克鲁斯——至少，安德烈斯认为箱子里全是黄金，他提着箱子，一直把他送到火车站。

局势越来越糟，连奶牛都不愿产奶。它们吃得不好，每一头都瘦骨嶙峋。艾乌拉丽娅和他满城寻找面包和煤炭，多少次，要不找不到，要不买不起。

三月，遂了堂莱福西奥和他女儿的心愿，南方军重新占领墨西哥城，奥夫雷贡于头天夜里狼狈逃窜。之后，议会派总统和大部分议员陆续抵达首都墨西哥城。

艾乌拉丽娅和她父亲的希望渐增，却怎么也感染不了安德烈斯。最要命的是，艾乌拉丽娅又怀孕了。奶牛场不按时付工钱，一旷工倒按时扣工钱。安德烈斯开始怨恨妻子的白日梦，几乎想一走了之。直到二十年后，他也不懂当时为何不选择离开。

艾乌拉丽娅确信议员们只是并不了解民生疾苦，听说群众打算组织集会，带着空篮子去讨玉米，便毫不犹豫地也说要去。安德烈斯原本不想去，可见她用披肩裹着孩子，一副兴冲冲的架势，想想还是跟去的好。

“要玉米！要面包！”一大群人带着空空如也的篮子和饥肠辘辘的孩子使劲叫唤。艾乌拉丽娅也和人们一起高呼，安德烈斯气得直骂娘，他心里有数，这么做他们什么也得不到。

议会代表向人群宣布，可以买到价值高达五百万比索的生活必需品。

“早就跟你说过，咱们的粮食会多得吃不完。”第二天，艾

乌拉丽娅提着篮子出门前对他说。总统下令在矿业学校大院出售廉价玉米，她想去买点回来。这一次他没陪她，只见她拖着孩子出了门，又挺着个大肚子，人瘦了，黑眼圈也深了，但还好，笑容还在。他想这女人真是疯了，索性坐在地上，抽起了烟。

天黑了，艾乌拉丽娅还没回来，他去找她。到了矿业学校，士兵们正在捡丢掉的鞋子和篮子，院子里一粒玉米也找不出。一万多人去买玉米，为了一把玉米争得你死我活，大家挤来挤去，互相践踏。大约有两百人晕倒，一些人是窒息，另一些则是中暑，红十字会出动了救护车把人拖走。

安德烈斯去老红十字会医院找艾乌拉丽娅，她躺在一张帆布床上，女儿的头也给磕破了。见到他，她的脸上绽放出一如既往的笑容，二话不说摊开手掌，给他看攥在手心里的一把玉米，见他一脸惊恐，又摊开另一只手。

“我还有。”她说。

没过多久，奶牛场付了十个比索的工钱，他们感觉自己富了，便去圣胡安市场买吃的。中午十二点前后到了那儿，几乎所有店铺都关着门。一家面包店门口，许多女人在推推搡搡，大嚷大叫。

“走，咱们去那儿。”艾乌拉丽娅说走便走，瘦弱的身子骨使出吃奶的力气往里挤。

门突然开了。女人们面红耳赤、饥肠辘辘地冲进面包店，冲向面包，争先恐后地把面包往自己篮里装。西班牙人的面包店里一片混乱，店主拼命想阻止女人们把面包白白抢走，和她们厮打起来，想把手伸进篮子，抢回面包。安德烈斯见店主拽着一个女人的辫子离开柜台，那女人刚把一盘小面包悉数倒进

了自己的篮子。

靠近地面的木匣子里有不多几个钱，安德烈斯一把抓在手里，然后开始在披肩和手臂的海洋中寻找艾乌拉丽娅。女人们一边狂啃着战利品，一边继续收集面包屑。他走到门口，大声叫她的名字。艾乌拉丽娅扬起手臂，把正啃着的一块面包拿给他看，笑容里全是面包屑。她好不容易挤到他身边，被他拉了就跑。

“你什么也没拿？”艾乌拉丽娅不明白，正抢得起劲，干吗要中途退出。他没接茬，让她好好回味甜茴芹面包的芬芳。两人沿公路跑回奶牛场，她说他太傻，太没用，抢来的面包一口也不给他吃。

堂莱福西奥留在家看孩子，摇着用龙舌兰绳吊在屋顶的摇篮。艾乌拉丽娅兴高采烈地进了门，把一篮面包拿给老预言家看。安德烈斯见他们俩喜笑颜开地抱在一起，幸福万状，想改天再说钱的事，可背不住艾乌拉丽娅一个劲地埋怨，索性还是把口袋里的钱全掏了出来。

“好多个比索！”艾乌拉丽娅把钱抛向空中，大叫。

她想当天下午就给自己买条披肩，让她的安德烈斯给自己买件衬衫，再给堂莱福西奥买件衬衫，给女儿买顶椴木色的帽子，剩下的钱买糖、买咖啡、买米。安德烈斯坚决要求留下十五比索。

“比早上多了五个比索。”艾乌拉丽娅睡觉前说。

大清早，炮声隆隆，就在近处。他们原本不想去给奶牛场仅剩的八头瘦牛挤奶，可艾乌拉丽娅想吃面包泡鲜奶，不听父亲的劝告，起了个大早。

炮声一整天都在耳边回荡。安德烈斯和艾乌拉丽娅没挤出

多少奶，把奶送到华雷斯侨民区，居然也没人给他们开门。街上既无火车，也无汽车，商店关门闭户，敢出门的人屈指可数。

下午，最后一批议会派军队撤离墨西哥城；次日一早，第一批宪政派军队开进墨西哥城。两天后，更多的宪政派武装抵达首都，同时新司令、新警察局长、新州长也陆续到任。

艾乌拉丽娅拿着面值一个比索的纸币去买黄油，商店说这钞票没用了。她气冲冲地回到家，对安德烈斯大发雷霆，怪他当初不肯把钱用光！火气大得差点把剩下的钱一把火烧个干净。父亲预见到议会派终将卷土重来，将饼铛上烧红的钞票一把夺了回来。

艾乌拉丽娅日渐苍白，日渐忧伤。安德烈斯说是怀孕闹的，可堂莱福西奥说去年怀孕时没这样。

“都说一个孩子一个样。”他们争吵的时候，艾乌拉丽娅说。

五天后，议会派收复墨西哥城。艾乌拉丽娅一听到消息，立马带钱去了那家拒收她钱的商店。

她买了两公斤米、一公斤面粉、两公斤玉米、一公斤糖、一公斤咖啡，还有一盒香烟。

宪政派重新打了回来，堂莱福西奥说他们不会再走了，艾乌拉丽娅骄傲地看着她少得可怜的存粮。

儿子出生，卡兰萨已经在墨西哥城驻扎了一个月，连美国人都承认他的政府。孩子明亮的眼眸和安德烈斯的一模一样，早早绽开的笑容则跟妈妈一样，时时挂在脸上。堂莱福西奥心情舒畅，容光焕发，对他孜孜不倦苦苦追求的锦绣未来而言，孩子的出生是个无与伦比的好兆头。趁大家都没开口，他给孩子起名叫奥克塔维奥。

一岁出头的维吉尼亚一夜之间退居次位。妈妈和外公忙着照顾新生儿，而爸爸也几乎没怎么看她学走路，满脑子只在想着如何迅速并永远摆脱贫困。

安德烈斯挤完奶，又一个人驾着车满城送奶。在他眼里，墨西哥城整齐了，看着舒心。

一天，奶牛场场主请他跑一趟新设的物价处，问问牛奶定什么价，可别卖便宜了。

就跟见了鬼似的，安德烈斯在领表格的小窗口，居然见到了萨卡特兰的儿时好友罗道尔夫。他随东部军开入墨西哥城，一场仗没打，混了个士官。

罗道尔夫任军中出纳，还需升职方能受人尊重。他比安德烈斯大两岁，两人已有四年多没见。安德烈斯一直认为这个朋友脑子不好使，可瞧他现在穿得干干净净，养得白白胖胖，跟在父母身边时没有两样，不禁严重怀疑起自己的判断力。他们像昨天下午刚见过面那样互相打了个招呼，约好当晚一起吃饭。

安德烈斯很晚才回到密斯科阿克区的棚屋，被艾乌拉丽娅骂了一通，怪他事先没打招呼说要那么晚回来。他跟她说了士官朋友的事，向她保证自己很快会有一份薪水高的工作。

堂莱福西奥摸摸胡子尖，对女儿说：

“瞧，我说的没错吧！他正往正道上走呢！这家伙去跟北边的朋友^①混混挺好，目前这形势还不至于让我光火。”

“咱们请他做奥克塔维奥的教父！”安德烈斯说。

艾乌拉丽娅躺在儿子身边，展开她一贯的笑容。

^①墨西哥革命发源于墨西哥北部，北边的朋友即指革命派。

“姑娘说她累了。”堂莱福西奥说，“她说累，多半是要死了。”

堂莱福西奥又一次不幸言中。墨西哥城闹了好几个月的黄热病蔓延到密斯科阿克区，缠上了艾乌拉丽娅。

八天的时间里，她的笑容逐渐褪去，几乎整日一言不发，浑身滚烫，散发着让人恶心的臭味。安德烈斯和堂莱福西奥坐在床边，束手无策，只能替她在额头上敷敷湿毛巾，眼睁睁地送她去了另一个世界。谁也逃不出黄热病的魔爪，艾乌拉丽娅知道，她不想在最后的日子里让他们伤心，只是感激地看着他们，时不时微笑。

“你好好过。”临终前一天，发烧说不出话之前，她嘱咐安德烈斯。

5

对这个激动人心、感人肺腑的故事，好几年我一直深信不疑。我尊重他对艾乌拉丽娅的回忆，也希望自己能有她那样的笑容。多少个下午，我发自内心地喜欢那个曾经与她朝夕相处、思想单纯、温柔体贴的将军。直到安德烈斯参加普埃布拉州州长竞选，反对派给家里寄来一封指控信，说马德罗政府倒台时，他是维克多利亞诺·韦尔塔的手下。

“这么说，牛奶的事不是真的了？”他进门，我把指控信拿给他看。

“如果你宁愿相信我的敌人，也不相信我，那我无话可说。”他回答。

我坐在椅子上，手里拿着控词，呆呆地望着花园，想啊想，想了好几个钟头，直到他站在我面前，双腿挡住了我的视线，目光落在了我的头顶，问我：

“怎么着？莫非你不想做州长夫人？”

我看看他，两个人都笑了，我说我想，不再纠结于为他幻想一个光荣的过去。我当然想做州长夫人！围着厨房、奶瓶、

尿布转了近五年，我已经烦透了。薇拉妮娅之后，塞尔西奥又来到人世。他呱呱坠地时，我感觉肚子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发誓再也不要重蹈覆辙。我一门心思照顾孩子，很少和安德烈斯接触。他是军事首领，和现任州长过不去，还跟黑塞结伙，这些足以忙得他团团转。此外，他还经常去墨西哥城拜见已经升任副部长的罗道尔夫大哥。一天，两人欢欣鼓舞，他们的长官阿吉莱将军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

安德烈斯陪阿吉莱将军做全国巡游，离家很久。一天下午，维吉尼亚出门买线一去不归，就此失踪，奥克塔维奥和我没法通知到他。我们报了警，找了许多天，一点她的消息也没有。她爸爸回来，说这不是失踪，一定是人没了。

直到他赢得州长宝座，我才知道他还有其他女儿。他终于意识到有必要做个好父亲，又给我带回了四个女儿：十五岁的玛尔塔、十三岁的马尔塞拉、十二岁的莉莉娅和阿德莉亚娜。

阿德莉亚娜和莉莉娅是孪生姐妹。反宗教那会儿，安德烈斯随军队去查封特拉尔潘方济各会的修道院，和新入教的一个修女好上了，生下她们俩。莉莉娅我从一开始就喜欢，栗色的头发，大大的眼睛，对什么都好奇。她一见我，就问我是不是她父亲的妻子，我说是的，从此她叫我妈妈。阿德莉亚娜则相当自闭，很难与我们相处。

那年，薇拉妮娅四岁，塞尔西奥三岁，我们都叫他切克。搬到罗莱托小山上的房子时，加上奥克塔维奥，我们一共有七个孩子。房子在山坡上，不临街，要先从大路拐进一条窄巷，等到巷子里突然出现一堵长长的绕着街区的围墙，而房子就在围墙和花园的后面，有十四个房间，中间一处天井，共三层，

好几间会客室，布置家居的艰难过程不堪回首。

我还在往墙上挂最后几幅画，就有大约两百名墨西哥工人地区联合会的会员上门来对安德烈斯表示支持，陆续上门的还有农民、黑塞、西班牙纺织商，甚至玛利亚奇乐队。大伙儿随随便便地一拥而入，闹闹哄哄。安德烈斯的手下给我找来一大堆厨子和帮工，听我使唤。流水席从早开到晚，花园里摆满了桌子。短短两周，我从一个安安稳稳、只需照顾两个孩子的母亲，变身为指挥四十名佣人、每日掌管五十到三百名食客开销的女主人。

照顾孩子的重任落到了山里来的几个年轻保姆身上，可她们比我的孩子更孩子气，而我的麻烦又一个接着一个，实在抽不出时间来陪孩子。幸好，芭芭拉姐姐搬来住，自然而然地成为我的私人秘书。

那一年，普埃布拉州立法授予女性选举权，全州只有卡门·塞尔丹^①和其余四名女教师额手相庆，然而，安德烈斯没有一次演说不提到女性参与政治斗争和革命斗争的重要性。一天，他在丘鲁拉发表演说，提到几位妇女曾经问他如何支持革命，他回答，一向以群众智慧为武装的阿吉莱将军说过，墨西哥女性应该团结起来，捍卫女性工农的权利，捍卫夫妻双方的平等地位……从那以后，我再也不信他演说中的豪言壮语。更过分的是，三天后，他激情澎湃地谈到了人民公社，可当天下午便和黑塞干杯，庆祝收回了国有化法律曾经夺走的几处庄园。他说了那么多假话，气得群众在斗牛场集会中放火，致使多人受伤，但只有胡安·索里亚诺的报纸对此做了报道。

^①卡门·塞尔丹（Carmen Serdán，1875—1948），普埃布拉著名社会进步人士。

那次悲剧性事件后，普埃布拉城内的拉票活动告一段落，接下来要做全州巡游。我们带上孩子、保姆、厨娘，挨村挨户地走，听农民向我们要土地、要公正、要奇迹，什么都要，从缝纫机到让患小儿麻痹症的孩子恢复健康，从自家房顶上的瓦到驴子、贷款、种子和学校。我喜欢巡游，喜欢去圣马可那样土土的村子，更喜欢从山脚爬上科埃特萨兰村——我从未见过那么多的绿，连绵起伏的山峦满目苍翠，就连石头也披上了绿衣，郁郁葱葱的峡谷一眼望不到头。科埃特萨兰村的村妇们穿着白色长裙，麻花辫用羊毛绒线盘在头顶。她们跳过一个水洼，跃过一块块山石，裙边居然一点儿也没脏没湿，真不懂有何奥秘。村妇们身材矮小，个头甚至比不上十二岁的莉莉娅，却能同时提起好几个大篮子、抱好几个孩子。村口没什么人迎接我们，听说那里的农民不喜欢政党，他们怕选举，一选举就要开枪，就要死人。州长候选人来了，他们怕得不行，不想出门凑这个热闹。

安德烈斯对组织者大发雷霆，他们往往提前好几天到各村做准备工作。他倒没骂他们蠢货，只是用马鞭抽着地，说如果广场上凑不够人，就要他们的命。

我下了车，孩子们跟在身后，他们想在石头路上走走，去教堂逛逛，去市场买杯辣橙汁。孩子们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免得听安德烈斯大呼小叫。

奥克塔维奥一马当先，想给妹妹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妹妹们个个犹如天仙下凡，他无法接受像马尔塞拉这样的女孩居然和自己有血缘关系，到处找机会拉她的手，扶她在石头路上走，俨然是她的男友。走着走着，我忽然想，马尔塞拉穿上印第安人的服饰一定惊艳！于是我安排所有的女孩子都打扮成印第安

人。党代表夫人堂娜莱米希娅帮我找来衣服，帮我们穿上。裙子是她和她姐妹的，羊毛绒线也是，还专门替薇拉妮娅找了件白色无袖衫。我们回到广场，安德烈斯正要演讲，台下只有零星几个看客。我们走起路来费了老劲，顶着盘起来的头发，老感觉不稳当。这种怪模怪样反倒吸引了村民，横穿市场时就有人跟，走到广场，我们给阿斯森西奥将军带去的听众比他的托儿们好容易凑到的还多三倍。我们走到他身边，他开始演讲：

“科埃特萨兰村的村民们，这几位是我的家人，和你们的家人一样淳朴团结。家人对我们来说最为重要，我向你们保证，我的政府会给他们一个美好的未来……”他说上正题，我们静静地听，只有切克把帽子戴了脱，脱了戴，在我们脚边跑来跑去。奥克塔维奥趁机把手搭在马尔塞拉妹妹的腰上，等有关家庭团结的演说结束才拿开。接着，我们从科埃特萨兰村往南，来到安德烈斯的老家萨卡特兰。他离家那会儿，还是穷光蛋一个，满腹怨气。戴尔普恩特家和费尔南德斯家革命前是村里的头目，见他要回来做父母官，心里头不是滋味。

进村那天下午，有个人在理发店刮胡子，另一个人问他，是不是特意收拾了好去见阿斯森西奥将军。

“什么将军不将军的！”他说，“那家伙不过是个脚夫的儿子，我才不会去给穷鬼捧场。”

第二天，村里的要人设宴款待我们，他没有出席。将军饶有兴趣地问起他，对他的缺席表示遗憾。退席时，我们听说一个醉汉早上把他给杀了。

除此之外，萨卡特兰沉浸在节日的气氛中，村民们放起焰火，通宵跳舞。将军一个劲地讨好我，好像我真的需要他讨好，他

感谢我在科埃特萨兰所做的一切，他感到幸福。

他母亲堂娜艾尔米尼亚同样感到幸福。我只见过她三次，每次见面都觉得她不好相处。这一次她跳呀跳，跳得高兴极了，似乎儿子帮她找回了乐趣和尊严。

这个干瘦干瘦的老妇人，眼睛往里凹，下巴往外突，稀疏的白发在脑后挽成一个不太漂亮的髻。她以前过惯了穷日子，儿子飞黄腾达后，又很快过惯了好日子，可就是不愿意离开萨卡特兰一步。

安德烈斯给她买了一幢正对中央广场的房子，石砌的外墙，阳台的铁栏杆是房屋旧主专程从法国运来的。她给儿子媳妇和每个孙子都预留了一个房间，天知道有什么用？！堂娜艾尔米尼亚不怎么热情，孙子辈很少去看她，更别说儿子媳妇了——头面人物，有诸多要事要忙。只有安德烈斯喜欢在萨卡特兰小住，他一头钻进石头房子，尽享母爱。小时候没照顾到的，没条件做的，现在统统补上。我还是不去的好，免得妨碍人家母子团聚。再说了，我不喜欢萨卡特兰。那儿老下雨，下得我心情不好。

我们一个村子也没漏，悉数走到。安德烈斯是首位全州巡游做竞选演说的州长候选人。他别无选择，阿吉莱是首位全国巡游做竞选演说的总统候选人。

我喜欢竞选活动。尽管将军向来独断专行，可当年的他就在我身边，还是个普通人。我的意思是，他说起话来还很有条理，会突然吻一吻女儿，每晚临睡前问我他做得好不好，人民爱不爱他，他受不受欢迎，我有没有准备好做他的州长夫人。

一次，他想效仿阿吉莱将军连续花上几小时倾听民众疾苦，

便在特西乌特兰山村搭了个台子，专门听印第安人前来诉苦：没有耕牛啦；革命分给他的田被谁谁谁抢走啦；革命分田，压根没分到他啦；不希望孩子长大也过他这样的苦日子啦。他们倾诉各自的遭遇，提出各样的要求，以为他就是上帝。这种罪，安德烈斯只受了一天。第二天一早，他就在厕所骂骂咧咧，骂阿吉莱将军做蠢事，问我是否应该各人有各人风格。我当然回答说“是”。群众集会的时间越来越短，特瓦坎那次只进行了短短一个小时。之后，我们去列戈牧场游泳，牧场里有温泉，阿吉莱将军有时会去那里度假。

终于盼到选举那天，我和安德烈斯一起去投票。第二天，报上登出了我们俩手拉手、面对票箱的照片。因为也没有别人可投，投票现场自是风平浪静，可惜也就因此少了些排场。那个周日，街上空空荡荡。人们一大早出门做弥撒，又不声不响地潜回家中。墨西哥劳工联盟的工人投了票，官员们投了票，还有个把两个糊涂蛋也投了票，此外就没了。当然，这也足以让安德烈斯合法踏入州政府，走马上任。

现在，我总听普埃布拉人说，他们当初并不知道等待自己的是什么命运，因此没动一根手指头反对。我觉得，就算他们反对，也闹不出多大动静。

他们只待在自己家里，只关心自己的事，死人砸在他们身上，也不会有多大反应。

新官上任那会儿还挺有趣，一切都是全新的。我有个太太团，丈夫们全是安德烈斯的幕僚。切克把自己扮成小州长，姑娘们

出席所有的舞会，并在所有舞会上艳惊四座。将军瞧我们开心，我瞧他也开心，也许正因为如此，他带我们出席了圣罗克精神病院（女疯子聚集地）的揭幕式。剪完彩，致完辞，他命人取来马林巴琴，要在现场举办一次舞会。女疯子们穿着粉红色睡袍，个个美艳动人，陶醉在音乐声中。安德烈斯的头位舞伴姿色过人，是因酗酒进的疯人院，已经好久不喝了，整日置身于一群思维留驻在童年、一口咬定自己被人追杀、大喜大悲的女人中间，神志不是一般的清醒。州长和每个女人都共舞了一曲，包括和我。我和她们在一起感觉不坏，甚至觉得老死在那里也不错。

突然，安德烈斯命马林巴琴停止演奏，以公共慈善协会会长的身份把我介绍给大家，圣罗克精神病院、孤儿之家，连同几所公立医院都将由我来管理。

我吓得瑟瑟发抖，家里的孩子和佣人已经如同一支军队，需要我发号施令，如今又突然加上女疯子、孤儿和医院。我求了安德烈斯一晚上，求他免我的职。他说不行，我是他夫人，夫人就该干这个。

“别以为上上床、唱唱歌就完事了。”

第二天，我去了孤儿之家。名字好听，其实就是个脏兮兮、没人管的儿童收容站。孩子们个个鼻涕过河，衣不蔽体，几个月都不洗澡，在院子里晃荡。女看护连他们的名字都叫不出，也不知道哪些调皮、哪些智障，只说所有的孩子都不安分。婴儿们睡在一溜儿小铁床上，褥子被尿过上千遍。新生儿倒是专门雇了奶妈，一天两次用干瘪的乳房给他们喂奶。

我撵她们滚蛋，撵奶妈和四个看护孩子的巫婆统统滚蛋。

一位貌似相当内行的医生友好地向我提出抗议。

“让这些孩子喝牛奶会死的。”他说。

“死了也比待这儿强。”我回答他。

我的善行谁来埋单？当然是我的丈夫。下午，他说我做过了头，他不会多拨一分钱给孤儿院或医院，女疯子们有一栋自己的专用楼已经够意思了。

“我去看了，她们连张床都没有。”我说。

“那些女人从来就没睡过比地板更高的地方。”他回答我，“你以为这儿的女疯子都是有钱人？有钱的女人好好走在大街上呢！”

“或是走在你身边！”我说。

早上，我去新世纪给薇拉妮娅买衣服，女店员问我喜不喜欢前天将军给我买的大披肩，我盯着店主说漂亮极了。店主一脸惊恐，安德烈斯·阿斯森西奥买的每一件东西送到哪儿，他心里都有一本账：大披肩被送到了丘鲁拉的一位夫人那里。我原本不想对他说这话，可终归没忍住。反正他装没听懂，事情就这样过去了。

我请女儿们帮我筹备舞会、晚会和抽奖，总之是能为公共慈善协会筹款的任何活动，她们答应了，主意五花八门，从弗雷德·阿斯泰尔^①的首演到州政府大厦的舞会。有段日子，我几乎把女疯子、病人和孤儿们完全抛到脑后，只顾着搞活动，到最后自己都忘了组织这么多活动究竟是为了什么。

^① 弗雷德·阿斯泰尔 (Fred Astaire, 1899—1987)，美国电影和戏剧演员，被誉为歌舞之王。

幸好芭芭拉姐姐是个称职的秘书，我们才给孤儿们送去了汗衫短裤，给女疯子们送去了床，给医院送去了被单。我们再次去到圣罗克精神病院时，那里一尘不染，女疯子们列队向我们致谢。粉红色睡袍已渐渐退了色，而且大白天的，她们的姿色也变丑了。和安德烈斯跳第一支舞的姑娘还在那儿；还有个姑娘对我说她兄弟为了侵吞财产，才将她关入疯人院。我把她们留在身边，舞会结束后，没办任何手续，直接带走，院里也没有人再打听过她们的下落。

那天晚上有一个州立学院升为州立大学的庆典仪式，从竞选之日起，这件事一直是安德烈斯的心病。上任没几个月，他就将学院改为大学，请原来的学院院长做大学校长。庆典当晚，校长将授予安德烈斯名誉校长头衔，以示感谢。报纸上批评不断，民众惊呼：太可怕了！可安德烈斯毫不在意。他穿上校长袍，戴上校长帽，还让我们每个人都盛装出席。

我们没时间决定如何安置这两个曾经的疯子，只好也把她们带去庆典现场，一个穿上我的衣服，另一个穿上玛尔塔的衣服。

敬酒时，我把漂亮姑娘介绍给校长，校长聘她做了私人秘书；把财产被侵吞的姑娘介绍给州立法院院长，请他主持公道。我想，他们最终帮她把钱从她兄弟那儿要回来了。因为一个月后，我收到一套银制茶具，卡片上落款伊梅尔达·芭苏尔图小姐，括号里注明“财产被侵吞的姑娘”，下面还特别加了一句“对您的义举感激不尽”。

一开始，人们会来家里找我，求我向安德烈斯说情。我一一听过，芭芭拉一一记下，晚上我再拿着单子一一念给将军听，一一听取指示：这位请他去见戈迪内斯，那位请他来我办公室，

这个行不通，那人你开小金库接济他一点，诸如此类。

一位文质彬彬的先生来找我，说有人想把普埃布拉州的所有档案卖给纸板厂，三分钱一公斤。当晚，安德烈斯的反应第一次让我大失所望。我上来就向他汇报了此事，他却懒得讨论，说那些全是废纸，普埃布拉需要的是未来，没有地方保存回忆。档案馆腾出来，还可以给大学当教室。更何况，现在说已经晚了，州政府秘书迪亚斯·普马力诺已经卖掉了档案，卖的钱可以贴补我办孤儿院。

第二天，我只好红着脸跟科尔德罗先生说事情没办成。而到头来，卖档案的钱也没贴补给孤儿院。骑手协会的人早上去州政府拿支票，安德烈斯随手就把写字桌上卖档案的钱当个人捐款捐掉了。

之后，失败接踵而至，情况越来越糟。一天，一位夫人愁眉苦脸地来找我，说丈夫是位受人尊敬的医生，在东十八街有栋非常漂亮的房子，全家人都住在那儿。她说，我的将军看上了这栋房子，把她丈夫叫了去，非说要买。她丈夫说这房子是唯一的祖业，不打算卖。安德烈斯叫他放聪明点，他可不想从他遗孀手里买房子。威逼之下，医生只好从命，报了个价出来。安德烈斯从抽屉里拿出一本房产登记簿，上面写着供征税用的房产估价，数字只有医生报价的一半。他照半价付，限医生三日内搬空。夫人第二天来找我，晚上我就向安德烈斯反映。

“这么说，这位夫人不仅做事磨蹭，还胡吵乱闹！跟她说你什么都不知道。”

“她说的是真的吗？你要那房子干什么？”

“关你什么事！”说完，他就睡了。

第二天，我把奥克塔维奥叫醒，告诉他这件事。

“别再见这些人了，干吗不做些让自己开心的事呢？”他问我。

我继续说，继续解释，把房子的事又从头到尾说了一遍。他一定是没睡醒，没听懂我的话。

“好了，卡蒂！别告诉我你不知道他任何东西都是这样买来的！”他边说边从床上坐了起来，伸伸手，打了个大大的哈欠。

“可以进来吗？”马尔塞拉推开门问。

她穿着长裤和男式衬衫，那衬衫我有一次见奥克塔维奥穿过。

“还没起床？”她边说边走，手藏在背后，一直走到他面前。

“你是一只大懒虫！”她把藏在手里的一杯水全倒在他身上。

“太过分了！”奥克塔维奥大叫一声，冲过去抢她手里的杯子。两人扭成一团，打着打着，就抱在一起哈哈大笑，幸福得叫我忌妒。

“不管怎么说，谢谢你，塔沃^①。”我边说边往门口走。

“也谢谢你，卡蒂。”他见我带上门走了出去，对我说道。

^①奥克塔维奥的昵称。

6

第一次见安德烈斯同《先锋周报》的社长堂胡安·索里亚诺发火是因为那次对斗牛场事件的报道，第二次则是因为报纸上说，普埃布拉州政府混入了许多反革命分子：办公厅主任马努埃尔·加西亚曾经告发过塞尔丹^①；管理监察员厄尔斯特·埃尔南德斯曾经是维克多利亞诺·韦尔塔创建的所谓社防部的成员；特西乌特兰的税收官萨乌尔·费尔南德斯曾经在特拉科斯卡兰通戈亲手向贝努斯蒂亚诺·卡兰萨开过枪；而州长本人曾经在要塞内参与了谋杀马德罗的军事政变。

“这个浑蛋应该去死！”当时我们正在吃早饭，他合上报纸站起身，咬牙切齿。

那天之后，我听他说了好多遍让那个浑蛋去死。可索里亚诺照样出报纸，照样在柱廊下喝咖啡，照样周日偕夫人在中心广场散步。大家都知道他每天从家步行去办公室，晚上在百合

^①阿吉莱斯·塞尔丹(Aguiles Serdán, 1876–1910), 1910年墨西哥革命的领导人之一，前文提到的卡门·塞尔丹的弟弟。

花面包房买面包，晚饭后喜欢一个人散步。

我偷偷读索里亚诺出版的报纸。安德烈斯将报纸一扔、骂骂咧咧地出门之后，我总会捡起它，迫不及待地一睹为快，有时真搞不懂他为什么发那么大火。

要么是因为没报道他出席了众多揭幕式，要么倒是报道了，却像那次报道大剧院揭幕式那样，报上刊出一张他剪彩的照片和一张纪念牌的照片。纪念牌上写着：大剧院翻修工程完成于安德烈斯·阿斯森西奥将军任内。照片下方提出质疑：翻修用的是普埃布拉政府的钱，为何连普埃布拉四个字也见不到？

阿吉莱将石油收归国有，普埃布拉唯一欢欣鼓舞的媒体便是《先锋周报》。安德烈斯气急败坏：为了几个不值钱的玩意儿和强权国家作对实在愚蠢透顶。然而，当阿吉莱夫人号召各阶层妇女有钱捐钱、有首饰捐首饰、有什么捐什么，帮助国家还清石油债务时，他还是叫我去加入堂娜露佩掌管的夫人委员会。

一天下午，他带回一大堆小首饰盒。

“给堂娜露佩拿去，跟她说你把该留给女儿的首饰全捐了。”他对我说。

首饰盒里什么都有：手镯、耳环、钻石、手表、项链，全套首饰，和我本身的那套大小相当。我带着女儿们和首饰盒去了墨西哥城，来到文化艺术中心，那里人头攒动、水泄不通。农妇们带去了鸡，有人带去了装满硬币的小猪存钱罐，还有几个美国女人痛斥美国石油公司，当场捐出了好几千比索。

我和女儿们拿着首饰盒，英姿飒爽地登上捐款台，把盒子交到了夫人手中。我还嫌不够，一激动当场将戴着珍珠首饰也解下来捐掉。

《先锋周报》刊载了我在阿吉莱夫人坐镇的捐款台前当场将耳环摘下的照片。我感激堂胡安·索里亚诺，却挨了安德烈斯好一顿骂。

日子慢得像蜗牛爬。我从自己的兄弟、裴帕和莫妮卡处得知普埃布拉满城都在疯传州长有五十个情妇、犯下了八百桩罪行、的时候，感觉自己扮演全州慈母这个角色，呵护孩子、拥抱老人已达几百年之久。

突然有人对我说，他在这儿有一个情妇，他买那栋房子给另一个情妇，我就一个个地记下来。那些仅享片刻之欢、不能与他长相厮守的女人不会对我造成威胁，用不着登记。我在意的是那些对他有感情、甚至为他生过孩子的女人。我忌妒她们眼中看到的安德烈斯永远聪明和善，忌妒她们见安德烈斯时永远打扮得漂漂亮亮，他见不到她们发脾气，也不会大清早闻到她们难闻的口气。

我宁愿做安德烈斯的情妇，穿着真丝睡袍和亮闪闪的拖鞋在家里等他，随心所欲地花钱，早上睡到很晚，不用管公共慈善协会，不用摆州第一夫人的派头。还有，情妇总能博得大家的同情，她们不用背负情人的污名，而我是名正言顺的从犯。

谁会相信这么多年来，我永远只有耳闻，从不知谣言的真假！我不信安德烈斯会杀死政敌，把他们的尸体和沥青、石子搅拌在一起铺路。可大家都说普埃布拉街道是由天使设计、州长政敌的尸身肉饼铺就。

我宁可对安德烈斯的所作所为茫然不知。我是他孩子的母亲，他宅子的女主人，他的夫人，他的仆人，他习惯面对的人，

他嘲笑的对象，天知道我是什么！可无论我是什么，我只能继续做下去，尽管有时候，我会想去一个没有他的国家，在那里，我的名字和他的名字没有任何瓜葛，人们不会因为对他的好恶而怨恨我或来找我的麻烦。

一天，我离开家，坐上去瓦哈卡的汽车，想远走高飞，可还没到达第一个村子就后悔了。汽车上挤满了提着篮子、抓着母鸡的农民，孩子们一个劲地哇哇大哭。车厢里弥漫着酸味、陈玉米饼味和挤成一团的人的气味。我不喜欢这样的新生活，赶紧找机会下车，又坐上第一班车回来。我怕有人认出我，都没敢在村里走走。

我很快就回到家，高高兴兴地踏进家门。薇拉妮娅和切克在花园里玩，我把他们俩拥在怀里，似乎被绑架刚刚获释。

“你怎么了？”薇拉妮娅问，她一点也不喜欢我这突然迸发、难得一见的热情。

第二天，我又开始想哭，又开始想找个地洞钻进去。我不想做现在的我，我想做个普通女人，没有一个从政的丈夫，没有七个跟他姓的孩子。很多孩子是他老早就有了的，不是我的。可孩子们从早到晚都归我管，天天如此，他只会突然出现，称赞称赞莉莉娅的标致、马尔塞拉的妩媚、阿德莉亚娜长成了大姑娘、玛尔塔发型独特，以及薇拉妮娅的眼睛散发出阿斯森西奥家族特有的光芒。

我想做另一个人，不想住在堡垒似的家里。家里房间太多，走起路来磕磕绊绊，连草坪上安德烈斯都种了玫瑰，搞得像是有人要摸黑来害他，必须设计出上百个机关陷阱，只有家里人

才不至于掉进去。

因为去哪里都很远，出门只能坐车或骑马。除了安德烈斯，谁也不能晚上出去。宅子由一群大汉把守，他们不被允许和我们交谈，开口只有一句：“对不起，您不能出去。”

我渐渐陷入这个角色不能自拔，以为自己的职责就在于猜测别人的喜好。家里要来客人，口味能让我揣摩上好几天，肉要半生不熟还是全熟，晚餐吃不吃番茄洋葱炒肉末，他们讨不讨厌加香菜的意大利面。要命的是，客人到了，什么都吃，既不说好，也不说不好。我也不能打断他们的谈话，劝他们赶紧吃，免得饭菜凉了。

对许多人而言，我充其量是件摆设，总是突然上桌，微笑示意，像家具那样无人理睬。因此，晚宴总让我情绪低落。客人到访前十分钟，我总想放声痛哭，可我拼命忍住，免得弄花睫毛膏，弄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安德烈斯会说，那样不成体统。漂亮、甜美、无懈可击才成体统。客人进门，女主人把头埋在椅子下乱哼哼，不是个事儿。

我很难在客人面前掩饰我的疲惫。先生们让夫人们挽着，仿佛胳膊是咖啡杯的把子。宾客们个个容光焕发，准备美美地饱餐一顿，从菜单上就能感受到自己备受眷顾。

我总会疏忽点什么，尽管安德烈斯一再叮嘱，仆人好好管理，务使各尽其责，可总是等客人进了门，厨娘玛蒂尔德才想起柠檬用光了、玉米饼不够吃、冰箱里的冰块不够用。每到这时，我就想掐死一位客人，比如金发披肩的玛丽露·伊苏恩萨。

那次晚宴堪称一大败笔。早上起床，我恨自己头发的颜色，恨眼圈太黑、身材太差。我想改变形象，脱胎换骨，便决定去

发廊剪剪头发，她们爱怎么剪就怎么剪。

结果发型师把我的头发修成了前长后短，说眼下不时兴一样齐的了，长短不一正是时髦。像我这样长发披肩百年不变，简直老土。只有小姑娘才留长发，而我是一位地位显赫的夫人。她给我看杂志，帮我画眼影。我真是吃饱了撑的，换什么形象？恨得我牙痒痒。

我回父母家寻求精神支持。爸爸正在厨房，等着黑糊糊的咖啡新鲜出炉。他用的是意大利出产的全金属咖啡壶，每天上午站在咖啡壶前煮他的特浓咖啡，他都以为自己是站在罗马式的吧台前面。等到最后，黑色的咖啡从壶里流出，满屋飘香，他便开始对这壶纯正的意大利咖啡赞不绝口。

“爸爸，这明明是科尔多瓦咖啡。”每次他发表宏论，我都这么说。

“是科尔多瓦出产的没错，可全墨西哥再也找不出我这么好的咖啡了。这儿的人只会把咖啡豆磨碎煮沸，还说是什么美式咖啡，根本就没法喝。只有美国佬才会认为这玩意儿好，美国佬味觉迟钝。他们就知道吃甜番茄酱肉末，有比那玩意儿更难吃的东西吗？过来闻闻，你闻闻，不知道别乱说。”

我顶着前长后短的头发走进厨房，表情酷似发廊杂志上的电影女明星。爸爸不再关注咖啡了，他倒吸一口凉气：哟哟哟哟。接着他又唱道：“我爱你，爱的是你的长发；长发没了，我也就不再爱你。”

我抱住他，紧紧地抱了一会儿，品味着咖啡的浓香，忆起了田野的芬芳，这儿真好，我哭了。

“喂，说着玩儿的，”他说，“就算你剃成光头，我也一样爱你。”

“晚上家里还有客人。”我说。

“这算什么新鲜事？你家里隔三差五地晚上请客，别为这个掉眼泪，你做菜棒，祖传的。瞧你那双手，农民的手，能干的手。我妈当年什么都要自己做，你现在有一大堆帮手，保管你平安无事。今儿请谁？”

“还能有谁？阿特里斯克的几个工厂主呗！他们会盯着我的脑袋看，我会沦为夫人们的笑柄的。”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意别人看法的？跟你妈一样！你头发长到腿肚子也好，光头也好，不可能让所有人满意，你自己高兴就行。”

“问题是我也不高兴。”我抱着他说。

“你有什么不高兴的？你想要的，难道不是应有尽有？别哭了。瞧，天空多美！住在一个没有冬天的国家多好！咖啡多香！来，亲爱的，过来，我给你倒一杯很甜很甜的咖啡。来，告诉爸爸，为什么不高兴？”

我当然什么也没说，他也没指望我说。他跟我说话的口气就像面对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姑娘。后来，我们相拥在一起看火山。火山近在眼前，我们却能活着欣赏，应该心存感激。他给了我许多吻，还把手伸进我的衬衫，在我背上挠啊挠、挠啊挠，直到我渐渐平复下来，绽放微笑。

“这样才漂亮！”他说，“你想做我的女朋友吗？”

“想，”我对他说，“只做女朋友，不做妻子。要是我们结了婚，你会请朋友来家里吃晚饭，让我做给他们吃。”

那天晚上，玛丽露穿了件皮衣上门，那件皮衣是她和丈夫

之间利益交换的最好证据。玛丽露的父亲是西班牙人，应了那句老话：老子做生意、儿子做贵族、孙子做乞丐，她父亲正好是孙子辈，穷得叮当响，可出身依然高贵，可以当遗产留给女儿。玛丽露捏着这个资本，下嫁给胡利安·阿麦德，让他讨了个大便宜。胡利安·阿麦德在维多利亚市场上卖布，他会把明明要去买菜的人硬拉过来，说上一箩筐的废话，逼人家至少买上一米的飞天地毯。晚上歇市，他召集老乡打牌，时不时地赢上几把，还杀过一个愿赌不服输的同伴，一口吞掉他的财产，开了家纱厂。家财万贯的他让玛丽露相信，以他雄厚的财力和伊苏恩萨家族高贵的出身，可以组建成一个模范家庭，养育出几个优质后代。当时，玛丽露脸色苍白，坐在祖上传下的硕大无比的餐桌边，竭力掩饰着腹中的饥饿，忸怩作态了好一会儿才答应。一结婚，她高贵的贵族出身攀到了丈夫的钱袋，变得教人忍无可忍，找着机会就编排我：

“真有你的，跟搞政治的人结婚，时时刻刻都得装模作样，话憋在心里多难做人！我就不行。胡利安老批评我想什么就说什么，我跟他说你有什么好担心的，你是生意人，用不着事事小心。你的就是你的，是你辛辛苦苦赚来的，你又不搞政治。再说了，伊苏恩萨家族一向为人坦诚，你跟我结婚的时候早就知道！”

那天晚上，我可没心情忍受玛丽露。厨娘玛蒂尔德一桌桌的菜做得烦不胜烦，我说肉汁少了，她立马跟我光火；切克在房里哭哭啼啼，说我没等他睡着就走了；安德烈斯整个下午都在夸黑塞；最要命的是，发廊把我的头发剃成了前长后短。一大堆不顺心的事，没心情听玛丽露唠叨。壁炉里生着火，她视

而不见，狐皮大衣照穿，半个屁股坐在凳子上，跟夫人们说家里干了十年的女佣怀了身孕，想用扫帚棍子把孩子从肚子里挤出来，结果被她发现，被她撵走的事。

“说真的，我吓坏了，她居然把我的话当耳边风。我早就跟她说过，小心厂里的工人，全是些见谁涮谁、不负责任的浑球。我见她小辫儿梳得整整齐齐，一个劲地想去厂里送信，就赶紧提醒她，跟她说，最好别去想什么男人，就跟我过一辈子。在我身边挺好，我对你这么好，你完全可以把我孩子当自己孩子养。男人会让你受穷，给你添乱，要男人干什么？她不听，还是跟别人好了。就是那个种，没办法！这下好，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左一个对不起夫人，右一个对不起夫人。瞒着我做这种事，就说一句对不起，没门！我跟她说得清清楚楚：你在我家干了这么多年，我不会亏待你，我养你养到临产，工钱我就不付了，因为你也不会好好干活了，把我的孩子给我照顾好就行。不过，生你得自己回乡下生，我可没时间伺候你，也不想让孩子们知道你的丑事。她还想怎么样？可她还是不知足，想自己把孩子从肚子里弄出来。你们不知道我受了多大刺激！看上去那么好的一个人！我把孩子交给她那么多次！你们想想，我的孩子都落在了什么人手里！没准她也会把我孩子弄死！”

“自己孩子本来就该自己管。”我说。

“哎哟，卡塔丽娜，瞧你说的什么话？不愧是政治家夫人！怎么把头发剪了？”她把披肩发摆到左又摆到右，“你爸怎么说？你爸的意见你挺在意的，是吧？那天他在我家吃饭，说来说去都在说你。”

“我爸在你家吃饭？”我吓了一大跳。

“是啊！州长和胡利安有几桩生意，他是州长代表，没跟你说他就要发财了吗？”

爸爸和玛丽露的丈夫有了瓜葛，还做了安德烈斯的代表，我听了心里不是滋味。

“我一点儿也不知道。”我傻了。

“他们一定是想给你一个惊喜，可别说是我说的！”她看了看其他夫人，能掌握这条小道消息，大家都挺满意。

“别担心，我不说。”我回答，“你把头发染浅了？”

“没染，海边晒的。”

“我不喜欢海边，”路易西塔·里瓦斯说，“脱得精光，和大家一起泡到海里，又是沙、又是盐的，真让人恶心。”

“哎哟，才不是！路易西塔，原谅我这么说，海边棒极了。”一位夫人接上话茬。话题一转，我趁机站起身，去找安德烈斯。

男人们站成一圈，一手捧着威士忌，一手拿烟，烟灰四处乱弹。安德烈斯站在圈子里抽雪茄。我走过去，他正在咬雪茄头，准备点上。

“能跟我聊两句吗？”我问他。

“有急事？”他问，正轮到 he 说话，他不想错过机会。

“嗯，小事一桩，就是有点急。”

“咱们瞧瞧夫人有什么小事。”他说，“先生们，失陪。”

我挽着他的胳膊，仿佛要去好好散个步。我带他走出客厅，穿过餐厅，还想继续往前走时，被他叫住了：

“到底怎么了？”

“我不希望你让爸爸插手你那些生意，让他该怎么过就怎么

过，又没饿死，你别烦他。”

“把我拉出来就为了这个？怎么不去看晚饭做好了没有？胆子不小，居然管起我来了。”他笑着问，“你怎么把我的头发给剪了？”

我讨厌他每每以我的主人自居，强忍着气，换了个好商量的口吻：

“安德烈斯，算我求你，你要什么都行。你可以把‘浣熊’送给黑塞，但爸爸不能和阿麦德扯上瓜葛。”

“把‘浣熊’送给黑塞？把你心爱的马送给黑塞？我来瞧瞧能做点什么，好，我答应你，爱哭鬼。好了好了，别哭了，睫毛膏要花了。咱们招待客人去，他们不是来看咱们躲在一边说悄悄话的。”

我回到女人堆里。其实我更爱听男人们说话，可这不成体统。晚宴从来都一分为二，一边是男人，另一边是女人。女人们谈生孩子、谈女佣、谈发型。多么美好的女性世界！安德烈斯的原话。

我换到男人那桌，那桌的谈话更有趣些。名牌是我放的，客人们都依我心愿落座，我把自己安排在塞尔西奥·昆卡身边。塞尔西奥帅气、健谈，安德烈斯的朋友我喜欢的没几个，他算是其中之一。家里请客，哪怕没他的份，我也会把他请来。他懂得如何挑起话题，坐在他身边，我不用自己开口，只消跟他咬咬耳朵，马上就能听到大家高声谈论我感兴趣的事。

“几个阿尔奇奇卡的印第安人赶跑了黑塞和他的管家佩雷斯，你们听说了吗？”他开口问道，“他们叫印第安人种甘蔗，可印第安人不喜欢他们说话的口气。”

“没错，老兄。”堂胡安·马楚卡说。马楚卡是西班牙人，从

不出阿特里斯克的工厂大门，消息反倒比任何人都灵通。“据说，印第安人杀了他们两个马弁。黑塞太急于求成。他先买通了村社的头儿，让他去跟村民谈该交多少租子，可村民们压根不愿意交，黑塞就自己跑去跟人家说就这么定了。村社的头儿当然火了，又不想爆出受贿内幕，等到黑塞离村，他一路追着打。堂米盖尔^①要学的东西可还多着呢！”

“黑塞人怎么样？”我问道。

“没事。”安德烈斯回答，“堂迈克知道该怎么做，他被那个头儿给骗了。还有个女人口口声声说德韦拉斯科卖给黑塞的那块地是她父亲的，拜托！”

“将军，那块地在革命前可确实是堂加夫列尔·德韦拉斯科的。”堂娜茱莉亚·孔德摇着绿羽毛扇说。

“这位堂娜茱莉亚总是对革命前发生的事一清二楚。莫非您怀旧？”安德烈斯问她。

“确实如此，将军。那是一段不一样的日子。”

“她当年二十，现在五十。还有，那块地真的是罗拉的。”我对塞尔西奥·昆卡说，他大笑。

“您笑什么？”安德烈斯问。

“笑您夫人的奇思妙想，将军，她说那块地是罗拉·坎珀斯的父亲的。”

“您笑得有理。”

“将军，为她干杯。”塞尔西奥说道，他举起杯子，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不停地说着笑话。

^①英文名迈克在西班牙语中为米盖尔，这里的米盖尔和下文的迈克均指黑塞。

凌晨两点，玛丽露套上狐皮大衣，和丈夫及其他客人起身告辞。我们把他们送到门口，堂娜茱莉亚·孔德不知疲倦地扇着扇子。

“真搞不明白，”她对玛丽露说，“狐皮大衣你怎么穿得上身！这个国家一年到头都热得要命，所谓冬天根本是个笑话，又闷又热。”

“这女人永远走不出更年期了。”我对安德烈斯说。他拥着我的肩，说：

“您说得没错，堂娜茱莉亚。可咱们这些夫人身子骨不比从前，须得在狐皮大衣里养养好，等到孩子大了才能照样硬朗。不是吗，胡利安？”

“那是当然。”玛丽露就此告辞。

“谁告诉你阿尔奇奇卡的地是那个女人的？”安德烈斯关门问我。

“她自己告诉我的。”我回答，“大约一个月前她来找我，想让我跟你说说，那块地是他父亲从他爷爷手里传下来的，种了许多年，后来被德韦拉斯科硬抢过去。现在德韦拉斯科破了产，干脆就把不是自己的地转卖给黑塞，黑塞非说这买卖有风险，价压得很低。安德烈斯，这都什么混账事啊！”

“你跟她怎么说的？”他问。

“还能怎么说？请她另找门路呗。我没法儿跟你说这事，你不会听我的。我跟她怎么说的有关系吗？反正帮不了她。她站起来，转身，出门，连手都没跟我握，我简直无地自容。”

“你一个月没吭声，今儿晚上把它扯出来干吗？”

“人就是这样，不说到你痛处，你跳不起来。”

“卡塔丽娜，你还是没明白。这块地不是罗拉的。不能印第安女人跑来说什么，你就信什么。我让你爸参与的棉线生意也是他这辈子能碰上的最保险的买卖。”

“你的话，我不信。”我头一次对他这么说话，“两件事，我都不信。”

“你以为把头发剪了，我就喜欢？”他问。

他站在院子里亲我，手摸来摸去，我们往楼梯和卧室走。他的手很大，别人很怕，我却很喜欢。也许正因为别人怕，我才喜欢，说不清楚。

他一边脱衣服，一边说：

“傻姑娘，要知道跟你没关系的事干吗？”

他脱掉外衣，解下手枪，我也想在晚礼服下揣把手枪。好半天我才把裙扣解开，那天穿了件长礼服，露后背、脖子上系带子的那种，一大堆扣子，难穿难脱。

“你动作真慢，卡蒂。”他说。我坐在床上，背对着他，他已经躺下了。

“过来。”他命令我。我想看海，于是把眼睛闭上。

“为什么不把地还给罗拉？”我问。

“蠢婆娘！我不能还。”他骑在我身上，上下抽动。

“但你总能不让我爸介入阿麦德的棉线生意。”

“也许。”

第二天一早，我心里哼着小曲，跑下楼来到后院。他骑在“机灵鬼”背上，扶我上马的小厮手里握着一匹枣红马的缰绳。

“‘浣熊’呢？”我问他。

“你希望送给谁,就在谁那儿。”安德烈斯回答。我握紧拳头,指甲深深地嵌进肉里。

“那好,成交。”我准备跨上枣红马。

“成交。”他用马刺蹬了一下“机灵鬼”,让它开步起跑。

我骑着枣红马一路狂奔,把他远远甩在身后,从曼萨尼约跑到科斯特斯森林,接着又往马林切方向跑,把感着冒的切克、早饭和莉莉娅抛到了九霄云外。莉莉娅总会在早上来找我,问我夫人们参加前一天晚宴时的穿着打扮,然后陪我坐在花园里,痛痛快快地骂上一顿。听我说东道西,她笑得前仰后合。

一想到‘浣熊’被黑塞骑在身下,我便放声大哭。风吹着脸,把涌出的泪一点点吹干。

我十一点左右回到家,安德烈斯已经走了,姑娘们在上学,只有切克感冒在家。

“不想上课,装病逃学。”我在他身边躺下,对他说。然后,我叫来大伙计阿乌森西奥,请他去找阿麦德夫人刚刚撵走的女佣。

“跟她说,请她来家里干活。她的事我知道,不用担心。”

第二天,鲁西娜抱着一纸箱衣服来到我家。她眼眸漆黑,脸色红润,寡言少语,不过倒是给切克讲了许多我压根没听过的故事,还给薇拉妮娅的洋娃娃做衣服,见我伤心时也给我做背部按摩,她成了所有人的保姆。

一天早晨,她肚里的孩子掉了出来,五个月大的死婴,没怎么折腾,她哭了一整天。我和阿乌森西奥、孩子们陪她把婴儿葬在了老家乡下,我们抬着白色的小棺材,走过没有围墙的小墓地。那是块公共墓地,墓室简陋。婴儿埋在树下,阿乌森

西奥刚把小棺材放进去，鲁西娜赶紧撒上一把土。

“这样会好一点。”她说。

薇拉妮娅唱起“哦！马利亚，我的圣母”，我们跟着她一起唱。

回来的车上，大伙儿都一言不发，鲁西娜开口对我们说：

“别伤心，我的孩子在天上，变成了一颗星星，不是吗？夫人。”

“没错，鲁西娜。”我说。

从那以后，玛丽露·阿麦德到处散布谣言，说我骗走了她的女佣，逼她堕胎，逼她做牛做马、替我照顾孩子。她一辈子都对我怀恨在心。

过了几天，我和切克晚饭后出门散步，我带他登上瓜达露佩山顶，去看启明星。

“妈妈，”他问我，“你相信鲁西娜的儿子上天变成了星星？”

“为什么这么问？”

“薇拉妮娅相信，可我知道这不是真的，鲁西娜的儿子在坑里。”

“在坑里？”

“没错，在坑里，就像爸爸昨天说的，给那个塞拉斯蒂诺挖个坑。”

“爸爸跟谁说的？”

“跟几个从马塔莫罗斯来看他的先生。”

“你听错了，爸爸怎么会说这种话？”

“他就是这么说的，妈妈。他总说，给这家伙挖个坑，意思是，让人杀了他。”

“天啊，孩子！你怎么想象力这么丰富！”我对他说，“你

以为杀人是游戏吗？”

“杀人不是游戏，是工作，爸爸说的。”

我的胃咕噜一声，米饭、肉、玉米饼、奶酪、薄饼全都吐了出来。切克看着我，不知如何是好，时不时地问上一句：“吐完了吗？妈妈。”最后终于吐出一个又黄又苦的东西，再没别的东西可吐。

“赛跑回家，好不好？”说完，我拔腿便往山下跑，速度快得像是成心要去跳崖。

“你疯了吗？妈妈。爸爸说得没错，你是个疯婆子。”儿子在身后大叫。

我们上气不接下气地回到家。薇拉妮娅拉着鲁西娜的手，站在门口。她长成了一个漂亮姑娘，大大的眼睛，薄薄的嘴唇，和我一样面色苍白，和我的姐妹一样淳朴天真。

“怎么这么晚？”她问。

“妈妈病了。”切克回答。

“什么病？”鲁西娜问。

“肚子不好，吃的全吐光了。”儿子回答，他五岁，疯狂的五年。

我们的孩子不能生活在云端。现实近在咫尺。我还是决定留下，为了他们留下，但无论如何，再不能只顾着将他们呵护在掌心。

大宅里，孩子们住一层，我们住一层。我们可以过自己的日子，不用看见他们。那天下午呕吐之后，我决定母爱时期告一段落。我要把孩子丢给鲁西娜，让她给他们洗澡穿衣、听他们提问、带他们祷告、教他们信神，哪怕去信瓜达露佩圣女。我当机立断，下午不再陪他们，不再去想下午茶吃什么，带他

们玩什么。一开始，我想他们。这么多年了，孩子们的生活和我的生活紧密相连，我爱他们，他们给我带来快乐。孩子们习惯闯进我的卧室，把它当作游戏室；习惯一大早把我叫醒，哪怕我一宿没睡；习惯玩我的项链，穿我的鞋，披我的大衣，融入我的生活。可从那晚起，我锁上了卧室门。他们早上敲门，我不理睬，下午则对他们说，爸爸希望楼下卧室保持安静，让他们别再来打扰。

他们渐渐习惯了，我也一样。

7

我打算着手了解安德烈斯在阿坦辛戈的生意。首先我得知切克口中的塞拉斯蒂诺就是罗拉的丈夫，他的死不过是一系列死亡的序曲。后来，我和黑塞的女儿们交上了朋友，尤其和海伦特别要好。她离婚了，有两个孩子，在鼓足勇气甩掉她的美国佬丈夫之前，曾屡遭虐待。

海伦回普埃布拉投靠父亲，可想而知，父亲不会白给她一分钱。他派她去阿坦辛戈工作，任务是监视那个名叫戈麦斯的管家，考察他是否手脚干净、办事忠诚。为了完成任务，她搬进了一栋空荡荡、一点也不舒服的房子，游泳池里的水冰冰凉凉，下午有几百只苍蝇围着飞。

我时不时去她家做做客，带孩子们去可怕的游泳池里游游泳，顺便跟她聊聊家常。

“这儿没几个男人。”她告诉我她最近在和一个普埃布拉男人交往。她执意要再婚，可我敢肯定谁也不想自找麻烦。美国女人偶尔玩玩还可以，天天奉陪没人愿意。她想结婚，想要一套塔拉维拉的餐具和一栋双坡屋顶的房子。可我不明白她干吗

非要双坡屋顶，每每谈起未来，她总觉得它必不可少。

一天，我们正在看孩子们游泳，喝着海伦特别爱做、永不离手的甘蔗酒兑柠檬汁，附近突然传来枪声。我穿着泳衣就往外跑，脚底板被房子周围的草和石头扎得生疼。切克套上我的凉鞋跟在后面。

“你给我回屋去！”我命令他，然后穿上凉鞋，跑到了甘蔗园。地上躺着一个死人。醉鬼干的，管家戈麦斯说。

一个女人坐在地上，慢悠悠地哭着，像要哭一辈子。

我走过去，问她死的是谁，她抬起头说：

“是我丈夫。您帮帮我，再待在这儿，他们也会把我杀了，那我的孩子谁来养？”

司机胡安跟了过来，我请他帮忙收尸，然后摆出州长夫人的表情看了看管家戈麦斯，通知他说：

“这个我带走。”

“听您吩咐。他老婆留下，对吗？”见我一把抱住那女人，他问。

“我也带走。”我回答。

我们走到海伦家，在那儿她道出了事情的原委，就好像我并非州长夫人。我抱着头听，一言不发。她说的事可怕极了，没法儿瞎编。

听她说完，海伦放下了甘蔗酒兑柠檬汁的杯子，用那种美国傻女人的口吻说道：

“卡蒂，我信她。这些男人全是浑蛋！居然还是咱们的亲人！”

“我要黑塞把‘浣熊’还给我。”安德烈斯上床睡觉时，我对他说。

“交易就是交易，卡蒂。你爸已经不跟阿麦德干了。”

“可你们杀了阿坦辛戈的农民。”

“你说什么？”安德烈斯问。

“就一个幸存者，她全告诉我了。今天下午，你们在甘蔗园杀了她丈夫，我全看见了。那个该死的美国佬用三千比索从德韦拉斯科手里买了那块地，两天前，黑塞的人和你的人开枪把保护这块地的人全给杀了。她丈夫把你们滥杀无辜的事告诉雇工，你们索性连他也杀掉。那女人告诉我，一共杀了五十多个，包括孩子。你让军队缴了他们的械，又派了一百名机枪手对准他们狂扫。人死不能复生，马你可以还我。大家都想捞点好处，我要我的马，否则，我就把真相捅给《先锋周报》的堂胡安。”

“你给我闭嘴。我就差这个，窝里反！州长夫人爆料给正义记者，你以为你是谁呀？”

“我要我的马。”说完，我搬去小客厅睡。

我在蓝色扶手椅上坐下。我有时下午会坐那儿小憩，如今，那些下午于我已遥不可及。安德烈斯干的缺德事，我每发现一件，过去便渐行渐远。我魂不守舍，思前想后，羞愧难当，惊恐万状，只想一走了之，心里明白从此再也没有宁静的下午，恶心和恐惧再也挥之不去。

那天晚上，我胆战心惊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抖抖索索地躺下，怎么也不敢闭眼。一闭眼，就看见倒在甘蔗地里的男人和掩面哭泣的女人的脸。

我终于睡着了，梦见孩子们满脸是血，我想擦，手帕上却喷出更多的血。鲁西娜敲门，我醒了，给她开门。她端进茶、奶油、糖和烤面包。

“将军让您一小时后下楼。”

“今天天气好吗？”我问她。

“挺好的，夫人。”

“孩子们去上学了？”

“正在吃早饭。”

“可怜的孩子，不是吗？露西^①。”

“怎么会呢？夫人，他们挺开心的。给您拿什么衣服？”

我跑步下楼，高喊着奔进马厩。它在那儿，额间一道白斑，身材俊朗。

“浣熊，浣熊，那个狗娘养的浑蛋美国佬怎么对你的？能原谅我吗？”

我摸它，亲它的脸、它的嘴、它的背。我骑上马背，飞奔到乌埃索蒂特拉的水磨坊边。我一路歌唱，想把死人唱跑。去的路上，死人还在我眼前晃荡；回来的路上，我就把他们彻底忘了。

中午，我陪安德烈斯参加新闻记者出席的午宴，一位为《先锋周报》撰稿的记者向他问起阿坦辛戈惨案。

“我对发生的一切深表难过。”安德烈斯说，“已责成检察官彻查此事，保证还大家一个公道。不过，我们决不允许强盗团伙假扮农民，以土地的名义，强占他人勤俭节约、踏实工作换

^①鲁西娜的昵称。

来的财富。革命没有错，我的政府是革命的产物，同样没错，谢谢各位。”

记者还想追问下去，老练的司仪及时把话筒抓在了手里：

“女士们，先生们，州长先生退场，请大家让出通道。”

听众起立往门口走。只见四个大汉抓起安德烈斯的手脚，把他凌空抬了出去，另外四个也如法炮制把我抬到街上，塞进了不同的汽车，绝尘而去。

“出什么事了？”我问自己车的司机。

“没事，夫人，我们在排练新式撤退。”他说。

安德烈斯去州政府办公室，我回家。

大孩子和他们的朋友在游戏室，玛尔塔跟我说过要请克里斯蒂娜来玩。克里斯蒂娜是玛尔塔的同学，帕特丽霞·伊芭拉的女儿；帕特丽霞是何塞·伊芭拉的姐姐；何塞·伊芭拉是我的前男友。

说我们是恋人，是因为我们曾经一起去拉罗萨吃冰激凌，曾经手牵手一起去和谐公园散步，还会在脸颊上亲一下算作吻别。有一天运气糟透了，他正亲我，他姐姐做完十二点弥撒出来，撞了个正着。他们对何塞说，我是个穷丫头，更是个疯丫头，根本配不上他，然后他爸支他去欧洲旅行。

他把一切原原本本地告诉我，仿佛我是他妈，无法责怪于他。

“这么说，他们不让你跟我好了？”我问他。

“你不知道我家里都是些什么人。”

“我也不想知道。”说完我拔腿就跑，气冲冲地从公园一口气跑回西二街的家。

“你怎么了？小姑娘。”妈妈问我。

“和富家少爷吵架了，没瞧见她那副脸色？”爸爸说。

“他怎么你了？”我们的痛，妈妈总是感同身受。

“无论他怎么你了，别睬他，”爸爸说，“甩掉算了。”

“已经甩了。”我对他说。

后来，这个傻瓜奉父母之命，娶了玛露·蓬斯为妻，组成了一个无聊透顶的小家庭，周日总在柱廊下闲逛。如今，这个傻瓜的外甥女天生丽质，成为玛尔塔的好友。

晚上，她妈妈来家里接她，安德烈斯正好也刚进门，便邀母女俩留下吃饭。饭桌上，他大献殷勤，问候她们家中男人的近况，还大聊斗牛士和政治家的趣闻轶事。

何塞的姐姐告辞前，跟我说：

“卡蒂，很高兴见到您，您还是那么优雅。”

“十年前您可不这么认为。”我回答。

“不明白您在说什么。”她的笑容有些勉强。安德烈斯跟她女儿咬了咬耳朵，姑娘一慌，帽子戴反了，做妈的看在眼里，心里直犯嘀咕。

三天没到，克里斯蒂娜就被带往哈拉帕附近的一处牧场，之后被安德烈斯霸占了一辈子，为他生了个女儿，要到一份遗产。她过得不坏，有马、狗、古玩为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到后来，连女婿也沾了她的光。

我一点儿也不生气，怎么会生气呢！伊芭拉一家至今抬不起头来。那些天，我一直幸灾乐祸。想到将军连玛尔塔的同学也抢，让她妈妈急得发疯，我窃笑；想到笃信天主的她成天进出教堂也无济于事，我大笑；想到克里斯蒂娜转眼间变成残花

败柳，再想到何塞、和谐公园和那个让我颜面尽失的吻，我感叹：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普埃布拉城大大小小的事确实都发生在柱廊下。埃斯皮诺萨就是在柱廊下遇的刺，从此丢下了他的电影生意。惨案发生前，玛格达莱娜·玛伊内斯总是穿着新衣在柱廊下散步，父亲的遇刺彻底改变了她的生活。她的情影仍历历在目：模特身材，衣着合体，花边一丝不皱。他们不是有钱人，派头却和有钱人没两样。埃斯皮诺萨和安德烈斯有生意往来，我们时常会面。安德烈斯和所有人似乎都有生意往来。

玛格达莱娜是埃斯皮诺萨学士的掌上明珠，父女俩每周末都去库埃纳瓦卡的热带雨林俱乐部散心。一次，我们在那里遇上了。马格达^①身穿印花真丝长裙，用两只发簪盘着头，吸吮柠檬汁的神态仿佛拒人于千里之外，有些性感。

我们来到俱乐部时，父女俩正坐在花园游泳池的桌边。看见我们，做父亲的便起身到一旁和安德烈斯说话，玛格达莱娜嘴上和我们聊着天有多热，眼睛却一直在密切注意父亲的表情。埃斯皮诺萨一眨眼就回来了，立马带上女儿离开。女儿顿时从不谙世事的少女变为气势汹汹的质问者，一路向父亲质询。如此转变颇为怪异，但怪事太多，在意不了那么些。回普埃布拉的车上，我问安德烈斯怎么招惹他们父女了，他叫我别掺和。于是，我渐渐把玛伊内斯一家给忘了。

几个月后，学士先生失踪了。一天晚上，他从柱廊下经过，

^①玛格达莱娜的昵称。

被人绑架。

马格达来家里找我，穿得漂漂亮亮，驼毛西服裙，灰色真丝衬衫。

“爸爸去看电影，三天没回家。”她对我说。

我想说，他恐怕有个情人，却怎么也说不出口，只是盯着手，似乎有罪的是我。

“您能行个好，帮我问问您丈夫吗？”她说。

“我很乐意，但估计没什么用。真在他手上，他也不会告诉我。”

“都说他听您的。”

“都说你和你父亲上床，是不是胡说八道，你自己清楚。”

“但愿关于您的评论不是胡说八道，夫人。”说完，她起身走了。

三天后，学士先生被剁成几段，装在篮子里，丢在自己家门口。

临近中午我才有所耳闻。我去发廊做头发，几位老太太也在，说得绘声绘色。发型师奥菲莉亚正给我装假辫子，问我效果如何，镜子里的我已泪流满面。她别完夹子，我一动不动。发廊里鸦雀无声，老太太们看着我，仿佛我手里握着一把刀。毛拉给我上指甲油，我盯着指甲，咬着嘴唇，想起学士先生——正如大家所说，他多么聪明，多么帅气！——使劲儿不让一滴，哪怕一滴泪落下。

我去玛伊内斯家，那儿人很多。寡妇坐着，年幼的孩子围在身边。她垂着眼，一动不动，似乎她也被一刀捅死了。

只有玛格达莱娜在棺材边，看着我进了门。我没过去，我

和她无话可说，只想来看看她，看看安德烈斯送来的花圈能不能进门。他总爱玩这一套，如果人因他而死，而且死了对他有利，他就会送去特大花圈，大到进不了灵堂的门。

我一边祈祷“万福马利亚”，一边读花束和花圈上的飘带，没有一条写着安德烈斯·阿斯森西奥偕家人献上。连祷时，我站起身，去看花圈是不是放在了外面，还没走到门口，就见两条大汉将安德烈斯专门在维多利亚中心铺位定做的花圈抬进门。

我走了，忽然想起在发廊能打听到人们如何议论，早上去做头发的女人肯定说了些什么。我又折回发廊。

那儿的消息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灵通。都说他死在安德烈斯手上，谁都这么想，可惜拿不出证据。不过，我还记得库埃纳瓦卡的争吵和玛格达莱娜求我的眼神。

回到家，我把自己关进小客厅，先啃掉指甲油，又啃掉指甲。我恨我的将军，不知该等他回来问个究竟，还是把自己关起来一辈子不见他。

他喜笑颜开地回到家，骑马回来的，拖着马刺。我听见他上楼，来到走廊尽头，站在客厅门前推门，见推不开，便大喊：

“不准把我关在门外，卡塔丽娜。这是我家，我爱上哪儿就上哪儿。把门打开，我可不想陪你疯。”

我不想把事情闹大，闹到人尽皆知，乖乖地把门打开。

“我知道你去过灵堂。”他说，“应该会发现这事跟我没关系。把这身衣服脱了，黑得像只乌鸦，让我看到你的大胸脯。我讨厌你把自己遮得严严实实，像个修女。好了，别羞羞答答的，

你还有什么难为情？”

他骑到我身上，我把腿夹紧，他身子一压，吊袜带的夹子深深地嵌进我的肉里。

“谁干的？”我问。

“不清楚，纯洁的灵魂往往容易树敌。”他说，“把这些破烂玩意脱了，跟你上床比跟个普埃布拉处女都费劲。赶紧脱了！”边说边用身体在我衣服上揉来揉去，可我依旧把腿夹得紧紧的，第一次把腿夹得紧紧的。

8

从见到费尔南多·阿里兹蒙蒂的那一刻起，我就很想和他上床。听他说话，我在想，我要咬他的耳朵，舔他的舌头，还要瞧瞧他膝盖后面有什么。

我的热望溢于言表，话比平常多，语速极快，成为聚会的焦点。安德烈斯发现后，立刻决定退席。

“夫人有些不适。”他说。

“可她看上去好得很。”有人说。

“化妆的缘故，刚才她还头痛！我先送她回家，再回来。”

“我挺好。”我说。

“你没必要掩饰，他们都是我朋友，能理解。”

他拉着我的胳膊，带我上车，扶我坐好，让司机去后面那辆，然后绕车身转上一圈，坐上驾驶座，发动，挥手向送客的人致意，缓缓加速，微笑一直保持到驶上另一条街。

“卡蒂，你也太明显了，简直欠揍。”

“你却掩饰得太好了，没错吧？”

“我没必要掩饰。我是男人，你是女人。女人要是疯到想和

任何让她心动的男人上床，就是婊子。”

到了家，他不慌不忙地下车，陪我走到门口，等伙计出门，确信连后面车上如影随形的跟班也看不见，便在我屁股上打了一下，把我推进门去。

我跑进家门，三步两步蹦上楼梯，没有像往常那样去孩子房间转一圈，直接上床。我钻进被窝，想着费尔南多，像吉卜赛女人那样抚摸自己，后来睡着了，睡了整整三天，其间只吃了一块莴苣、一块奶酪和两个煮鸡蛋。

“您怎么了，夫人？”鲁西娜问我。

“将军说我发情了，凉水也浇不灭，睡一个礼拜人会好些。”

一个礼拜后，我必须走出房间，发情也不能发太久。下楼吃早餐，安德烈斯会先跟我说什么呢？

他说：总统的私人秘书周二晚上来家里吃饭。谁是总统的私人秘书？费尔南多。衣冠楚楚、笑容可掬的阿里兹蒙蒂。

惊恐之下，我开始吃夹了果酱和黄油的面包，大口大口喝加奶和糖的红茶。阿里兹蒙蒂的到访让安德烈斯兴奋不已，随后就将是共和国总统本人的到访。他计划安排一个别开生面的总统欢迎仪式，让小学生在改革大道上挥舞小旗，房屋外墙上挂满条幅，官员们都从办公室窗户探出头来，鼓掌欢迎、抛撒彩纸。我得找个小女孩在街上给总统献花，再找位老太太送一封书，提个小小的要求，五分钟后兑现，让摄影记者留个影。埃斯皮诺萨和阿拉尔已经同意贡献出电影院外墙，挂上最大的条幅。普埃布拉必须为总统献上空前热烈、赏心悦目的欢迎仪式。后来，当年我们为迎接阿吉莱将军想出的主意统统成为惯例，

连最愚蠢的州长也照做不误。

发情期，我得做点事。我忙得特别起劲，像是有人给我发工资。只选一个小女孩送花不好，应该每街区选三个，到最后，共有五十名身穿普埃布拉土著服装的小女孩骑马来到中心广场。

在养老院，我找到了一个像从明信片上走下来的老太太，头发挽着，笑容如圣女般甜美。人生经历嘛，自然全在信中：又老又穷的军人妻子，丈夫因拒不参加阿吉莱斯·塞尔丹的刺杀阴谋被害，她为丈夫和自己感到自豪，为祖国牺牲那么多，有充足的理由向总统要架缝纫机。

我发动所有小学女教师，请学生用彩纸做花球，像美国拉拉队女孩那样拿在手上。我知道总统最爱听的歌曲是《瓜伊玛斯的小船》，曲调平缓，孩子们不用刻意调动情绪，随节奏挥舞花球、摇摆身体即可。花商们承诺，将把改革大道装扮成花的海洋，就像教堂那样，中心广场也会铺上绣有土著女子向总统张开手臂的花地毯。总统经过后，所有改革大道上的人将条幅和花朵收好，一起步行至中心广场。广场上早已聚满欢乐的人群，等候总统和安德烈斯坐敞篷车入场。阳台演讲后，众人齐唱《普埃布拉真棒！》和国歌。我把全州乐队悉数调来，组成了一支三百名乐师的大型乐队，每人发一件圣塔安娜印花布衣服，权作制服。

那天，总统的私人秘书是来和安德烈斯商量的，我们的计划让他大吃一惊。

我决定安排大伙儿在花园用餐，菜单和两周后接待总统的

一模一样，不过那天中午，一同进餐的只有安德烈斯、费尔南多和我。

我们搞得很正式，放了张圆桌，安德烈斯坐在费尔南多左手，把我安排在费尔南多右手。

汤一上桌，费尔南多便对我大加赞赏：才智、聪慧、优雅、谨慎、对国事政事的关注，尤为难得的是，厨艺堪比普埃布拉修道院的修女。

“恕我冒昧，将军，您夫人有一脸灿烂的笑容，成年人脸上见不到的。”费尔南多说。

“学士先生，蒙您赏识，荣幸之至。寒舍也是您的家，愿您住得愉快。”安德烈斯回答。

“但愿如此。”我把手放在了费尔南多腿上。

他一动不动，面不改色。

安德烈斯谈起哈里斯科暴动，对一名士官和一名士兵的死深表遗憾，对下令镇压农民暴动的州长大加赞赏。

“有些事是不能做的。”费尔南多说。

那时的我依然想什么就说什么，敢于发表个人见解：

“除了派军队镇压、杀死十二个印第安人，就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吗？他们杀你们一个，你们杀他们六个，到头来连为什么暴动都没弄清楚。”

“妇人之见！您刚夸过她聪明，她就开始多愁善感了。”安德烈斯说。

“将军，也许她说得没错，我们应该想想其他办法。”费尔南多把手放在我腿上，说。透过真丝长裙，我感觉到他的手，把十二个死去的农民忘得一干二净。后来，他把手挪开，开始

津津有味地吃饭。

我们成了朋友。我去墨西哥城，会以替安德烈斯捎口信或其他任何借口给他打电话，只想能听到他的声音，可能的话见上一面，再坐三小时的汽车一路念叨他的名字回来。

司机嗓子不错，我让他唱《人在远方，心系于你》，自己躺在黑色帕卡德的后座上一路听，一路思念。我从他最简单的句子里找出了好几层意思，几乎认为仅仅是碍于对将军的尊重，他其实已经遮遮掩掩地向我表白过了。我清楚地记得他跟我说过的每一句话，那句“希望不久再见”，无疑证明了我离开他痛苦，他离开我同样痛苦。他也在数日子过，希望能碰巧再见我一面。我想念他的唇，想念他见面、离别吻我手时我的怦然心动。一天，我再也按捺不住。一次奇怪的谈话后——既没谈政治和安德烈斯，也没谈普埃布拉和国家，谈的是爱情只有付出没有回报酿成的痛，而那痛就在他的眼里——他把我送到办公室门口。告别时，他想吻我的手，我却献上了唇。他没吻我，却给了我一个长长的拥抱。

那天晚上，可怜的司机唱了无数遍《人在远方，心系于你》，几乎可以斩获国际业余歌手大奖。罗曼史终有收获，我心里乐开了花。可就在当天，我从希望的巅峰落入绝望的谷底。安德烈斯在州政府等我，我先去裁缝那儿取总统到访时要穿的礼服，赶到州政府时夜色已浓，安德烈斯还在处理阿特里斯克工人预谋罢工的事。

我容光焕发地走进办公室，礼服不是拎进去的，是抱在手里当成舞伴跳进去的。

“卡蒂，你真美，干什么去了？”他见我进去，问道。

“买了三条裙子，在铁宫百货化了个妆，然后坐车一路唱回来。”

“你是去给费尔南多送信的，尽浪费时间！”

“这些都是见完费尔南多做的。”我说。

“同性恋不愧是灵感之源。”安德烈斯对他的私人秘书说，“女人就爱跟他们说话，天知道他们的魅力在哪儿。告诉你，刚认识那家伙的时候，我还吃过醋，还把卡塔丽娜关在家里。现在，他是唯一经过我批准的情人，这恋爱我喜欢。”

第二天，我去找裴帕，向她诉说我的不幸。她从不出门，我以为一定能够见到她，谁知她居然不在。她丈夫原本好吃醋，又一直没孩子，于是乎变本加厉地吃醋，成天把老婆关在家里。有个下午，裴帕出门两小时，她丈夫举着十字架逼她下跪道歉，发誓没做任何对不起他的事。

裴帕只好在家里找事做，把家布置成金笼子，每个角落都费尽心机。庭院里到处都养了鸟；为椅子扶手、桌子中央、玻璃橱、碗橱织了无数块台布；做菜一律用橄榄油，包括煮菜豆；丈夫吃任何东西她都亲手做，外人会以为她沐浴在爱河里；整日里擦古玩、浇花，仿佛世界就只有这么大，还不许我们质疑。莫妮卡实话实说，说她完全生活在十九世纪的三十年代，她丈夫简直让人无法忍受，应该一脚踹掉，至少，她想上街时就应该能够上街。她轻轻捂住莫妮卡的嘴，问她要不要核桃饼干和茶。

“你疯了，”莫妮卡说，“不是吗？卡塔丽娜。”

“论疯，她还比不上我。”我回答。

丈夫病倒后，莫妮卡只好出去工作。她开了家童装店，慢慢发展成童装厂。

“哟，敢情唯一有个正常丈夫的人是我。”她笑着说。

花园里，蓝花楹树的紫色花簇下有张铁凳，我在那儿坐下。女佣戴着帽子、系着围裙，给我端来一杯柠檬汁，说女主人十二点半会准时到家。我没听明白，不过，就差十五分钟，我决定等。

房里的古董钟响了一下，敲半点，裴帕准时进门，穿过庭院走入花园，来到我身边。

她还是老样子，不施脂粉，扎着一根辫子，走路的姿势像个孩子，可眼神有些异样，面露微笑，嘴唇上也有了光彩。

“看起来，你有个情人。”我说完傻笑。

“没错。”她在我身边坐下，脸色之白，后来我再也没见过。

他们每天早上见面，十点半到十二点半，在维多利亚市场北边以库房的名义租了间小屋。他是谁？是丈夫唯一允许她聊上几句的男人，是每次小产后给她看病的医生——她小产过三次。医生长得很帅，是普埃布拉最有名的产科大夫，全城一半的女人都想和他有一段罗曼史，有些女人想方设法找他看病，比参加红十字会舞会还积极。而他看上了裴帕，难度最高的一个。

“我们在床上欲仙欲死。”她舒展开明媚的笑靥，重温她的高潮。如今她生活美满，我做梦也没想到她会有这一天。

“你丈夫呢？”我问她。

“没发现，他觉得看病和偷情扯不到一块儿去。你怎么样？”

“还那样。”我回答。

我能跟她说什么？我和阿里兹蒙蒂这段愚蠢的罗曼史，说给可怜的、被幽禁的女人听听还行。这个生活得飘飘欲仙的女人，我可不能用俗事扫了她的兴。她的幸福让我艳羡，我吻了她一下，就此告别。

9

我怎么也弄不明白费托^①怎么会当上国防部部长，之前也弄不明白他怎么会当上国防部副部长。安德烈斯请他做婚礼证人那会儿，他怎么会就已经是某部门的头头了？

墨西哥城家家户户的墙上都张贴出胡安·德拉托雷将军签署的几份宣言，暗示要推举罗道尔夫·坎波斯为共和国总统时，安德烈斯也吃了一惊。

我想，罗道尔夫本人也吃了一惊，他很快声明这是个拙劣的阴谋，他全心全意为阿吉莱将军效劳，别无他求。

我信了他的话。一个连自己老婆都不尊重他的可怜虫怎么会有所求？看上去那么正经的老婆，新婚八天便和费托团里的军医私奔，而费托当年是团里的出纳。一天早上，她连声招呼都没打，说走就走。要不是有人把谣言传到了他耳朵，天晓得这位丈夫什么时候才会知情！不久前，和罗道尔夫一个团的老人说，费托得到消息时正和将军在一起，他当场痛哭，诉说自

^①罗道尔夫的昵称。

己的不幸。

“好吧，士官。”将军说，“派你带一队人，把他们抓回来，好好教训一顿。”

“将军，别这样。”费托说，“我只要您派一名调解法官，把他们给劝回来。”

将军派法官过去，把他们劝了回来。索菲下马，罗道尔夫哭倒在她脚边，问她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她要弃他而去。他祈求索菲的原谅，在众目睽睽之下吻她的脚踝。而她双手叉腰，连头也不低。

索菲亚向来高傲，据说有时也颇动人，我不信。丈夫从这个官做到那个官，她倒是由风骚转为虔诚。是否勾搭上了神父，不得而知，从表情上什么也看不出来。

罗道尔夫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那天，正值蒂龙·鲍尔^①到访。那天，我永世不忘。

我陪莫妮卡去机场，安德烈斯希望我顺便去索菲家做个礼节性的拜访。莫妮卡梦想在舷梯边迎接蒂龙·鲍尔，到了机场，发现不计其数的女人都打着同样的主意。

莫妮卡的丈夫病了好久，她整天做衣服、做生意，感情压抑了多年。见到蒂龙·鲍尔的那一刹那，她激情迸发，如狼似虎，急不可耐，把我扔在机场服务台附近，拳打脚踢地挤进了人群。

两分钟后，她扑到了可怜的蒂龙·鲍尔身上：

“蒂龙，我看过你所有的电影。”她冲他喊。她比其他女人先到，居然亲了蒂龙一口。他报以机械呆板、精心设计的微笑，

^①蒂龙·鲍尔（Tyrone Power，1914－1958），20世纪30－40年代好莱坞著名影星。

之后就再也没笑出来，被消防员和警察带出了机场。女人们抢走了他的外衣，衬衫上连一颗扣子也没剩下。消防员把他抬出机场时，我见他毛发直竖，还少了一只鞋。

莫妮卡心满意足的表情，看着真让人高兴。我没见过几个人这么容易就能满足。

我们从机场直接去索菲家。索菲打扮得妥妥当当，让我感觉非常奇怪。平时中午一点，她还穿着睡袍，趿着拖鞋。而那天，她穿着深色长裙，别着发卡，发型和脸型非常相配。当然，没法要求她十全十美，莫妮卡说索菲胸口的大钻石别针不是白天戴的，我觉得她有些吹毛求疵。

索菲坐在路易十五风格的客厅扶手椅上，让几位摄影师拍照。

摄影师告退后，我觉得自己应该向她道贺，可又不明所以。我向身边经过的最后一位摄影师打听，他说塔瓦斯科州州长马丁·仙富埃戈斯和其他好几个州的州长共同签署协议，支持罗道尔夫·坎坡斯将军为总统候选人。

索菲神采奕奕，给我们看刚从美国运到的印着罗道尔夫肖像的纽扣，还说全国各地刚刚成立了不少支持坎坡斯将军的委员会。

我估摸着，安德烈斯早已心知肚明，不挑明就派我去索菲家，是不希望我拒绝拜访准第一夫人。我心里气他，脸上却带着恬静的微笑。听索菲说完，我甚至向她道贺，还说安德烈斯因地方公务缠身，无法第一时间扑向大哥的怀抱，便由我代为祝福，请她接受。随后，我说想趁天亮赶回普埃布拉，就此告辞。

“这么说，这个讨厌鬼要领导我们六年。”莫妮卡在门口说，“太可怕了！我宁愿接受土著政权。”

我们去坦皮科吃饭。莫妮卡向所有的邻桌男士眉目传情，饭快吃完时，侍应生拿来一瓶香槟——我们没点香槟——说账已经有人付过了，还递给我们两支玫瑰和一张卡片。卡片上写着：“请接受我们最真诚的敬意。马特奥·珀丹和弗朗西斯科·巴尔德拉斯。”

巴尔德拉斯是农业部部长，在我家吃过好几次饭。我用目光寻觅，他就在不远处，坐一张两人桌，同桌那个鹰钩鼻、凹眼睛的男人，想必便是马特奥·珀丹，安德烈斯恨之人骨的新闻记者。

“你说右边那位也想当总统？”莫妮卡问，“对不起，亲爱的，但愿他能当上。”

两个男人来我们这桌聊天。马特奥·珀丹谈起安德烈斯的大哥坎坡斯，言辞刻薄，口无遮拦，似乎我是多洛雷斯·德尔里奥^①，是任何人，唯独不是安德烈斯·阿斯森西奥夫人。巴尔德拉斯对莫妮卡印象极好，要了她的地址和其他信息。

我们大约七点离开餐厅，深更半夜才回到普埃布拉。莫妮卡的丈夫差点忘了自己瘫痪的事实，想从轮椅里跳起来揍她，而我的丈夫对一切了如指掌，包括我喜欢珀丹那双大手。

“谁批准你出去找男人的？”十二点左右，我唱着歌进卧室，他问。

^①多洛雷斯·德尔里奥（Dolores del Río，1905—1983），墨西哥著名女影星。

“我批准我自己的。”我一本正经地对他说。他大喊大叫，我忍住笑意，换完睡衣后又说：

“别激动。你这么肯定胖子能当上总统？你呀，多拜几个山头，多烧几炷香，少派保镖盯我，花这个钱不值。怎么说我都站你这一边，你心里清楚。”

第二年年初，罗道尔夫参选总统已不可避免，纳尔瓦埃兹将军被杀后更是如此。安德烈斯说纳尔瓦埃兹太傻太蠢，死了活该，除了他，谁会想到拿枪杆子对抗政府？

身为国防部长的罗道尔夫调整政策，命士兵宽大俘虏，并接受部分武装叛军的投诚，又宣布辞去职务，免得被人说利用职权网罗党羽。

“这浑蛋疯了，”安德烈斯说，“他会被夹在中间，里外不是人。”

那时候，他已经觉得大哥不适合当总统，甚至开始庆幸我对巴尔德拉斯客客气气，还想请他和莫妮卡一起来家里吃饭。我们还请了弗洛雷斯·普列戈，内阁成员轮番请了个遍，可罗道尔夫参选已成定势。二十四名州长汇聚维拉克鲁斯，对他表示支持，安德烈斯只好也去，恨得百爪挠心还得去，出门祝贺大哥，进门就臭骂大哥。马丁·仙富埃戈斯算是一辈子被他恨上了，居然先他一步表明立场，事先不商量，等生米煮成熟饭才开口。最过分的是，罗道尔夫居然把仙富埃戈斯当朋友，过去事事都找安德烈斯商量，现在却对他不闻不问。

直到国家重建革命委员会力挺布拉沃将军参选总统，费托才想起还有一位智多星老弟，赶到普埃布拉和他面谈。

与此同时，福尔亨西奥·巴蒂斯塔^①上校刚刚在古巴执政，途径普埃布拉，和罗道尔夫一起登门共进早餐。

“你知道这位古巴民主制度的英雄什么时候会下台吗？”他们走后，安德烈斯问我，“永远不会。不发生武装暴动，这家伙一定在位四十年。”

我跟他开玩笑，说他也想在墨西哥执政四十年。

“我当然想，”他说，“这样的话，我那个傻大哥费托和他朋友仙富埃戈斯就谁也登不上神鹰宝座^②。与其每六年闹一次，还不如让我万古长青，做最牛的总统。”

他这么说，是想吓唬吓唬支持他大哥的那些人。一天下午，他们一起玩多米诺骨牌。安德烈斯大骂大哥是笨蛋，说他一定当不成总统。三天后，州长们会面，为坎波斯竞选造势。安德烈斯没参加雷希斯电影院的州长集会，反而出席了巴尔德拉斯的媒体酒会。巴尔德拉斯认为州长们定会舞弊，大选不可能民主。

几天后，墨西哥劳工联盟决定支持费托。在墨西哥城斗牛场举行的全国农民大会上，农民们也挥舞着木铃和帽子，高喊“坎波斯万岁”。

我们回到普埃布拉，安德烈斯垂头丧气，像只斗败了的公鸡。我不跟他说话，只听他一个劲地诅咒埋怨。一天早上，翻完《先锋周报》，他心情大好，吹着口哨出门。我不明白他开心什么，

①福尔亨西奥·巴蒂斯塔（Fulgencio Batista, 1901—1973），古巴军人，在美国的支持下于1940—1959年间任古巴总统。

②指墨西哥总统一职，墨西哥深受阿兹特克古文明影响，神鹰图腾标志随处可见。

万分好奇地拿起报纸，只见连篇累牍的指控，说他大哥和他狼狈为奸，说呼声如此之高的候选总统和普埃布拉州州长沆瀣一气，竟联手在阿坦辛戈和阿特里斯克逞凶。说罗道尔夫在黑塞的甘蔗园——过去是村社——附近置房产，和安德烈斯一起串通黑塞，携款出境，在美国佬的银行有价值六百多万比索的美元存款，还说应按问责制追究公务员的法律责任，居然提名强盗为总统候选人，普埃布拉州州长多桩命案在身，令人敢怒不敢言，坎波斯也是同谋。

不久，《先锋周报》称社长堂胡安·索里亚诺失踪，以舆论造势要求政府尽快将人找回。几天后，社长尸体被发现抛在了圣马丁附近的珀罗斯特拉庄园。墨西哥的所有报纸都提出抗议，宣称阿斯森西奥州长是杀人凶手。我出席了法国精益求精报社特派记者的专访，安德烈斯说已向共和国参议院提请接手此案，定将凶手绳之以法。

接下来那个周末，罗道尔夫出现在我们位于普埃布拉的家。我坐在院子里，正对着门，见他慢悠悠地晃进来。

“你好，弟妹。”他亲切地吻了我一下，问，“老弟呢？”

我陪他走到花园尽头，安德烈斯在游戏室和奥克塔维奥打台球，他赢了。马尔塞拉在一旁挪挂在电线上的珠子，负责记分。她和哥哥串通好，故意输给安德烈斯，这是公开的秘密。

“老弟。”罗道尔夫在门口叫他，语气从未如此坚定。

“大哥。”安德烈斯边说边往门口走，两人拥抱在一起。

“现在怎么办？”那天下午送走罗道尔夫，我问安德烈斯。

“一起做总统。”他回答。

还记得那年剩下来的日子和后面一年，我似乎落进旋涡。安德烈斯任命我为全权代表，我整日埋首于会议、集会、公民活动和其他事务，厌烦之极。

我在拉斯洛玛斯买了房子，有时就我一个人住。安德烈斯和孩子们周一至周五都住在普埃布拉，周末也只有奥克塔维奥和马尔塞拉过来陪我。

“卡蒂，我们能把房里两张小床换成一张大床吗？”一天，马尔塞拉问我。

我说当然可以。从那以后，他们俩只睡一张床，直到现在。

他们的爹原本执意要让马尔塞拉出嫁。奥克塔维奥总来求我，让我把求婚者贬得一钱不值，这种事做多了，有一天安德烈斯问我：

“你也认为他们俩天生一对？”他哈哈大笑。

党代表大会召开，费托正式成为总统候选人。竞选巡游，瓜达拉哈拉是第一站。费托在公园演讲，捍卫家庭观念，规劝子女尊敬父母，口气不像总统候选人，倒像个牧师。夸夸其谈得过了头，马尔塞拉、奥克塔维奥和我便碰碰胳膊挤挤眼，我很感激他们陪我出来。除了给我做个伴，还让我逃过胖子的欲火中烧。参谋部借他的那队士兵俨然已经当他是总统，会突然半夜三更奉命前来接我，弄得我不知该如何是好。我对费托一点感觉也没有，他就是当全球总统，我也不要他碰。

一次，他大下午的派人叫我，给我看几乎刊登在所有日报上的他和安德烈斯的生平，由布拉沃派撰写。先说费托做过邮差，

又说两人都在要塞待过，还披露了黑塞给美国政府写的一封信，信上说要维护美国在普埃布拉斯的任何利益，“阿斯森西奥和坎坡斯两兄弟”可以指望，最后是一份短得可怜的家庭成员遇害清单。

“别伤心，”我对他说，“安德烈斯从来不怕竞选对手翻他家底。不管怎么说，你赢定了，不是吗？”

“希望你能陪我观看群众游行。”他低头回答。第二天他派人来我家，司机交给我一束花，卡片上写着：“五一节赐我好运。”

五一劳动节，我们在马德罗街墨西哥劳工联盟的阳台上观看了群众游行。瘦小的阿尔瓦罗·科尔德拉一直站在费托身旁，矮胖的费托表情依旧，似笑非笑的，还把脸遮得严严实实。原本一切正常，没想到铁路工人走过来，高喊着“布拉沃万岁”，朝阳台扔烂橙子。我以为罗道尔夫定会哭丧个脸，谁知他原本乏味的脸更显庄重，依然似笑非笑，坚定不移地站在科尔德拉身旁。

我穿的是浅色纱裙，一只橙子突然在上面砸开了花。既然罗道尔夫岿然不动，我自然也应该保持微笑，一动不动。于是乎，我便这样做了。游行结束后，费托问科尔德拉是否认为我的镇定堪比英明睿智的王后，科尔德拉镇定自若地回答说确实如此。

“索菲亚绝对受不了这个，安德烈斯太会挑老婆了！”费托说，“身为女人，你既有胆识又有头脑。”坐车回家的路上，他还在说。车到我家，他送我到门口，吻了我的手和脏裙子。

“难不成演说辞都是他自己写的？”上楼回房的路上，我问自己。说话那么做作，完全可以自己写演说辞。

安德烈斯下午打电话来，说谢谢我，就我的光荣事迹续写了后半篇演说辞。

“你是个呱呱叫的女人，学得不赖，能搞政治，就这样，帮我稳住胖子。”他说。

我想象他此刻正坐在书桌旁，文件堆了一桌，从来不看。我几乎看得见他的嘴，哈哈大笑，流露着谢意。他身上有些地方我依然喜欢。

“你什么时候过来？”我问。

“明天还是你过来吧，阿吉莱将军五号到。”

我去了。欢迎仪式圆满成功。几千名身着传统服饰的儿童从我们面前走过，色彩斑斓，艳丽夺目。阿吉莱向安德烈斯表示感谢，堂娜露佩和我去了孤儿院，捐赠了六个月的早餐。随后，我们乘车去了山区，安德烈斯召集了一批印第安人向总统提要求，我们听了一下午。八点，我带堂娜露佩离开，权用牛奶咖啡和甜面包当作晚餐。十一点回去，她丈夫还在听。安德烈斯坐在一边，不动声色，舒舒服服地抽他的雪茄。堂娜露佩和我先去睡了，我的将军凌晨四点才踏进卧室。

“累不死的王八蛋。”他发着牢骚，钻进被窝，一把把我抱住，“我都快忘了你的好了。”他说。

“你有那么多女人呢！”我回他。

“别瞎说，卡蒂。你是个聪明人，最好别提这些。”

“即将卸任的总统心里是什么滋味？”我说，“可怜的阿吉莱将军。”

“我不是说过嘛，你棒极了！”他回答。

芭比比我小一点，我认识她的时候，她嫁给了一个薄脸皮的医生。病人问他诊费多少，他总是不好意思地说，您看着给。他是个好医生，治得好孩子的消化不良和感冒，不让妈妈担心。一次，薇拉妮娅被糖果卡着了，脸色青紫，我以为孩子会死，飞奔着去找他。想到将军将要冲着我咆哮，说我没看好孩子，送了孩子的命，我浑身直哆嗦。

踏进北三街的诊所，孩子的脸色依然青紫，但我整个人松了一口气。医生平静地跟我打招呼，给孩子喝热甘菊汤，然后静等糖果溶化，孩子呼吸顺畅。忽然，薇拉妮娅咳嗽一声，脸色由青转白，我哭了，抱着医生就亲。正在这时，芭比走进办公室。

“他救了我女儿。”我为自己辩解，尽管不清楚她是谁。

“他是干这行的。”她不动声色地回答。

“这位是阿斯森西奥将军夫人。”医生向芭比介绍。

“做将军夫人感觉如何？”她就算跟我打了招呼。

我耸耸肩，与她相视而笑，医生反倒大惑不解。

那天以后，我很久没见到她。有时我们在街边相遇，先互相问问丈夫如何，她夸我的好，我夸她的棒；再互相问问孩子如何，她说她的淘，我说我的野。之后吻别，贴面吻，彼此擦擦面颊，把吻跌落在空气里。

多年以后她告诉我，那些相遇让她也有了大人物的感觉。

一天，她丈夫安然过世，正如他的为人，一声不吭；正如他的为人，一毛钱也没留下。我去灵堂，一来是为了感谢他治好了孩子们身上的淤青；二来普埃布拉人为了打发时间，会出席所有的葬礼、婚礼、洗礼和第一次领圣餐仪式。

芭比牵着儿子的手，我把钱塞在信封里，拥抱过后交给她。

“这是我欠你丈夫的。”我像个慈善家，自我陶醉。

“你总是这么周到，卡塔丽娜。”她对我说。

她没哭。穿着丧服的她，很美很美，明眸善睐，青春洋溢。她那么漂亮，不会甘心任由容颜憔悴，整日牵着孩子在普埃布拉街头散步，等孩子大了，再终日典当，愁出一脸皱纹，为孩子筹学费。她后来去了墨西哥城，投奔在戈麦斯·索托将军的报社里任职的兄弟。

在戈麦斯·索托家里，我又见到了她。他们住的房子和我们的一般大，都是那种离谱的大。芭比在花园里，穿着袒胸露背的蓝裙子，笑容满面。

“你很美。”我说。

“我没那么穷了。”她回答。

“祝贺你。”话刚出口，我想起了妈妈。见别人发了财，又不想过问钱从何处来时，她总会说这句话。

我们在撒满梔子花、漂满蜡烛的游泳池前坐下。

“看上去好美，不是吗？”她问我。

“美极了。”我说。我们谈起了所有美丽的事物，谈她怎么从边界那边搞来长筒袜，谈她多么喜欢独立天使像^①，她还问我接受已婚男人的花合不合适。我笑了，这问题问的，应该让她去问安德烈斯的其他女人。她们从他手中接过车钥匙——车作为礼物被包好，就停在家门口。

“妮可婶婶说，结婚前，男人的一支花都不能要。你不会听妮可婶婶的吧？”我问她。

我们从那儿聊起，一直聊到戈麦斯·索托将军请她做这栋房子的女主人。

“只做这栋房子的女主人？”我问她。

“其他房子里住着他的老婆孩子，只有这栋他们还没占过去。”她回答。

戈麦斯将军夫人是个名副其实的糟老婆子，年龄和丈夫相仿，四十五岁，长年随军东征西讨，面容沧桑。他们养了九个孩子，都大了，有的还成了家。她是靠丈夫发的迹，对生活原本要求不高。我了解这些将军，戈麦斯·索托不会公然休了元配娶芭比。

“跟他说行，房子记在你名下。”我给她出主意。

“这恐怕不成，卡蒂，我不敢。他对我这么好，给我这么多东西。”说完她脸红了。

“他给你的全是剩的，”我说，“亲爱的，全是剩的！他一点

^①墨西哥城标志性建筑之一，位于改革大道中央，用来纪念墨西哥独立战争中的英雄。

儿也不心疼。他帮你装饰游泳池，偏不肯把游泳池记在你名下，真是笑话！你就这么贱，做他的姘头？”

“先做着，后面再慢慢赚回来。”她用十五岁少女的声音回答。

一个月后，她来普埃布拉看我，一脸幸福地从车上走下来——车和我的一般大——没带孩子，三月天穿着皮大衣。我又说了许多索托将军的坏话，说他和索里亚诺的死也有关系。索里亚诺的死不仅对安德烈斯有利，对他也有好处。他后来买下报社，将之并入了名下的连锁财团。芭比听不进去。

我们站在露台上，俯瞰脚下的城市，十几座教堂的穹顶熠熠生光。我爱站在那儿看风景，普埃布拉的街道尽收眼底，喜爱的房屋几乎触手可及。

“无依无靠的日子我过够了，卡塔丽娜。做个穷寡妇可真惨，谁都想占你的便宜，谁又都不想让你占便宜。还是将军大方，瞧他送我的车，瞧他给我雇的佣人。他说要带我去欧洲，爱买什么买什么，还要一块儿去看戏。窝在这儿，什么世面也见不到；窝在美洲制片公司的打字机前，看玛利亚·菲利克斯^①盛装走过，我已年老色衰，她却依旧光彩照人。不，卡塔丽娜，别劝我了，劝也没用。”

“没错，”我说，“我就是个反面典型，我都不抱怨，你干吗要抱怨？当然，当时的我无从比较，也无从选择，还不知道有哪个普通丈夫是玩不了字母游戏的。有时候我想，还不如找个

^①玛利亚·菲利克斯（María Félix，1914—2002），墨西哥著名演员，墨西哥电影黄金时代的代表人物之一。

医生丈夫，起码能知道孩子啥时候会生咽峡炎。可也许，烦还是一样烦，还没大衣可穿。干吗不嫁给你姐夫他哥？他人挺好，长得也帅。”我问她。

“他结婚了，也是个爱占人便宜的主儿，满大街都是，不稀奇。”

我们成了朋友。后来，她终于还是和戈麦斯·索托同居了。将军对她很好，汽车带茶色玻璃，房子带游泳池和花园，可旅行承诺一直没兑现，连出门买件衣服都不准。衣服、鞋子、帽子，全部从巴黎运来，送货上门，似乎可怜的女人在自家走廊散步也需要戴网眼帽。花园里搭了个台子，经常请人来家中表演，邀上一大帮人，连清教徒索菲也陪丈夫去了一次。他们需要戈麦斯·索托的报纸做宣传，费托打算对他以礼相待。

“别担心，”开车去芭比家的路上，安德烈斯对费托说，“戈麦斯·索托知道该和谁打交道，他不是忘恩负义的人！当初买新机器，钱还是问我借的。”

“动用了州政府的钱？”罗道尔夫像个傻瓜似的问。

“那当然，大哥。国家也有名有姓，欠债就是欠债，他知道欠咱们的。不管怎么说，来还是该来，他们家的聚会挺有意思，是不是，卡蒂？”

“没错。”我边说边看索菲，她怒气冲冲，嘴撅得老高。

“我可不想去受一个情妇的气。”她说。

“会受她什么气？她脾气好得很！”费托问她，索菲终于不再撅嘴。

芭比迎接的我们。三个月没见，她一直没来普埃布拉，原因明摆在那儿，将军不可避免地弄大了她的肚子。

她怀孕后不难看，穿着宽大的长裙，像个希腊女神。胳膊粗了点，脸反倒年轻了。

“早提醒过你：床上高兴，肚里遭罪。”我对她说。

“别说了，我都快吓死了，这孩子千万别长出那个人的鼻子。”

“什么鼻子，还有那些手段。搞不懂我们怎么敢为他们繁衍后代。”

“也不一定有其父必有其子。”芭比摸着肚子说，“瞧，人家贝多芬的爸爸是酒鬼，妈妈是疯子。”

“谁跟你说的？”

“不记得了，可听上去舒服点，不是吗？”

“你还有个儿子呢，他好不好？”

“挺好的。欧迪^①希望他能出国念书，他现在正在费城一家不错的寄宿学校上学。”

“九岁的孩子上寄宿学校？”

“他可乐意了，是所军事化学校，贵得离谱，发了三套不同的军装，学校里还有几个漂亮的足球场。他太黏我了，得学着去跟其他孩子相处。”

“你这么想还是戈麦斯·索托这么想？”

“我们俩都这么想。”

“真叫绝配！关键问题上意见如此一致。”我抱了抱她，说。

“那你让我怎么办？”她问我。

“我让你别把我当傻子。儿子的幸福生活讲给索菲听去，你要是愿意，我还能帮你添枝加叶。可对着我，你完全可以哭，

^①戈麦斯的昵称。

还是说，你不想哭？”

“没错，我不想为这个哭。有时候我也哭，哭肚子大了，哭出不了门。”

“肚子大了真可怕，是不是？”

“太可怕了！不知道谁编出怀孕的女人最幸福、最美丽这种话。”

“肯定是男人，可如今女人还会摆出心满意足的表情。”

“那该摆出什么表情？”

“愤怒的表情！两次怀孕让我怒不可遏。什么生命奇迹，简直是生命噩梦！院子里满树的欧查果，我怀着薇拉妮娅，挺着六个月的大肚子，不能上树去摘，真该让你看看我当时怎么号啕大哭、痛恨自己的！每年我都是摘欧查果的冠军，能比兄弟姐妹们多摘三篮。我去父母家，猛然间看见他们爬在树上，没有对手，你追我赶。‘瞧，女儿，你这么爱玩的人，这次赶不上了吧！’爸爸对我说。于是我就哭啊哭，怎么也止不住。”

“你骗人，我没见你哭过。”

“那是因为你半夜三更不在我家。白天哭可不行，我好歹是州第一夫人。”

我们从大门口沿着花园慢慢往里走，费托、安德烈斯和索菲走在前面，在房门口受到了戈麦斯·索托将军的热烈欢迎，互相拥抱握手。男人们很滑稽，不能像女人那样互相亲吻，说说知心话，也不能去摸大肚子，只好闹哄哄地拥抱、大笑。不知他们在说什么笑话，把索菲晾在一边。我们只好停下闲话，叫她一块儿聊天。

“您怀了孩子，看上去真美。”索菲说，“五官线条都变柔和了。”

“那是胖的。”芭比说。

“没错，有些事儿一点办法没有。又要孩子，又要苗条，怎么可能？母性有滋养作用，我没见过哪个女人怀了孩子会变丑。”

“我倒是见过不少。”我提醒索菲。第一次怀孕后，她变得奇丑无比。肚子鼓得像屁股，胸部鼓得像大象的奶子，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可怜的女人，让人不忍心看。就要做总统夫人了，还一个劲地吃。

“你见过不少？你见谁怀了孩子变丑的？”

“不少。索菲，你不会叫我指名道姓吧！”

“你分明不想告诉我。”

“行，你想听，我就说给你听，什么所有孕妇都美极了，这话我不信。我从没像怀孕时那么丑过。”

“你那时候不丑！现在倒是太瘦了点。夫人，您感觉如何？”她问芭比。

“感觉很好，”芭比说，“我在做运动，据说对胎儿有好处。”

“啊？这怎么可能对胎儿有好处？您累着孩子了！怀孕阶段应该多休息。您不希望像卡塔丽娜生儿子那样早产吧？”

“我可不是因为运动早的产，是我子宫不再接受孩子了。”我说。

“说什么疯话！从什么时候起子宫不接受孩子了？你就是骑马骑的。”

“医生同意我骑马。”

“那是，那个多萨尔医生疯了，什么都同意。你生完切克那会儿，我听他说四十天后你就可以不用再喝玉米汤和鸡汤时，我就知道他疯了。他就是个疯子，毫不负责任，不过当然，他

绝对不会拿自己孩子的命开玩笑。要不，他就是个同性恋。同性恋讨厌女人和孩子。他一定是个同性恋。”

“堂娜索菲，您觉得我游泳池里的花如何？”芭比问得正是时候。

“哎呀！太美了！就在这附近种的？我没看见。”

“欧迪龙^①让人每周从弗沃廷运来的。”

“多细心的男人啊！”索菲说，“这种男人可不多了。弗沃廷到这儿几个钟头路程？”

“七个钟头。”我回答，“我们都疯了。”

“卡塔丽娜，说什么呢？别眼红。”

“眼红的可不是我。话说回来，从弗沃廷运花到这儿真够疯狂的。很明显，将军爱她爱得发疯。”我说。

“那倒是。”索菲回答。她一浪漫起来，就抬高胸脯，呼吸也开始急促，好像希望有人拉她上床。

我们去客厅落座，那里就像美国的宾馆大堂，铺着地毯，宽敞无比。怪不得请这么多客人，地方大，人少，人就像大锅里的小豌豆。

出席芭比和索托将军宴会的人不计其数，报社周年庆，想第二天上报纸的人全去了。芭比并不擅长筹备宴会，从几个冒牌的法国小姐那儿高价订来的菜无论如何不够吃。幸好有进口葡萄酒，刚喝半杯，服务生马上替你斟满。吃得少，喝得多，宴会以蔚为壮观的醉酒场面告终。男士们先是面红耳赤，笑容可掬，接着便滔滔不绝，最后要不变得傻乎乎，要不变得凶巴巴。

^①戈麦斯的另一昵称。

戈麦斯·索托将军出尽洋相，他老喝过头，刚喝那会儿还挺讨人喜欢，虽说有些前言不搭后语，脑子还算好使。不幸的是，这种局面没维持多久。不一会儿，他开始惹是生非。

“您怎么会是罗圈腿？”他问洛佩斯·米兰达上校夫人，“不至于是床上折腾出来的吧？米兰达上校真带劲，瞧他把夫人的腿折腾成这样！”

没人比他笑得更开心，而除了洛佩斯·米兰达和他的罗圈腿夫人，倒也没有人中途退场。说完罗圈腿，又说自己爹，说谁也没他爹对墨西哥贡献大，可社会对他爹的承认比对谁的都少。

“没错，我爹是波菲里奥·迪亚斯分子，狗娘养的，那又怎么样？那年头没得选。多亏我爹，墨西哥才有了铁路。有了铁路，墨西哥革命才会成功。狗娘养的，难道不是？”他跳上桌子嚷道。

“他一周醉几次？”我问芭比。她站在我身边，眼神中轻蔑多于恐惧，似乎他是个陌生人。

“一两次吧！”她不动声色地回答，“我要把他从桌子上拽下来，千万别摔了，醉了还好，病了更糟。”

“这话我可不信。”

“你不知道，得个感冒他都要死要活的，不让我离开床边一步，像受伤的蜥蜴那样哼哼。要是摔断一条腿，我简直不敢想象。”

她走到戈麦斯站着的那张桌边，白色的身躯向上伸着手，我忘不了那一幕。

“下来，好孩子。”她对他说，“这样危险，别摔着。来，下来。”

“别这么跟我说话，”戈麦斯冲她喊道，“你以为我是白痴？你以为我像你儿子那样，是个白痴？你对待我就像对待他那样，对待他也像对待我一样，是不是？肯定是！我见过你怎么把他

抱上床，怎么抚摸他，怎么跟他说话，你跟他上床比跟我上床还来劲！老婊子！”他猛地从桌上扑到芭比身上，双手掐着她的脖子，使劲掐。

“你快呀！”我对安德烈斯说。

“你想让我做什么？芭比是他老婆，不是吗？”他说。

索菲歇斯底里地大叫，费托抱着她，安慰她。没有人动弹。

芭比的脖子被戈麦斯将军的手紧紧掐住，她在不失风度地挣扎。

“你帮帮她。”我拉着安德烈斯的手，把他拖到戈麦斯将军身边。戈麦斯将军出着汗，大口大口地喘气。

“戈麦斯，别太过火。”安德烈斯把手伸到戈麦斯的手和芭比的脖子中间。戈麦斯手一松，我一把抱住芭比。

“没什么，”她对我说，“他闹着玩的，不是吗？亲爱的。”她问欧迪龙，短短几秒钟，他从大疯子变为哈巴狗，眼神从狂怒转为温和。

“那当然，卡蒂。您以为我会伤害这位可爱的姑娘吗？我爱她。有时候，我们玩得有点野，但那也是玩。吓着大家了，实在抱歉。奏乐，麻烦您，乐师。”

乐队奏响了《小星星》。芭比整整衣裳，一只手搭在戈麦斯将军左肩，另一只手递给他，脑袋优雅地靠在他胸前，翩翩起舞。

不一会儿，所有人都将小插曲抛在脑后，芭比和欧迪龙又成了天造地设的一对。

“你是个天才。”告辞时我对芭比说。

“亲爱的，你玩得开心吗？”她问我，似乎什么也没发生。

当几乎所有其他州的妇女都没有该死的投票权时，卡门·塞尔丹早已为普埃布拉的妇女争取到了这项权利，我们第一次做了领头羊。七月七日一早，我摆出一副官太太派头，雍容华贵地与安德烈斯一同出门。投票站没几个人，见到记者，我向他们绽放出最灿烂的笑容，挽着将军的手走向投票箱，仿佛我对他一无所知，仿佛我表里如一、愚不可及。

我把票投给了反对党领袖布拉沃，并非因为他是我心中的理想人选，而是因为他输定了。投给他，自己便和费托的胜出毫无干系，可少些愧疚之心。

普埃布拉风平浪静。也许作为州第一夫人，我看不到它的另一面。我们得知，在墨西哥城，民众逼迫阿吉莱总统投票时高喊“布拉沃万岁”，而墨西哥革命党成员为了捍卫革命果实，偷走了费托落败的票箱，各派别分别拉去一车车人手，荷枪实弹，制造纠纷，迫使投票站提前关闭。

结果很快公布，布拉沃远走委内瑞拉，他的武装反抗计划也被投降计划所代替。布拉沃分子仍不断揭竿而起，却惨遭屠

戮。即便如此，我的候选人还是没有回来。作为选民，我看错了人。九月，国会宣布费托以三百四十万张选票击败了布拉沃的十五万一千张选票当选为总统。我认为是到了承认错误、倒戈庆贺的时候了。

美国政府和我一样，选择承认并支持胖子当选总统，布莱恩国务卿将作为特别公使参加胖子的就职典礼。

没过多久，布拉沃回国。当天下午，我的前候选人发表了一番讲话，发言稿交由新闻机构付印。安德烈斯边读边笑，我从未见他笑得如此开心。

“这个狗娘养的真有意思。听着，”他对我说，“‘我一无野心，二无虚荣心，立场坚定。墨西哥国民于七月七日推选我为共和国总统，我宣布放弃这一光荣职位。’太有意思了。”他笑得直跺脚，“激情四射的发言，忠心耿耿，千恩万谢，对建立自由幸福的墨西哥信心十足，什么都有，就是没种。”

“你想让他说什么？”我问他，“要杀要剐，随你们的便？”

“那当然，这是最起码的。听他放了这么多屁，等的就是这泡尿。”他笑了整整一早上。

后来，他派我去应酬索菲，索菲负责在美国使馆招待会上招呼布莱恩国务卿夫人。

抵达使馆时，一大堆人正在用石头砸华盛顿雕像。我们从后门溜进使馆，枪声和叫喊声屋里也还能听见。侍应生神情严肃，端来鱼子酱小面包和香槟酒。布莱恩国务卿夫人脸色苍白，心里一定在想，丈夫竟在如此不合适的时节被派到如此野蛮的国度，可她仍然装出一脸的若无其事，时不时微笑一下，甚至向我打听普埃布拉气候如何。

“很冷。”我回答。

“很凛，how nice。^①”她说。

招待会结束，我们得知路纳少校在抓捕一群计划谋杀阿吉莱将军和坎坡斯将军的恐怖分子的行动中英勇殉职。

负责保护索菲的中尉将坏消息告诉我们，索菲对他说：“可怜的路纳少校，为国捐躯了。”

“这女人这么快就和祖国融为一体了。”我想，“第一夫人都这样，还以为她会晚点开窍。”我小声嘀咕，一边听索菲对路纳上校的尽职尽责和不辱使命大加褒奖。

在普埃布拉，我又想起了索菲，当时正和莫妮卡、裴帕说起费托公布财产的闹剧：两处牧场——马刺牧场和柑橘牧场，马塔莫罗斯一处带菜园的宅子，查普特佩克的拉斯洛玛斯一处价值两万零五百比索的单室套和附近一处价值两万七千比索的单室套，银行没有存款。

“假惺惺的家伙。”莫妮卡说，“对不起，卡蒂，可说他们诚实，谁信啊？千万别告诉我人家连支票本都没有。怎么回事？索菲把钱全塞床底下了？”

“只不过在墨西哥没存款。”裴帕说，“你那位大哥谁也受不了，信教加反共，我们眼看就要无聊六年。也就我丈夫还能给我点儿盼头。”维多利亚市场的幽会让她笑得放肆。

“你知道为什么叫罗道尔夫‘个人所得税’吗？”莫妮卡问，“因为他把自己当成税，加在每个人头上。”她自问自答。

^① “很凛”为布莱恩国务卿夫人学说西班牙语“很冷”，发音不准。how nice，原文即为英文，意思是“真好”。

我们都笑了。我的闺蜜们是地道的普埃布拉女人，典型的口头反对派。她们说出了所有我想听、又不知何处才能听到的话。我喜欢见到她们，只顾着心花怒放，把第二天罗道尔夫的总统就职仪式忘得干干净净，还不知道该穿什么衣服。

爸爸帮我做了决定。出了裴帕家，我去看爸爸。他正在喝咖啡，吃奶酪和切得薄薄的干面包片。

“你知道革命再进行下去会是什么结果？会不会比没有长筒袜可穿更糟？”我问他。

“我不想活着见到下面的事。”他回答。

我笑他总是这么悲观，向他抱怨自己做安德烈斯·阿斯森西奥的妻子、罗道尔夫·坎坡斯的弟妹多么遭罪，多么受不了那些没完没了的演说——费托人生辉煌时期所做的演讲，说话腔调可谓十足白痴。

“可怜的孩子，”他摸着我的脑袋说，“你会幸福的，你会遇到一个中意的男朋友的。”

“你就是我的男朋友。”我吸吸鼻子，站起来吻他。

我们又像往常一样游戏。我陪他换上睡衣，在他身边躺下，一直躺到妈妈过来催我。她的脸色告诉我，已经太晚了，不该还飘在外头。她从不会下午五点还没回家，尤其是丈夫还没陪在身边。在她看来，我这是不守妇道，起床！

“不知道明天该穿什么。”我说。

“穿件黑的，黑色永远高雅得体。”芭芭拉走进房间，对我说。

“我回去找找，我的男朋友就拜托你们照顾了。”我说。

我一定要找到黑衣服——天亮时，爸爸就已经过世了。

我不想谈爸爸的死。我想，所有人都认为他的离去是对我们的背叛，包括坚信他会上天堂的妈妈。芭芭拉负责筹备葬礼，打理一切。除了在大庭广众下痛哭流涕——州长夫人永远不该做出这样的事，我不记得自己还做过些什么。我也不知道接下来几个月是怎么过的，安德烈斯在中央政府任职，等我明白过来，我们已经住在墨西哥城了。

我像梦游症患者那样在家里乱走，渴望有人陪伴，最后居然把宝押在了安德烈斯头上。要是他一连离家好几天——对他而言这是常事，开始我还转弯抹角，后来干脆直截了当地要求他回家。

“你怎么了？”我问他，“撅着嘴干吗？见到我不高兴？”

我要诉说我的无聊、我独自醒来的恐惧。我气自己没人陪，当着孩子的面痛哭流涕，我一腔怨恨，无处发泄。

我变得没用，变得古怪。我痛恨他不归家的日子，变着花样做菜。天黑了，他人没有，电话也没有，我火冒三丈。其实他向来如此，可如今居然也会让我痛不欲生。

糟糕的是，闺蜜们还不在身边，芭芭拉也不再是我的私人秘书，帮我忙七忙八，变回了远在普埃布라의姐姐，帕布罗在意大利，阿里兹蒙蒂又纯属我一厢情愿，我只能指望安德烈斯回家。他把我扔在拉斯洛玛斯的家中，一扔好多天，害得我每天从窗口走到大门，从大门走到窗口，望眼欲穿地盼他回家；翻报纸也只是想知道他人在哪里，是不是和费托在一起。

家里被我弄得十分病态，似乎随时随地准备开门迎客。不能有一丁点灰尘，不能挂歪一幅画，烟灰缸不能出现在不该出现的桌上，更衣室里一只鞋也不能少鞋楦鞋套。我每天卷睫毛，上睫毛膏，穿新衣服，锻炼，盼他突然大驾光临，好让一切没白忙活。可他总也不回来，到了五点之后，我就只想套上睡衣，吃饼干加冰激凌，或花生加柠檬和辣椒，或两样都吃，吃到肚子胀，吃到大腿内侧欲火渐熄。

就这样，我胖了四公斤，下午渐渐地不太哭了，捧本小说也能读得津津有味。一天下午，安德烈斯满脸饥渴地出现在我面前。我想骂他，撵他走。这些天来，家是我的，随我作息，随我心愿，乱中有序，风格随意。他回家后话特多，一会儿笑我腿肥，一会儿又东拉西扯说自己怎么惹乱子整人。

“告诉我怎么回事，”他问，“你失魂落魄的，对我的事没兴趣了。”

“你不要我了。”我回答。

“喂，我听够了！老是说我不要你了、我不要你了，再说我真的不要你了。哪个地方把我伺候得舒服，哪个地方欢迎我，我就去哪个地方长住。你教人忍无可忍，该找个事儿做了。最贴心的亲人死了，州长夫人做完了，你无所适从了？习惯习惯吧，好日子过到头了！在这儿，你不是王后，街上没人认识你，你不能开答谢宴会、慈善音乐会，也不能跟我去山区散心。你的想法，这里的许多女人听了都会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还会嫌你迂腐过时。可怜的女人！为什么不去戈麦斯·索托家里找芭比聊聊？要不加入全国父母联盟，那儿有不少活儿，他们正在开展反共宣传，需要人手。明天我就把你介绍过去。”

我明白，他喊反共，整的是墨西哥劳工联盟的领袖科尔德拉，我听他电话里说过。那天，他工业部的朋友、圣路易斯·波托西州的前州长打来电话，他说：“只有机会主义者和高利贷商人才会拥护共产主义。”

“干得好！给了科尔德拉当头一棒。”他说，“这是他咎由自取。再动手记得叫上我。下次来墨西哥城，我请您来家里吃饭，怎样？我夫人很想见您。”

“我很想见谁？”他挂了电话，我问他。我很想知道该什么时候准备一顿什么样的晚餐。

“巴西里奥·苏阿莱斯将军。”他哈哈大笑。

“我很想见那头蠢驴？你这个谎话精。什么时候跟他好上的？你不是说他是个狗屎不如的反革命吗？”

“乖，这话只说到昨天为止。到昨天为止，他在你眼里是头蠢驴。从今天开始，我们全家都认为他行事谨慎、颇具智慧。你想想，他居然把科尔德拉那套说成是‘基于他国理论的社会实验’。你不得不承认他说得绝。”

“我对科尔德拉印象挺好。”我说。

“你都不知道自己是在说什么。科尔德拉野心勃勃，处处惹是生非，张口闭口阶级斗争、工人执政。巴西里奥·苏阿莱斯将军说得没错，蛊惑人心是他的拿手好戏。他是富家少爷出身，我和我兄弟都去他老爹那儿租过骡子拉过玉米。革命前，他们家有座大庄园。拜托，他会知道什么叫饿、什么叫穷？满嘴说的都是什么，他不知道，他也不想知道，可他装得多好！甭找我们麻烦！咱们没钱，只好由他欺负；现在咱们有钱了，甭想再欺负咱。”

“我对他印象挺好。”我说。

“你还会说，你喜欢他的灰西装。你也信那西装他只有一件？鬼话！那浑蛋一模一样的灰西装足足有三百件，瞧他把大伙儿骗得一愣一愣的！什么劳动者领袖，滚一边去！可怜巴巴的，要这个要那个，我烦透了，不能再让他走鸿运了。你等着瞧，看他在大会上怎么栽跟头。我要跟他算总账，包括你那句傻话‘我对他印象挺好’。”

“我确实对他印象挺好。”戳到他的痛处，我特别高兴。事实上，科尔德拉我就群众游行时见过一面，我喜欢他的凸颧骨、宽脑门，可没怎么跟他说过话。

“傻瓜，你凭什么对他印象好？你什么时候跟他接触过？你都不知道自己是在说什么。”他火冒三丈。

“我见过他，当然知道。”我说。

“闭嘴。你见过他什么了？你说，见过他什么？”

“浑身上下全见过了。”

“别吹了，卡塔丽娜。你以为这样会惹恼我？你见过的绝不会比我见过的多。”

“你注意过他笑起来有多好看吗？”我问他。

“去你的，”他说，“一个月内，我让你看他笑得有多好看！”

第二天，安德烈斯介绍我去父母联盟。我们走进圣塔马利亚区的一栋大房子，径直走到维莱阿尔先生的办公室。他坐在一张深色木质写字桌后，很瘦很瘦，已经开始谢顶。后来，我得知他夫人很胖很胖，叫玛丽·帕斯，为他一口气生了十一个孩子。

“这位是我夫人，学士先生。”安德烈斯对他说，“她很有兴趣与你们合作。”接着又对我说：“我叫胡安一小时后来接你，之后他听你吩咐。”

安德烈斯前脚走，后脚就进来一位夫人，戴着珍珠项链和圣女卡门项坠，身材消瘦，衣着得体，笑起来像温顺的修女，第一眼就让我觉得很不舒服。

“跟我来，”她说，“我带你参观一下，认识几位朋友。我叫阿莱汉德拉，很高兴做你的向导，希望从今往后做你的好姐妹。”

这女人太假，我跟着她走。房子又旧又暗，房间彼此相连，用门隔开，门也同时当窗子用。每个房间都配有桌子、椅子和黑板，都能上课。我们走进其中一间，里头有好几个女人。

“我们打算为犯人搞个联欢会，正在装食品包。”我的向导兼姐妹希望我能明白十五个女人环坐桌边，互不交谈，究竟在做些什么。只听见她们低声数着数：蜀葵和椰子饼干每袋三包、动物饼干每袋七包、绿瓣豆每袋五把、虎牌香烟每袋两盒……

“早上好。”见我们进屋，大家齐声问好。

我们正互相打招呼，彼此介绍，玛丽·帕斯抱着盒子走了进来，三个孩子拉着她的裙子。

“我带来了油炸夹心面包，”她说，“不知道够每人一个还是两个。我做了两百个，犯人有多少？”

“一百五十个。”一个唇上汗毛很重的胖女人一直在不停地往袋子里装蜀葵饼干，装好后堆在桌上，传给坐在她下手的女人装动物饼干。那女人只顾着和负责装六颗茴芹糖的女人聊天，似乎对那一大摞他人的劳动成果熟视无睹。

“要么少一百个，要么多五十个。”玛丽·帕斯好容易做出这

道算术题。

“那就多五十个吧，分给看守和去探视的女人。”阿莱汉德拉说。

“那也不够，看守和探视的总是比犯人多。”唇上汗毛重的胖女人又说，她装好的袋子没地方放了，只好对坐在她下手的女人说，“阿玛丽塔，不好意思打扰一下，您的动物饼干和塞西的茴芹糖再不快装，我就干不下去了。”

“哎呀，伊莱内，实在抱歉，是我们拖了后腿，马上抓紧，别担心，着急干完的是我们，家里收拾了一半扔那儿呢！为了早点来，连家务活儿也没做完。”

“都一样。”阿莱汉德拉说。显然她和别人不一样，手上、脸上，都看得出家里有四个女佣伺候着。后来，我听说她丈夫持有铁宫百货和可口可乐公司的股票，还在索诺拉有家造纸厂，在特拉西卡拉有家纱厂。谁也不信她为了做慈善，家里会只收拾一半。不过，大家都听她说，听她贩卖这些经过包装的“真话”。

其他女人貌似都一贫如洗，或许是阿莱汉德拉丈夫手下的某个职员、某个不听话的官僚、乃至工人的妻子。她们在谈教区和法立托神父。我明白了，她们是在教区认识的，法立托是她们的忏悔神父。

阿莱汉德拉和玛丽·帕斯是头儿。她们把装有油炸夹心面包的盒子放在桌上，请我坐下，食品袋在其他人手里转过一圈后，叫我每袋再放一只油炸夹心面包。说完，两人到不远处的屋角窃窃私语，耳朵稍微长点，不费劲就能听见。

“她是阿斯森西奥将军夫人。”阿莱汉德拉说。

“提防点，法立托神父说那些人不可信。”玛丽·帕斯说。

“法立托恐怕言过其实，”阿莱汉德拉说，“我看她人挺好，也该有机会做做善事。再说了，我们也缺有档次的人，玛丽·帕斯，我们需要有人做外联。眼下这帮人对付犯人还行，见有头有脸的人可拿不出手。”

“你说的也许在理，但我还是信不过她。”玛丽·帕斯说。

我装着数数。一个、一个、一个，一边数，一边像勤奋的学生那样把油炸夹心面包装进袋子。

玛丽·帕斯拖着英雄妈妈的身躯和三个毛孩子走了过来。

“闻起来怎样？我做得好吗？”她故意卖弄。

“很香，”我说，“让犯人们吃这个真不错。”

“我想也是。你瞧，这些犯人一年到头只能吃些炒过了头的菜豆加香肠。他们还让我别在面包里夹肉。可怜的犯人，一年就这一天不用吃政府给的恶心菜。哎哟，对不住！你丈夫就是……”

“政府里的，没错。”我接上她的话茬。

“真对不住，太糟糕了。我想象得出每天给这么多人找吃的、做吃的，得费多大工夫。已经对这些有罪在身的人够好的了，是不是？”

“我不知道，”我说，“我也不明白你们干吗操这份心。”

“别以为我们只做这个。这个是法立托神父的主意，他人相当相当的好。一天，他去监狱给临死的囚犯做忏悔，回来后心情糟透了，跟我们说那里的楼有多脏，一间牢房里挤上好几十个人，想想就落泪。于是，他让我们申请探视，带他们一起祈祷，给他们带好吃的。我们觉得这主意不错，申请也得到了批准。瞧，这届政府可不像往届政府那样反天主教。所以，我们今天下午

就要去探视，准备了糖果罐、念珠、圣徒像、食品袋和十条肩布，法立托神父打算抽奖。”

“所有的肩布都是抽奖派送的？”

“不是，要拿钱买的。想要的人出钱买，再去神父那里，请他正式授予。不过这十条，法立托神父想抽奖派送，抽中的人他会当场授予。”

“如果犯人不要呢？”说着，我往门口看，希望胡安赶紧出现。

“什么？”她问，“他们一定会要的，怎么会不要呢！这可是荣耀，抽奖抽中无异于上帝赐予。你以为他们会对上帝说‘不’？”

“你说得没错，”我说，“他们绝不会对上帝说‘不’。”

胡安来了，像上帝派来拯救我的，他站在门边，带着会心的微笑。

“怎么了，胡安？有人在等我们？”我明知这个问题，他永远只会回答：“是的，夫人，很急。”

我装出一脸讶异，慌慌张张地告辞，说好五点整莱库姆贝里监狱再见。

走到街上，我使劲甩胳膊伸腿。二月的阳光暖暖地照在身上，屋里比屋外冷得多，我脱掉外套，外面的世界突然明媚起来，早上的大风把天空吹得碧蓝碧蓝，树木也让我心旷神怡。

“胡安，送我去林荫道。”我说。

每当我心情坏的时候，总会去买个冷饮高兴高兴。胡安把车停下，我下车漫步在圣塔马利亚的林荫道上。报亭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凳子上坐着妈妈、老人、保姆、孩子和情侣。

我买了份报纸，坐在凳子上看。报纸真是太好看了：参加墨西哥劳工联盟预备大会的代表指控堂巴西里奥攫取国家政党联盟和国家行动党的胜利果实、打着反对党的旗帜和罗道尔夫作对。他们认为苏阿莱斯将军的讲话是对前总统阿吉莱的攻击，敦促费托兑现将墨西哥革命进行到底的承诺。

“乱子来了，”我说，“是安德烈斯干的，我敢肯定。”

我居然这么久都忘了看报纸，痛定思痛之余，我又动了尽知天下事、过问安德烈斯眼中不该我管的闲事的念头。州长夫人的使命告终、抵达墨西哥城之后，他把我视同身边所有其他的女人，我也自闭于家中而不自知。从这天起，我决定上街，我甚至感谢那该死的父母联盟，那段日子，去联盟是我走出家门的借口。

“胡安，教我开车。”我对司机说。

“夫人，将军会杀了我的。”他回答。

“我向你发誓，他绝不会知道我怎么学会开车的，教教我吧！”

“但愿。”他说。

胡安二十七岁上下，难得他思想单纯、心地善良。我坐到前排副驾驶座，他开始发抖。

“被将军抓住，会杀了我的。”

“别老说这个了，告诉我怎么开。”我说。

上了一上午的理论课，围着林荫道绕了五十圈。他送我回家，再去国务大厦接安德烈斯。

“你把胡安再借我用用。”午饭桌上，我对安德烈斯说，“我去父母联盟，需要他。”

“干什么？”他问，“让他送你过去接你回来不就行了。我也需要他。”

“要是你不在墨西哥城呢？”

“可我现在在墨西哥城。”他说。

“我看了墨西哥劳工联盟大会代表的声明。”我说。

“哪儿看到的？”

“《宇宙报》，出门的时候买的。搞不懂干吗老把自己关在家里，回到街上，整个人都焕然一新了。你不给我胡安，就再给我配个司机，要不让我自己学开车。”

“哟，你胆子够大的呀！我就知道你安分守己不了半年。父母联盟那儿干得怎么样？帮得上忙吗？”

我先沉默了片刻。他可不好骗，总躲在暗处窥视我，什么都逃不过他的眼。

“什么忙也帮不上，还不如原来的慈善协会呢，至少能找到自己的位置。跟那几个神神叨叨的老女人瞎混，我脑子有病啊？我用不着法立托神父告诉我该怎么做。待在冰冷的房子里，装食品袋去哄那些囚犯，还拿什么肩布给他们抽奖！共产党至今没得罪过我，我不想平白无故地树敌。要是真想搞慈善，索性搞大，像圣方济各那样，让穷人们都感激我。跟在法立托神父屁股后头，替孩子着想，为犯人祈祷，还不如去死。”

安德烈斯哈哈大笑，我松了一口气。

“你说那神父叫什么？法立托？多傻的名字。你说得没错。那些蠢货确实可以帮我整科尔德拉，但我不该把你派去，随便派个孩子就行。比如玛尔塔，她会喜欢那儿的，还会给我通风报信，怎么会派你去呢！我还以为你脑子受了刺激，不好使了！”

全都因为你见我回家，态度不好。”他又笑了，“我说，你认识法立托吗？你觉得多少女人跟他有一腿？瞧我把你派哪儿去了！该好好补偿补偿你。从今天起，我去哪儿，你去哪儿。别关家里了。”

他这么说了，也就这么做了，因为他乐意。他就这样，风风火火，奔东跑西，还好，那些天总算记得回家。

“我要回国务大厦一趟，胖子一个人什么也搞不定。”他说，“跟我走，你去市中心，给你三小时买东西。八点钟商店关门，你再回来找我，我请你去普兰德斯大酒店吃晚饭。怎么样？”

我赶紧答应下来，免得他反悔，然后去拿大衣，三分钟后上车。那是二月里一个奇怪的下午，天气很冷，街上穿皮衣也不嫌热。我穿了件狐皮大衣，最漂亮的那件。皮衣有时挺做作，可狐皮大衣配靴子，让人有好莱坞明星的感觉。

我们到达中心广场，车绕了一圈，开进国务大厦。自从有个不要命的试图刺杀费托，入口安检变得让人烦不胜烦。所有车辆都要检，包括后备箱。所有的车，包括胖子自己那部，以防哪个街角不慎有人爬进去。那天下午，士兵们还检查了我的大衣口袋，安德烈斯为此大发雷霆。

“罗道尔夫这个磨蹭鬼！”他当着士兵和所有想听这话的人说。

我们好容易进了门，安德烈斯匆匆忙忙下车，塞给我一大把钱，让我想买什么买什么。那天下午，我只想买支冰激凌，边走边舔，没人烦我。

胡安买来香草冰激凌，把我放在马德罗街的圣伯恩餐厅门前。餐厅铺着塔拉维拉面砖，让我很有安全感。个人癖好作怪，有塔拉维拉瓷器的地方，我的心就特别踏实。所以无论住在哪里，我首先准备的便是塔拉维拉餐具，黄加蓝的那种，够五十人用的。据说这么一套餐具现在能卖大价钱，当年大家还看不上眼，都用巴伐利亚瓷器，不用又土又容易碎的塔拉维拉。

我在圣伯恩餐厅门前站了一会儿，盛装打扮，像不正经的女人那样靠着墙，感觉自己是《港口女人》中的安德莱娅·帕尔玛^①。后来，我过街去对面的墨西哥银行。当时的行长是个蠢货，戴一副厚眼镜，名字我老忘，总之又丑又蠢，银行行长的位子是从一个聪明和善的人手里抢来的。我喜欢那位老行长。安德烈斯有次在饭桌上说，政府工作报告读完后奏国歌，我听了居然落泪——就他没有笑我。

^① 《港口女人》（*La mujer del puerto*）是1933年出品的墨西哥电影，安德莱娅·帕尔玛（Andrea Palma，1903—1987）在其中饰演女主角。

我又过街去文化艺术中心。我喜欢那栋建筑，像初领圣餐仪式上的蛋糕。走进文化艺术中心，剧场门关着，里面有乐声传来，反反复复，如泣如诉，我循声走去。

推了推剧场的门，门开了。观众席上空无一人，舞台上却坐满了一支乐队。一个男人站在乐队前指挥，他让大家停下，自己开始激情洋溢地讲话，语速很快，像是在兴高采烈地讲解着什么，指挥棒指着乐师，似乎在诠释生命。这位指挥个子不高，背宽臂长。

我一直走到前排，听他说：

“再来一遍，从第二十四小节起，预备，开始。”他哼起调子。

悲怆而古怪的乐曲声再次响起，节奏越发迟缓，我从没听过这样的作品。我悄悄坐下，看看屋顶，看看空荡荡的包厢。乐声似乎从指挥的手臂里飞出，听得我入神。

这些人做事真古怪，和我过去见过的完全不同。指挥让他们停下，跟他们说话，然后再挥舞手臂，乐声又起。突然，他猛地停下，盯着坐在第三排的年轻小提琴手，问他：

“想什么呢，马丁内斯？完全不理睬我，调子拖了。想什么？有什么比排练更重要？”

马丁内斯盯着我，没有回答。指挥转过身，只见我坐在前排，双手紧握放在大衣上，半句话也说不出。

“谁让您进来的？”他气急败坏地问。

我没办法，只好说自己是记者。

“天啊！瞧这乱的。”他说。他的眼睛大大的，颜色深深的，皮肤很白，“坐后排等我，别乱动，免得打扰我们。”

我站起身，慢慢地沿着过道往后走。

“好了？”他居高临下地问我。

“好了。”我低头回答。乐声又起，我悄悄起身，踮着脚尖走到门口，推开门，跑下台阶。一眨眼的工夫，我站大街上了。我在林荫道的长凳上坐下，试着哼出方才听到的乐曲，哼不出，却莫名其妙地哭了。看来自己一天天老了，遗传了母亲的预感。

“这人命不好。”我说。

胡安找到我时，已经很晚很晚了。

“将军在国务大厦门口等了好一会儿。”司机带我去接安德烈斯。

“傻孩子，去哪儿了？”安德烈斯心平气和地问。

“去走了走。”

“店都逛遍了吧！买什么了？”

“什么也没买。”

“什么也没买？那都干什么了？”

“听音乐。”我说。

“我敢打赌，你一定是在林荫道上碰到了个弹马林巴琴的。你怎么这么俗啊，卡塔丽娜？”

“我去的是文化艺术中心，听交响乐排练。”

“这么说，你见到卡洛斯·比韦斯了？他是乐队指挥。”

“你认识他？”我问。

“当然认识，他是我认识的一个超级傻瓜蛋。爸爸是将军，可他怪得很，偏偏爱好音乐，刚从伦敦回来，说这个破地方需要一支国家交响乐团，还说服了费托。话说回来，有谁说服不了胖子呀？”

“咱们去吃晚饭？”我说。声音听上去不像我的，像另一个人在替我说话、替我走路。

我们去了普兰德斯大酒店，我把大衣挂在衣架上，安德烈斯脱下帽子，大摇大摆地走进酒店，就像回到了自己家。

“老位子，将军？”领班问。

“老位子，领班。”他答。

我永远也弄不明白为什么安德烈斯喜欢这个鬼地方，简直太糟糕了，像见习生厨房。东西确实好吃，可也不能在没有窗户的地方吃，更不能像他那样隔三差五就来吃。

我的牡蛎和他的玉米饼汤同时上桌，我吃得飞快，他说：

“我给罗道尔夫写的演说辞太牛了，科尔德拉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回应。他老以民主的名义去干那些乌七八糟的事，所以我写上——民主应理解为在法律与自由的基础上对阶级斗争的正确引导。法律归咱们定，请他玩完。瞧谁来了！”

我吞下最后一只牡蛎，抬头看是谁来了。只见乐队指挥穿着海蓝色外套，带着灿烂的笑容向我们走来。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下去。

“夫人，我一直在等候您的采访。”他先跟我打招呼，再去跟安德烈斯握手，这才坐下。

“你好吗？”安德烈斯问，“卡塔丽娜说下午去听你排练了，你怎么放她进去的？”

“是她自己溜进去的。”

“她怎么跟你说的？”

“说她是记者，想采访我。”

“谎话精，怎么不跟他说，这地方我想进就进呢？”他像被

逗乐的父亲那样问我。

“我害怕。”我坦白承认。

“怕他？他自己还是孩子，也就比你大两岁。革命爆发那年，他十二岁，和妈妈一起住在莫雷利亚。他爸爸是我上司，有时趁停战会带我去他家。每次去，这孩子都在吹芦笛。”

“将军，您记性真好。”

“过去你可不这么说。”

“过去您没有现在的身份。”

“那时候我刚刚起步，就像你现在这样。不过，我成长得没你这么快。当然，在战时状态，政界比音乐界更容易树敌。为什么爱好音乐？”安德烈斯问，“你原本可以成为优秀的政治家，你爸爸就是。”

“儿子不一定要像父亲。”

“你这么说，是因为骄傲？”

“恰恰相反，将军，每个人遇上的战争各不相同。”

“你遇上的能叫战争？这孩子真古怪，你爸爸说得没错。”

他们开始叙旧，说乐队指挥小时候从安德烈斯腰带里偷子弹，放在锅里晃来晃去听个响；安德烈斯和他爸爸带他去看绞刑犯，让他站在死刑柱下，看死人脸色青紫，舌头吐在外面。

“你不怕吗？”我问他。

“怕极了。可当着我爸爸和你丈夫这两个浑蛋的面，不能表现出怕。”

鱼和甜品我都吃不下去了，要了杯白兰地，两口饮尽。

“你怎么了？”安德烈斯问我，“什么时候喝上烈酒的？”

“我要感冒了。”我说。

“我夫人有些疯疯癫癫，你不觉得吗？”

“她很漂亮。”比韦斯说。

他们又继续聊他们的事：聊音乐和斗牛的区别，聊卡洛斯的父亲如何器重安德烈斯，聊他们父子怎么怄气，儿子坚决不当兵，要当音乐家，让父亲大失所望。

“你爸爸的话一向有道理。”安德烈斯做总结。

“干杯，将军。”卡洛斯说，“干杯，好奇鬼。”他冲我挤挤眼，拍拍我放在桌上的手。

“干杯。”我一口干了另一杯白兰地，之后，我一直保持着微笑。

我们来到大街。正逢月圆，头顶明月高悬。一个盲人正坐在一扇门前吹着小号，仿佛现在只是下午五点，而非凌晨三点。

过去我以为，只要安德烈斯每天陪在我身边，生活便会安逸舒心。可第二天一早，他没奔出门，说想留在家里，把办公室搬到家里的图书室，我反倒开始巴望他走。他在家，好比家里多了只旧衣橱，一转身就能看见；他的声音也无时不刻不在耳边，让你不得安宁。最要命的是，他温柔起来，每天早上都要做爱，而且真的走到哪儿把我带到哪儿，任命我为私人秘书，让我参加将科尔德拉踢出墨西哥劳工联盟的所有会议，所有的政治会议，甚至小便也把我带在身边。

这事要是换在两天前，我会幸福万状，不仅又能天天见到他，还能去所有过去不能去的地方：参加会议，签订协议。我会在背后问安德烈斯各种各样的问题，对发生的事大体有个了解。我可以全程参与一切事务，如果想发表个人意见，安德烈斯也会允许。只可惜，我刚刚走上了文化艺术中心的台阶，我刚刚爱上一个人。

在与卡洛斯·比韦斯肌肤相亲之前，我早已在情感上红杏出墙。没有比韦斯的世界根本不是世界。我从来没有这样爱过安

德烈斯，从来不会花几小时回忆他的手究竟有多大，或全身心地盼望他出现。我很难为情，居然为一个男人变成这样，幸福与否完全不能自主。我变得让人无法忍受，可越让人无法忍受，安德烈斯反倒越迁就我。我从未如那些天一般地肆意妄为，也从未如那些天一般强烈地感受到所作所为一无用处、愚蠢透顶、得非所愿。有事无事时，我左思右想，唯一的心愿便是下午和卡洛斯·比韦斯见面。

一天吃早餐，安德烈斯发现我头发长了，发质前所未有地光亮，发现我的脚比任何日本女人的脚都美，还有小女孩的牙齿、电影明星的嘴唇。相反，我却对自己的臀部、嘴巴、睫毛恨之入骨，认为自己又丑又蠢，诡计多端。

一无是处的我听将军说了一早上什么议员大换血，准备怎么整这个、怎么蒙那个，心里只希望下午早点到来。

他要去国务大厦，我和他一起去。

“现在是去买东西吧？”他下车时问我。

“没准。”我回答。

胡安刚刚发动汽车，我就让他带我去文化艺术中心。到了那儿，我一步跳下车。

“几点过来接您，夫人？”

“不用接了。”

他权当没听见，又问：

“八点行吗？”

我跑上台阶，没听见音乐声，他也许不在。

我推开门。

“预备，从第十七小节起，再来一遍。”是他的声音。

乐声响起，我像猫一样溜了进去，在后排坐下，手放在腿上，不自觉地在裙子上蹭来蹭去。我远远地看着他，他再次停下手臂，吩咐乐师：

“我说升半音就要升半音，马丁内斯，别怕，升上去，听起来就该这样。下午好，夫人，您来当听众真好。”他喊道，“如果您的手不在裙子上发出声响，我们将感激不尽。”

我想，真是做完一件傻事，又做另一件傻事。这次我没逃走，我喜欢远远地看着他。诚然，他无法复制，可他的容貌和嗓音就像阿兰港的海和夜，永远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我上去二楼包厢。我爱看他如何挥手，其他人如何不假思索地听从他的安排，不管那要求是对是错。对错有什么要紧，他有一股力量，人们能清楚地感受到那力量所及，它弥漫在音乐厅，渗透进他人的身体，渗透进趴在包厢栏杆上的我的身体，渗透进靠在胳膊上的我的脑袋，渗透进随他手臂游走的我的眼睛。

八点的钟声响起，乐声还在不停地回荡。胡安应该已经等在门口，安德烈斯恐怕正在发火，可我坐在红色天鹅绒扶手椅上一动不动，直到卡洛斯的手臂戛然垂下。

“好多了，好了许多。先生们，明天见，谢谢大家排练了一下午。”

他走下指挥台，从舞台侧门消失，转眼就来到我身边，我还正在想他去了哪儿。

“谁陪谁去吃个冰激凌？”

“我陪你。”我对他说。

“是你爱吃冰激凌，我想喝杯威士忌。”

“你怎么知道我爱吃冰激凌？”

“你一紧张，不就吃冰激凌吗？”

“没错，可我现在不紧张。这都谁告诉你的？”

“我的探子。探子们还说昨天你想下车，来我住的酒店。”

“探子们胡说，你以为我是谁啊？”

“一个已婚女人，和比自己大了二十岁的疯子结了婚，丈夫把她当小孩子。”

我们走下台阶。

胡安站在门口，面白如纸。

“夫人，将军会杀了我们的。”他打开车门。

“跟将军说我们走过去，不会耽搁太久的。”卡洛斯对他说。

“不行。”胡安说，“接不到夫人，我不回去。”

“那您就留在这儿，反正我们要走。”

他拉着我的胳膊，往马德罗街方向走。

“我喜欢这栋房子。”走过贴着塔拉维拉面砖的圣伯恩餐厅时，我说。

“我可买不起，干吗不叫你的将军买？”

“去你的。”我说。

“您的愿望就是命令。”说着，他推开圣伯恩餐厅的门，走了进去。胡安正好赶上我们，拿枪顶着我的腰：

“对不起，夫人。我有家有口，您得跟我走，去接将军。”

“好了好了，胡安。”我说。我们疾驰而去，赶到国务大厦前，安德烈斯正在和人告别。

“你好，公主，玩得开心吗？”他问。

他换了副腔调，我很不习惯，那样显得我很傻。

“我去看比韦斯了。”我像被人一眼看穿。

“真不错，”他说，“你把他扔哪儿了？怎么不来和我们一起吃饭？”

“我把他甩了。”

“他怎么你了？”

“他当我是白痴，说要是我喜欢圣伯恩餐厅那栋房子，干吗不求你把它买下来。”

“你喜欢圣伯恩餐厅那栋房子？”

“它贴了塔拉维拉面砖。”我说。然后我们相拥着去吃晚餐。

第二天，巴西里奥·苏阿莱斯将军来家里吃饭。明知他不爱吃，我偏就做甜辣酱炖鸡。

苏阿莱斯将军为人单纯，只在乎赚钱，所以才跟安德烈斯混到了一块儿。两人想并力拿下公路建设项目，却怎么也拿不到。交通部长叫赫苏斯·加尔萨，阿吉莱派，安德烈斯和苏阿莱斯讨厌他，他必定也讨厌安德烈斯和苏阿莱斯。此时，两人正琢磨着要怎么败坏他的名声，苏阿莱斯也就那点主意，他说：

“依我看，就说他是共产党。没胡说，这个人就是共产党。咱们闹革命，不是让俄国人来篡夺革命果实的。”

“将军，您说得没错。今天我跟父母联盟的人说了，让他们在针对科尔德拉的同时，把目标也扩大到其他对不住咱们的人。也该指名道姓了！明天，咱们从科尔德拉手里一举夺回墨西哥劳工联盟之后，就把它交给阿方索·玛尔德纳多，他不会玩火自焚。然后，咱们再寻找合适的阵地对付阿吉莱留下的这两个祸害。”

我正想说点什么反驳他们，比韦斯走了进来。

“你来晚了。”安德烈斯说，“我们在谈政治，你不介意吧？”

“我介意，不过我可以忍。明知这个家里到处都是政治，可我还是答应过来吃饭。”

“我们约好的两点，现在三点半了。”安德烈斯说。

“你请了他？”我问。

“没告诉你，想给你一个惊喜。”安德烈斯说。

“确实是个惊喜。”我说，“鲁西娜，给先生拿套餐具。”我摆出女主人的架势，请比韦斯坐在苏阿莱斯将军身边。安德烈斯坐主位，我坐他左手边，苏阿莱斯将军坐他右手边。

“将军不介意的话，我想坐另一边。”他对苏阿莱斯将军说。

“比韦斯将军的公子不会让我介意，”苏阿莱斯说，“更何况，他当然会选择坐在一位美丽的夫人身边，而非前州长老朽身边。”

“坐下吧，别打岔了。”安德烈斯说。

“对不起，青蒂^①，我马上就变规矩。”

“你都跟安德烈斯说什么了？”我笑着问。

“别理她，一会儿没人受得了她。”

“将军，我当然不会理她。您夫人和我没话说，昨天她把我扔在了大马路上，让我有苦说不出。”

“你得罪她了，”安德烈斯说，“她爱生气。”

“怎么不吃了？”我问苏阿莱斯，“再来点菜豆，还是上甜品？要是等比韦斯，甜品还得好一会儿才能上。”

“我们可以直接吃甜品，”比韦斯说，“甜辣酱炖鸡我不吃。”

^①安德烈斯的昵称。

“安德烈斯，你这些朋友真好。这位音乐家朋友除了好管闲事，还挑三拣四。”

“我能拿他怎么样？他是我唯一敬重的人的儿子，我不能因为他冷落了你做的菜，就一枪把他毙了。”

“我会让他活活饿死。”我说，“您呢，将军，您想来点什么？”

“我要苹果馅饼和山羊奶酪，”卡洛斯说，“好多年没吃山羊奶酪了。”

“可怜的孩子，”安德烈斯说，“差点忘了，你刚自我流亡回来。”

“有人比他更可怜，流亡后就回不来了。”苏阿莱斯说。

“您是说希梅内斯总统。”

“还能有谁？”苏阿莱斯问。

“我想希梅内斯很快就会回来，”安德烈斯说，“缺的就是像他那样有种的人。”

“他有种到回来会把自己锁在家里，闭口不言。”卡洛斯边说边往面包上抹奶酪。

“你觉得他会吗？”安德烈斯恭敬地问。谈政治，他很少如此恭敬，更别说谈话对象是名新人。

“一定会，青蒂。”卡洛斯说，“相信我的直觉。”

他一边嚼奶酪和馅饼，一边哼起《瓜伊玛斯的小船》，逗得安德烈斯一阵大笑。

“干杯，比韦斯，为重逢干杯。”他说，“干杯，苏阿莱斯将军，这儿就是您的家。”

一位驼背的小个子先生出现在门口，拿着一个大本子和一

大擦纸。

“对不起，将军，失陪片刻。”安德烈斯请他进来。

“正等您呢！”他说，“过来，站这儿。不，最好站那儿，站在夫人和先生中间。”他指着我和比韦斯，“念吧！”

小个子先生站在我们中间，打开本子，念了起来：“一九四一年三月一日，某某人财产……”长话短说，安德烈斯给我买下了贴着塔拉维拉面砖的圣伯恩餐厅。

“夫人，在这儿签个名就行。”小个子先生递给我一支钢笔。安德烈斯饶有兴致地看着我们。

“你怎么让他们把房子卖给你的？”卡洛斯问。

“他们把房子卖给我夫人了，房子是她买的。”

“你夫人自己连块口香糖也买不起。”卡洛斯说。

“我的就是她的。”安德烈斯回答。

“那她就是百万富翁了。”

“没什么过意不去的，签了吧，卡蒂，圣伯恩随你怎么处置。”

“我再也不去那儿喝咖啡了。”卡洛斯说。

“别记仇，比韦斯。老板是谁，跟你有什么关系！那地方不错。”

“那地方过去不错，可现在被不明不白的钱买走了。”

“你来不是要告诉我对我财产的看法的。你以为英国人给你的奖学金从哪儿来的？你能告诉我那笔钱特别干净？钱都一样。我只是牢牢抓住我该抓住的，因为我不抓，别的家伙也会去抓。如果我不把这栋房子送给卡塔丽娜，埃斯皮诺萨也会把它送给奥尔加，佩尼亚菲尔也会把它送给鲁尔德斯。这栋房子有五份抵押贷款，原来的女主人已经绝望到不能自拔。就算我不收房子，

银行也要收。与其这样，还是我收了好，能让夫人高兴。在你横插一脚之前，她脸色之好，属近十年来所未见。你这人太煞风景！”

我很惊讶，安德烈斯居然会做一番解释，居然能容忍别人质疑他的诚实，甚至承认自己的钱并不干净。他为什么不冲卡洛斯大喊大叫？谁知道！他们俩的事我永远弄不明白。

“好了好了，夫人，签字吧。”比韦斯说。

我拿起钢笔，用婚后一贯的签名方式签上名。

“您想要的东西到手了。”卡洛斯说，“现在呢？去塔拉维拉面砖下睡个觉？感受一下自己是那栋房子的女主人？我提醒您，在这个城市，认为自己是它主人的人可不少。您手里有正式文件不假，可只要任何人都能进去喝杯咖啡，这房子就是大家的。”

“这样我很乐意。”我说。

“那是，您可以做慈善家，让大家都爱您，仰慕您。这女人多希望有人爱她！”他说。

我当然希望有人爱我，一辈子都希望有人爱我，音乐会那晚尤其如此。

我们到的时候，文化艺术中心已高朋满座。罗道尔夫和索菲走在前头，报纸会说他们在我们的陪同下入场。我们上楼，走进剧场正中的总统包厢，所有人都朝我们看。

部长们携家眷坐在临近包厢，特邀嘉宾和那些远看起来很幸福的人坐在一楼池座，至于为什么远看会觉得他们幸福，我也弄不明白。

我第一次看卡洛斯排练坐的位子就在池座。那里离他更近，他也能看到我。

乐队开始调弦，一阵杂音。乐师们上了发蜡，着黑西装，皮鞋一尘不染，和下午排练的形象迥然不同。排练时，衬衫五颜六色，头发乱七八糟，裤子油光锃亮，鞋子破旧不堪。平日里，他们如同各自演奏的乐器，迥然相异；如今却打扮干净，整齐划一，让人难以置信。卡洛斯终于出场，穿燕尾服，戴领结，手拿指挥棒，头发刚梳平整。他走向指挥台，观众们开始鼓掌。

他站上去，转过身，向观众行礼。

“这个比韦斯真是个小丑！”安德烈斯说。

我心潮澎湃，和安德烈斯一起坐下。卡洛斯展开双臂，开始指挥乐队。

上半场结束，全场掌声雷动，观众当他是神。我静静地看着楼下池座。

“怎么了？卡蒂，你不喜欢？”安德烈斯问，“怎么表情这么痛苦？”

“我喜欢。”我像所有人那样站了起来，“这个比韦斯真不错。”

“你怎么知道他不错？我一点儿也听不出来。第一次来这种音乐会，也太一本正经了。还是村乐队有趣些，没这么犯困。”

我们走出包厢，去喝点东西，聊聊天。索菲对丈夫人才发掘的能力备感自豪。

“他是个天才。”她对部长夫人们说。部长夫人们围着她，像小鸡围着母鸡。她戴了条可怕的毛皮围脖，边上一堆小狐狸头，显得她肩膀不宽，胳膊不圆润，乳房也不丰满。她夸赞比韦斯时，小狐狸头们流苏般在她胸前蹦来跳去。

她情绪高涨，浑身燥热，掏出扇子往毛皮围脖上扇风，就是不把围脖解下。夫人们点头称是，又说了些溢美之词。

“他帅呆了。”内政部长夫人说。

“这点很关键，我们一致同意。”财政部长夫人哈哈大笑，接过话头，“音乐才能没有也罢。”

夫人们都笑了。

“他也是伟大的音乐家。”外交部长夫人白了白眼。她父亲是青山不老的波菲里奥分子，我们不过初涉国际文化界，人家

可是大使的女儿，“童年在法国度过”。

“没错，一位伟大的音乐家。”索菲抱着那堆小狐狸头说。

幸好中场休息结束。我真不明白，罗道尔夫的部长们怎么都娶了这么蠢的女人做老婆。

音乐会下半场的曲子悲伤而绵长，似乎永远都没个完。你觉得它要结束了，偏偏它又像诅咒般重新开始。就是这段乐曲，引我迈上了文化艺术中心的台阶，它久久萦绕在我耳边，让我害怕得哼不出口。

前二十分钟，安德烈斯都在尽力与睡意抗争。后来，他就和费托聊上了天。

我盯着卡洛斯，看他的背，看他上下挥舞的手，看他的腿。我看着他，似乎他是音乐的化身，不是那个会聊天、会耍我、会在饭桌上和安德烈斯说笑的人。他变成另一个人，沉浸在与我们毫不相干的世界里。那个世界带他从别处来，又带他往另一个别处去。

“这位马勒^①先生想诱人上床。”安德烈斯在我脖子边说。

好几次，观众误以为一声震天鼓便是结束，刚想鼓掌，乐曲又回到了开头，先低到游丝般几不可闻，然后融入一把小提琴，再融入一把大提琴，终至管乐齐奏，震耳欲聋。所以，真正曲终时——之前我听过多遍，所以知道——只有我一个人鼓掌。

我打断了费托和安德烈斯的谈话，打断了索菲的盹儿。他

①古斯塔夫·马勒（Gustav Mahler, 1860—1911），奥地利作曲家、指挥家，浪漫主义晚期代表人物之一。

们起立鼓掌，全场跟着起立鼓掌。

卡洛斯放下手臂，静静地面对着乐队，好半天才转过身来，一绺黑发垂在眼前。他给观众行了个礼，然后走下指挥台，退到幕后。

“谁陪谁吃个冰激凌？”我希望他走过来问我。掌声继续，他再次出现时，没有上指挥台，只是用双臂向乐队致意，深深地低下头，直到膝盖。

我心里想，那些蠢女人说得没错，他帅呆了，虽然她们没听他说过话，没和他在马德罗街散过步，没想过在大街上对他破口大骂。

我像所有人那样、像安德烈斯那样继续鼓着掌。安德烈斯大喊大叫，似乎那天是九月十五日^①。

“他一定遗传了比韦斯将军的优良基因，小伙子有政治天赋，缺少政治天赋的人不可能在剧场里赢得如此多的掌声。瞧瞧他，似乎在做一生中最重要的演说，你的总统就职演说也没这么轰动。”他大笑着对费托说。

“比韦斯！比韦斯！比韦斯！”观众们欢呼，乐队成员也坐在位子上鼓掌，或用弦弓敲击曲谱架。

比韦斯梳整头发，从侧门登场。

见他重新亮相，掌声又起。他登上指挥台，伸出手臂，让乐师们起立，转向观众，再鞠躬，头几乎碰地。

^①即多洛雷斯呼声纪念日。1810年9月15日深夜11时，墨西哥神父伊达尔戈在多洛雷斯镇敲响了中心广场教堂的钟声，号召市民拿起武器，夺回自己的土地，赶走西班牙殖民者。广场上聚集的人们振臂高呼“独立万岁”，回应伊达尔戈的召唤，由此拉开了墨西哥独立战争的序幕。

“他是名出色的政治家，”安德烈斯说，“一流的演员，话剧演员。真遗憾，现在不搞流动剧团了，搞的话效果一定好。胖子，你干吗不搞？”他对费托说，“瞧瞧咱们老婆，全都为他疯狂。你要是答应让女人投票，我就去搞流动剧团。阿吉莱也动过让女人投票的念头，可惜议院没通过。我向你保证，女人投票，我带剧团巡演，一定当得上总统，再也不会有人说我做你老弟有什么不好。我第一天做总统，第二天就任命比韦斯做党主席，让他带乐队全国巡演。你觉得怎么样，卡蒂？”

比韦斯第五次退场，再次谢幕，乐队坐下去，站起来，观众还在不停地鼓掌，女人们鼓得尤其欢。周围包厢的女人、索菲的女友们使劲拍手，似乎她们都跟他上过床。

“咱们走，”我对安德烈斯说，“吃晚饭的时候再向他庆祝，这也太夸张了，简直莫名其妙。”

“就是，他又不是斗牛士，跟玩过命似的。”安德烈斯说。

“别走，”罗道尔夫求我们——他没本事命令谁，“我可不想出丑。”

“我们走，又不是你走。”我对他说。

“可你们是他的人。”索菲把弟兄关系特别当回事。

就在此时，比韦斯几乎是跑回了舞台，登上指挥台，头手并用，乐声随即在掌声中奏响，似乎他说了“预备，从第二十四小节起，再来一遍”。这次奏出的乐曲我能哼唱，如同爸爸在此刻显灵。记不清多少个早晨，我听他哼着这支曲子起床。有时，他站在我们房门口，哼上老半天，直到我们把头伸出被窝，抱怨太阳和早起的老爸。

老爸已经不在了，心里话要怎么才能告诉他，怎么跟他抱

怨生活中犯下的错，怎么问他，我用情不当、人情渐深，如何是好？

眼前的乐队仿佛清晨哼唱的爸爸。我知道他不在了，确信他的话语、他的拥抱已经逝去，只会变成回忆，变成我永久的思念。我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哭了，泣不成声，声嘶力竭，几乎和乐声一样高。

我从座位滑坐到地上，不让人看见我的狼狈。安德烈斯遇上这种情况，永远手足无措，只好把手放在我的头上，当我是猫，摸来摸去。结果，乐队奏完，我已泪痕满面，两眼红肿，头发凌乱。

全部了解来源于你父亲随时哼唱的那支曲子，看来这说的不是时候。”

“谢谢。”我说。

“谢谢你们。”他绽开微笑。

我开始发抖，真糟糕，我想大家都会注意到。

我挽着安德烈斯的胳膊，跟他说咱们走。

“可我们才刚到，晚饭还没吃，我饿得要命，你难道不饿？瞧，彭丘·佩尼亚来了，我正急着找他，有话要谈。”说完，他把我扔在大厅中央，离比韦斯和他的崇拜者们只有半米之遥。他们把他抢走了，连科尔德拉都上前问好。比韦斯和他拥抱，越过他的肩膀，看见我静静地注视着他。他拉着科尔德拉的手臂，走到我身边。

“你们俩认识吗？”没等我们搭上话，他开口问道。

“很高兴见到您。”我们俩异口同声，都不愿回想曾在何处相识。

“咱们为什么不去花园？”卡洛斯说，“这儿人太多了。”

他拉着我的手，快步往门口走去，科尔德拉也跟过来。经过安德烈斯身边时，卡洛斯对他说：

“带你夫人去透透气，这里头太闷。”

“她犯困，想回去了，看透透气能不能好点儿。”安德烈斯说，“晚上好，阿尔瓦罗。”他见阿尔瓦罗也跟我们走，便打个招呼，把我拉过去亲一下，悄悄在我耳边说：“听好他们都说些什么。”然后抬高嗓子：“一会儿见。”向卡洛斯挤了挤眼。

“会开得怎么样？”我们走到花园树丛间，卡洛斯问科尔德拉。

“挺好的。”科尔德拉看着我回答。

“你会连任吗？”比韦斯问。

“由不得我，代表大会定。”他说。

“代表大会是谁啊？你别告诉我他们真会让代表大会定。”

“干吗不？就该这样。”

“老兄，别玩儿了。”

“那你让我说什么？”科尔德拉摊开手。

我们往花园中央走，卡洛斯早已搂着我的腰，开口前，又让我往他身边靠了靠。

“夫人也知道她丈夫是国家败类。别让他掺和，你碍了他的事，他摆明了想整你，你要是连任，可以像前六年那样一路发动工人，没准能做到总统。”

“阿斯森西奥已经掺和进来了，我们在下议院向他开了战。你以为总统今天上午发表的演说出自谁手？你以为总统能想出‘在前进的道路上，各阶段不尽相同’这种话？他是想说，他的政策并未偏离阿吉莱的轨道。他规劝无产阶级抱着自我批评的态度，检查自身的做事方式。检查做事方式就是检查人、检查立场。他们想整我们，兄弟，想让我们闭嘴。他们奉行最无耻的投降主义政策，和苏阿莱斯搞在一起，那家伙拿政治当生意做。”

“也该找点事整整他们，对不对？还是说你累了，想歇一歇？”

“不，老兄，没那么简单，咱们明天再说？”他又一次狐疑地望向我。

“怕死了？你以前不怕死的。”

“死倒不怕，就是有点厌倦了。再说，也不是我说了算。明天找你。再见，夫人，谢谢您替我们保守秘密。”

“您怎么知道我会保守秘密？”我说。

“就是知道。”科尔德拉说着，往另一边走。

“这是什么国家呀！”卡洛斯说，“不怕死的人却说自己烦了。你怕死吗？”

“我烦了。”我对他说。

“不怕死了？”

“不怕死了。”

“想做什么？”他问。

“什么时候？”

“就现在。”

“随你，你想做什么？”

“我？想跟女人上床。”

“跟我上床？”我问。

“不跟你，跟索菲。”他回答。

我醒的时候，卡洛斯嘴巴张着，在我身边睡得正香。

房子有一个被钢琴占了一半的厅、一个嵌入式厨房和一间卧室。卧室的墙上挂着照片，站在大窗户前，能看见文化艺术中心。我真想留在这儿。卡洛斯睁开眼，笑了。

“我们去哪儿？”我凑在他耳边问，似乎怕被人听到。

“去海边。”他依然半梦半醒。

“那现在就去。”

“几点了？”他打打呵欠，伸伸懒腰，问。

“不知道。我们为什么不现在就死掉呢？”我问他。

“因为我还有许多事要做，我还没在维也纳登过台。”

“你会带我去维也纳吗？”

“等有人邀请我再说。”

“还没人邀请你啊？”

“等战争结束，我才会指挥得更出色。”

“到那个时候，你就不爱我了。”我对他说。

“总之我现在爱你。”说着，他开始亲我，然后伸出一只胳膊，越过我去够我这边桌上的表，“四点了。今天我们真的会死，胡安一定是忘了。”

“忘了什么？”

“他应该在安德烈斯即将离开松林别墅前来叫我们。”

“为什么？”

“为了让你比他先回到家。”

“可我不想回家。”

“你必须回家，绝对不能待在这儿。”

“我真傻。”我一边说，一边起床去找散落在各处的衣服。我气不打一处来，裙子拉链卡了，我就拼命扯，扯破为止，接着又找鞋，反正披上大衣，后背露着没人看见。

“阿尔瓦罗和你都是自私自利的家伙。”我说。

“你有一头秀发，不愧是普埃布拉人。”他说。

“你懂什么是普埃布拉人？”我冲他嚷。

门铃响了，是胡安。

“夫人，将军不想离开松林别墅，说您跟他说您在花园里，那您就一定还在花园里，他不能扔下您不管。”

“他和谁在一起？宴会还没结束？”我问他。

“和堂阿方索·佩尼亚^①在一起。”胡安回答。

^①即上文的彭丘·佩尼亚，彭丘是阿方索的昵称。

“还在一起？”我问。

“他能忍佩尼亚这么久，一定醉得够戗。”

“亲爱的，咱们走。”卡洛斯穿戴整齐地出现在门口，对我说。

我们赶到松林别墅，在先前和科尔德拉谈话的地点附近下车。胡安去停车。

我们走。卡洛斯挽着我的腰，拖着我往前走，大厅里几乎空无一人，安德烈斯和佩尼亚坐在最里头，一边一个服务生，面前一瓶白兰地。我们走到他们面前。

“气透完了？”安德烈斯拖着腔问。

“又没去多久，你怎么一下子喝了这么多？醉得一塌糊涂，安德烈斯，你从来没醉成这样，到底怎么回事？”我很诧异，看惯了他接连几小时喝个不停，从来没醉过。

“生活在这个国家，要么疯，要么醉。我本来疯的多一点，现在理智战胜了我，甩不掉了，是不是，兄弟？”他问佩尼亚。佩尼亚比他还醉，眼都斜了，盯着地。

“我提醒你，他们全都是危险的共党分子，”他逐字逐字地强调，“你不该让老婆和这些人混在一起。”

“这家伙产生了幻觉，”安德烈斯说，“说比韦斯是共党分子。接下来，他会看见一只紫红色的大象和穿着内裤的葛丽泰·嘉宝^①向他走来。胡安，送她回家，我们还要在这儿说说话。”

“还是都回家的好，”我说，“这儿又不是自己的地方。”

“哎哟，瞧瞧她，对谁的地方那么在意。”安德烈斯站起来说，“行，咱们回家，胡安去希罗斯找几个歌手来。”

^① 葛丽泰·嘉宝（Greta Garbo，1905—1990），出生于瑞典的好莱坞著名影星。

“希罗斯早关门了。”我说。

“还没到凌晨三点，来得及。胡安，找会唱《害怕》的三人组过来。”

“他得先送咱们回家。”我说。

“难道没别的车了？你的车呢，比韦斯？”安德烈斯问他。

我的心咯噔一下，比韦斯把车丢家里了。

“我把车借给科尔德拉了，他没开车来。”比韦斯回答得非常镇定。

“科尔德拉这个浑蛋，连我朋友的车都借。你也是，上了那个可怜鬼阿尔瓦罗的当，还把车借给他，没车就用腿走嘛，干吗把你的车开走，害得咱们浪费时间。找不到歌手，我杀了他。也好，不用在政治上给他让步了。他害咱们一晚上没过好，死了拉倒，顺便为国家做件好事。”

我们回到家。

“胡安，在栅栏这儿把我们放下，我们走进去。”安德烈斯说，“我会在客厅坐下，希望您马上就能带歌手们回来。记住，会唱《害怕》的。”

我赶紧下车，跑到胡安车窗前。

“他表停了，”我对他说，“希罗斯那里连鬼也找不到，您最好去拉腊大师^①家里，那儿的聚会肯定还没结束，叫托妮娅赶紧过来。”

^①奥古斯丁·拉腊（Agustín Lara, 1900—1970），墨西哥著名作曲家，下文出现的《撕裂我的生命》即为他的作品。

16

我是在安德烈斯当州长时认识托妮娅·佩雷格尼诺的，当时，我对组织社会公益活动特别热衷。她和拉腊途经普埃布拉，我便请他们来战士影院唱歌，原定只待两天，可一住就是五天。我让他们睡家里的客房，带他们去阿特里斯克牧场，安排形式多样的旅游观光，他们兴致很高，我也一样。一到晚上，奥古斯丁弹琴，托妮娅唱歌，玩得十分开心。

我和托妮娅成了好友，带她去见我的裁缝露佩，露佩是个天才，两天为托妮娅缝制了三条带披肩和拖裾的长裙，穿上一点也不显胖。虽说托妮娅的歌喉美妙绝伦，但却是长裙使她走到舞台中央时，丝毫不用忌妒妮侬·塞维利亚^①。对我而言，她俩都让我忌妒。自从露佩替她做了这几条裙子，托妮娅从此登台非露佩做的衣服不穿。她没能说动露佩去墨西哥城发展，只好频繁前往普埃布拉，每次都住我家。她什么事儿都碰上过，甚至碰上一个

^①妮侬·塞维利亚（Ninón Sevilla, 1926—），20世纪40—50年代古巴著名舞蹈家、电影演员，长年在墨西哥发展。

家伙一边叫嚷着“安德烈斯·阿斯森西奥去死”，一边持刀闯进卧室。那段日子，安德烈斯从不在同一个房间睡觉，有时在我房间，有时在切克房间或其他什么房间。出事那个晚上，他就睡在托妮娅第二天要入住的客房。那名男子举刀向托妮娅扑去，她唯一想到并做到的就是扯着嗓子高唱“你的眼里有祖母绿”。

那家伙撒腿就跑，而她也就让他跑，多年后，她才把这件事告诉我。

“你怎么会想起来唱歌的？”我问她。

“我一下午都在唱‘那种绿是海水涌出的绿，小嘴巴退色的血红是珊瑚的红’，上了床还在一遍遍不停地唱，唱得我头昏脑涨，不辨南北西东，你说我那时候还能想起什么别的？”

我们俩友情甚笃。我敢肯定，胡安说有急事，哪怕穿着睡衣，她也会赶过来。

我刚在杯子里放上冰块，准备倒威士忌，就听见车驶到门口。打开门，托妮娅一身光鲜地走了进来，蓝裙子亮闪闪的，胳膊光溜溜的，亲了我一口。

“晚上好，晚上好。”她用天籁般的嗓音说道，“这儿有人想来点小甜品？”

“托妮娅！”安德烈斯说，“唱首《害怕》给我听。”

“没问题，将军。不过，得先给我介绍一下这几位。”她若有所思地看着比韦斯，“我知道了，”她对比韦斯说，“您是交响乐团指挥，我见过您的照片，只要见过脸，我绝不会忘，对吧，姐姐？”她问我。

“这位是阿方索·佩尼亚议员。瞧，他嫌我们太闷了。”我指

着彭丘，他趴在天鹅绒扶手上睡着了。

“很高兴认识您。”托妮娅握了握他的手，又让它耷拉下去，“将军，唱《害怕》是吧？糟糕，我没带琴师来，能唱成什么样就什么样吧。”

“托妮娅，凭您的嗓音怎么会唱不好？”安德烈斯说。

“您需要钢琴伴奏？”卡洛斯坐在钢琴前问。

“别告诉我您也会这些曲子？”托妮娅对他说。

卡洛斯弹出《害怕》的前几个和弦作为回答。

“瞧瞧，这家伙真不要脸。”托妮娅说。

“现在没问题了吧？”卡洛斯问。

托妮娅从弹的那部分开始唱。

“从头唱，托妮娅。”安德烈斯说，“害怕在你身边感到幸福……”他唱道。

“别捣乱。”我在圆椅上坐下，饶有兴致。

“遵命，将军。”比韦斯说。两人从头开始，卡洛斯的琴声和着托妮娅的歌声，似乎事先排练过好几个月。

不仅如此，他还一曲连着一曲往下弹，尾首相接，托妮娅也自然而然地跟着唱下去。他们在游戏，彼此传递会心的眼神。

天再高，海再深

我对你的爱

可以冲破

世间的一切障碍

“我为你痴，我的疯狂，世界作证。”我忍不住也开口唱，

用上了那副老鼠嗓。

托妮娅点头称是，挥手请我过去。

我在琴凳上坐下，挨着卡洛斯。他从这首在我想象中是为我而作的歌曲跳到了《昨夜之夜》。

“啊！昨夜之夜！”托妮娅开始唱，“发生了那么多事，让今日的我茫然。”

“今日的我茫然，昨日的我坦然。爱已逝，你我心绪安宁，让我享受这平静。”她使出全力，而我在卡洛斯身上寻找温暖。有一刻，他把一只手从钢琴上挪开，抚摸我的大腿。

“现在捣乱的人是你，卡塔丽娜。”安德烈斯说，“别唱了，让大师们表演。”

我没理他，继续唱：“可你在对我做什么？我的感觉前所未有的。”我的歌声和托妮娅的歌声混在一起，尖利得像口哨，我还唱：“我向你发誓，一切前所未有的。”

托妮娅的歌声盖过了我，我觉得那就是我唱的。

“让我明白，活着就为了等你。”我们合唱。我让脑袋倒在钢琴上，“砰”的一声，标示着《昨夜之夜》曲终。

“卡塔丽娜，别捣乱了，”安德烈斯说，“喝醉的是我！比韦斯，《灰烬》。”他点歌。

“好的，《灰烬》。”我说。

“你别唱，卡蒂。”他说。

“好的，亲爱的。”我回答。

“在被你遗忘，经受了許多痛苦之后。”托妮娅唱道。

“在我可怜的受伤的心给了你一切之后。”我跟她一起唱，她站在我身后，手放在我的肩膀上。

“卡塔丽娜，别捣乱！”安德烈斯又说。

“你老打断我，你才捣乱！”我对他说，赶上和托妮娅合唱“你曾给我的爱如此痛苦”。

“啪啦啪啦。”我站起来，在钢琴上打拍子。

“我既不会原谅，也不会归还你给过我的一切。”我继续唱。

“你该知道，温存已逝，怨恨也随之消亡。”

安德烈斯从椅子上慢悠悠地用手不知指着谁，提出抗议。

“你想搬走一手制造的废墟，只会看见我的爱残留的灰烬。”我们唱完这曲。

“一群神经病。”安德烈斯说。

“唱吧，亲爱的，如果你想忘记。”托妮娅跟着卡洛斯弹奏的旋律唱道。

“唱吧，如果你想将痛苦忘记。”卡洛斯边弹琴，边敲短拍，边唱。

“唱吧，如果一段爱离你而去。唱吧，另一段爱终归会来。”

“啪啦啦，啪啦啦，啪啦啦。”我唱着唱着，离开琴凳，旋转着跳起舞来。

比韦斯笑了，安德烈斯睡了。

“《撕裂我的生命》。”我也开始点歌，在客厅里继续表演着单人舞。

“撕裂我的生命吧，撕裂我的心。”托妮娅跟着卡洛斯的钢琴伴奏唱道。

“你为我痴，你为我迷。如果见不到我……”我又在卡洛斯身边坐下，和他们一起唱。安德烈斯说得没错，他们的歌声被我毁了，可当时我没想这么多。

“让你心痛，那就撕裂我的生命吧！”我伏在卡洛斯肩头唱道。卡洛斯用三个和弦结束弹奏，托妮娅将最后一个“吧”字拖得老长。

“无与伦比，托妮娅！”他说，“向你致敬。”

“你们怎么说？”她问，“相爱了，还是准备相爱？”

我们让安德烈斯睡他的觉，一行三人去花园看日出。

“夫人，我把议员送回家？”胡安站在客厅门口问。

“麻烦您了，胡安。先把将军送上床，谢谢您。”

“送完他，再回来送我。”托妮娅说，“我可不想留在这儿吃早餐。”

橙色的太阳从树梢间升起约一小时了。切克光着脚、穿着睡衣来到花园尽头。

“妈妈，你怎么还穿着昨天那件衣服？”他问我，“快换裤子，不是要去骑马吗？”

“咱们走，指挥。”托妮娅拍拍卡洛斯的肩，对他说。卡洛斯熬出了黑眼圈，看上去帅极了，“再见，姐姐，好好骑马，新鲜空气对你有好处。”

卡洛斯把手放在我肩上，在我脸颊上亲了一口。

“明天见？”他问。

“明天见。”我回答。我们俩各自走开。

他和托妮娅往汽车走，切克和我往家里走。

“喂！”卡洛斯从栅栏那头喊道，“现在已经是明天了。”

骑马回来，我整个人有些晕晕乎乎。下了马背，我想喝杯橙汁。鲁西娜把橙汁送到花园门口，我坐在那儿揉腿，有一搭

没一搭地应付着切克。

“将军吩咐，让您一回来，就去楼上见他。”鲁西娜通知我。

我三级并一级地走上楼梯，靴子上的泥弄得满地都是，进安德烈斯卧室前，靴子还在脚上，轻轻松松地在床边坐下后，才开始拔靴子。

“我能把窗帘拉开吗？什么也看不见。”

“你就可怜可怜我这个酒后睡大觉的人吧！”安德烈斯在床上翻了个身，搂住我的腰，“告诉我，昨天科尔德拉和比韦斯都谈了些什么？”边说边摸我的背。

“谈音乐会。”

“还有呢？”

“比韦斯向科尔德拉问起开会的事，科尔德拉没说什么重要的话。”

“谈了多长时间？他怎么回答的？”

“他只说挺好的，选领导得基层代表说了算。”

“别跟我瞎编了，他说了什么重要的话？”

“没说什么，五分钟就走了。”

“然后，剩下的时间就你和比韦斯两个人？别瞎编了。他们肯定还谈了别的，你们过了两小时才回来。”

“我们去散了散步，”我对他说，“松林别墅的花园那叫一个大！”

“莫非你昨天刚见识过那些花园？！你想住那儿吗？告诉我，比韦斯和科尔德拉究竟谈了些什么？”

“将军，哪次听到他们谈话，我不是一回来就原原本本一字不漏地告诉你？可昨天，他们俩没说几句话。”

“就把那几句话给我听听。想好了，究竟怎么说的，他们

用的是暗语。”

“你是说梦话还是说醉话？他们怎么会用暗语？”

“没约时间见面？”他问。

“说就这几天。”

“也就是说，星期四。”他说。

“你疯啦！”我还在和老跟我作对的那只靴子斗争。

“你没睡？”他问。

“睡了一会儿。”

“这么大精神头哪儿来的？平时一晚上不睡，再睡上三天三夜也补不回来，今天倒还出去骑马？”

“切克求我的。”

“他天天求你。”

“今天我想去。”我终于拔下了靴子，伸伸脚趾头。

“你很怪。”

“昨天我玩得高兴，难道你不高兴？”

“不记得了。你好像唱歌了，还是我做梦？”

“我唱了《撕裂我的生命》。”

我又唱了一遍。

“别唱了，像是有五张嘴。”

“睡吧，干吗要醒？今儿是星期天。”

“正因为是星期天我才醒，加尔萨今天斗牛。”

“离下午四点还早着呢。睡吧，我两点叫你。”

“来不及了，我一点请了人吃饭。下午你来不来？”

“你又没请我。”

“不正请着呢吗？”

“我不喜欢斗牛。”

“说什么蠢话！你来吧。”

“就依你。”我亲了亲他的脑袋，帮他盖好，仿佛是在装殓送葬。然后，我踮着脚尖走到门口，让他睡。

拉斯洛玛斯的房子里，浴室有卧室三倍大，墙上装满了镜子，正午的阳光透过天窗照进来，和花园里的阳光一样明媚。浴缸大得可以装下五个人，边沿上放了许多植物。这间浴室是我的最爱，总能让我寻个清静。

那天早上，我跑进浴室，打开水龙头，扯下衣服。记得我把身体浸入热水，在植物的包围下，头没在水中，脸浮在水面上，透过玻璃天窗，看着云朵在那片天空掠过。

“现在怎么办？”我自言自语，似乎在与知心人共浴，“我可以跑，扔下将军，扔下孩子，扔下一切——浴室、紫罗兰、永远用不空的支票账户。我想和卡洛斯远走高飞，”我往脑袋上打肥皂，对自己说，“现在就走。什么洛伦索·加尔萨？先看他怎么杀牛，改天再听人评论他杀得漂不漂亮？我今天就搬，睡到另外一张床上去，名字也换掉。要是他不要我呢？不，他会要我的。他问过，‘明天见？’他还说，‘现在已经是明天了。’可他不愿陪我去海边，他让我回家，他从未有过与我长相厮守的念头。他不爱我。他对我有好感，我让他开心，但他不爱我。要是我敲门他不开呢？要是从英国冒出个女朋友呢？该死！”

我跨出浴缸，头裹着毛巾，走到镜前，对着镜子微笑。

我没亲眼见过安德烈斯杀人，但在门后听他说过不少次，知道他杀起人来毫不费力，用不着自己动手、自己开枪，总有人愿意替他出头，好在他身边谋个位子。

和比韦斯好之前，我从来没怕过安德烈斯，我对他的挑衅都只是闹着玩的，一旦有危险的倾向，即刻中止。跟卡洛斯在一起可不是闹着玩的，所以他的枪开始让我害怕。

有时，我会半夜三更醒来，浑身发抖，大汗淋漓。要是当时正和安德烈斯同床，我会看着他，无法入眠。他半张着嘴，打着鼾，一定以为身边躺着的还是那个结婚时傻乎乎、乐呵呵的姑娘，只不过老了点，倔了点，人还是那个人，还是那个卡塔丽娜，让他嘲笑、和他同心、猜透他心思、不问他生意的卡塔丽娜。那几天，结婚以来的所见所闻在体内郁积。一天下午，我发现后脖颈子上鼓了个包，从颈部到背部上端，鼓出一个硬邦邦的大包，像一个硕大无比的神经节，堵得我疼。

我把症状告诉芭比，她建议我做运动，做按摩，顺便瘦臀。按摩师为她提供上门服务，戈麦斯·索托死也不会让她在外头脱

得精光，尽管按摩师是个女人。我倒是更愿意去位于夸乌特莫克区的按摩院，老板娘笑容可掬，脚蹬高跟鞋，双腿修长。那儿不仅做按摩，还上体操课。

就在那儿，我和安德莱娅·帕尔玛交上了朋友。她特别爱开玩笑，抱怨自己没有穷人那么漂亮的屁股。我们在并排两张床上做按摩，会聊彼此小肚子的大小，还说如果我们俩臀部中和一下，可以塑造出一个完美女人。

“别这么不知足，上帝会眷顾咱们的。”有一天，她对我说。

“安德莱娅，你还想要怎么眷顾？那么多小子听你使唤，还嫌不够？”

“瞧，你又在不知足了，那么多小子只会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不过话说回来，忠实于丈夫的感觉如何？”

“感觉不好。”

“可对丈夫不忠感觉也不好。”

“会好一些。”

“你脸红了，”她叫了起来，“连耳根都红了。你干了什么了？别跟我说，免得你丈夫对我行刑逼供，不说实话就割了我舌头。”

“我忌妒你的胸。”我装作没听见她的话。

“别装傻，卡塔丽娜，说！”

“说什么呀？什么事儿都没有。换了你，你敢去骗安德烈斯·阿斯森西奥将军？”

“我不敢，可是你敢。你都敢跟他睡一块儿，还有什么事不敢的？”

“要是真对他不忠，他会杀了我的。”

“就像在莫雷洛斯杀那个女人一样。”按摩师拉盖尔做了个

注解。

“他在莫雷洛斯杀了哪个女人？”安德莱娅问她。

“一个旧情人，有一天说不跟他好了。”拉盖尔说。

“胡说，我丈夫不会杀跟他断的女人。”我说。

“人家就是这么告诉我的。”拉盖尔说。

“人家说什么，你就信什么？！”我从按摩床上跳下，甩开那双按摩我的手。

“卡蒂，别犯傻。”安德莱娅说，“我还以为你能沉得住气。”

“沉得住气，沉得住气，你让我怎么沉得住气？人家说跟我生活了十二年的那个人开膛破肚、杀人如麻，你还想让我安安静静地躺在这儿，露出蒙娜丽莎般的微笑？你到底想让我怎么样？”

“我想让你动脑子好好想想。”

“想什么？啊？想什么？”我嚷道。

这场私人对话变得人尽皆知，其他床的女人和按摩师都停下了手中的活儿，看着赤身裸体的我饱含热泪、满脸通红地冲着安德莱娅大喊大叫。

“你先闭嘴，”她低声对我说，“上床躺下，向我微笑，做完按摩出去后，好好调查调查安德烈斯·阿斯森西奥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听了她的话，她急促的语气和黝黑的眼眸让我慢慢平静下来。我趴在按摩床上，好一会儿不说话，感觉拉盖尔从没使这么大的劲掐我屁股。

“比如说，调查什么？”

“比如说，调查拉盖尔的话是不是真的。”

“怎么会是真的，安德莱娅？那都是胡说。我丈夫只会为生意杀人，不会杀不跟他上床的女人。”

“好吧，现在的你听起来聪明点了。他为什么不两种情况都杀呢？”

“因为他不会。”

“理由很充分，因为他不会。因为你不愿意面对，所以他不会，就是这样。”

“我愿意面对，但是他不会，就是这样。”我对她说。

“随你怎么说！”她回答我，笑得有点坏，“你还节食吗？”

“别打岔，你以为我是傻瓜啊？”

“岔开话题的人是你，你自己心里害怕，别瞎怪到我头上。”说着，她站起身，玛尔塔叫她去蒸汽浴室。

“您想去蒸汽浴室吗？”拉盖尔问我。

“您在哪儿听说莫雷洛斯有个女人被杀的？”我问她。

“就在这儿听说的，夫人。不过，您说得没错，应该是胡说。”

拉盖尔头发染成红色，眼睛虽小，眼神却很灵活，嘴唇薄，手小而有力，给人按摩，寡言少语，只听不说。我和安德烈娅说话，她居然插嘴，我很诧异。

要是他真的杀了她呢？我一边在蒸汽浴室发汗，一边反反复复问自己。

“我不想死。”我跟对面的帕尔玛说。在蒸汽浴室，人们钻进砖砌的隔间，外面用油布遮着，一直遮到肩膀。帕尔玛正把头从隔间里伸出来。当时我们就像两只身子四四方方的怪兽，脑袋小小的，汗津津的。

“你正在把自己打扮漂亮，肯定更不想死了。”她回答我。

“安德莱娅，这不是闹着玩的。我不想死。”

“别傻了，你不会死。所有的谣言都是道听途说，我们所有人加起来都不如你了解你丈夫。你说他不是魔鬼，那你有什么好担心的？就算你对他不忠，他也不会让你吃枪子。他还会为别的事毙了你吗？”

“不会，他不是杀人不眨眼的恶魔。”

“亲爱的，我信了你的话，难道现在又需要我反过来劝你信？怎么会哭哭啼啼地跟我说你不想死呢？”

我们越说靠得越近，最后从蒸汽浴室出来，面对面把身体擦干，脸和嘴都挨得很近，甚至有时会互相碰到。安德莱娅光彩照人，此刻她不施粉黛，大汗淋漓，津津有味地听我将一切娓娓道来，并陪我一起心惊胆战：文化艺术中心的台阶，普兰德斯大酒店的晚餐，第一天去他家、渐渐把它当成自己家，所有的一切，在中心广场散步，吃下午茶，看下午场电影，听晚场音乐会，早上再兴奋不已、惊恐万状地钻回自己的被窝。

“安德莱娅，我该怎么办？”我问她。

“现在，去做体操。”说罢，她还亲了我一口。

18

那年的十一月二日是星期三，安德烈斯决定回普埃布拉过亡人节^①假期，说要请几个朋友，让我负责张罗。我一想到那几天要远离卡洛斯，去招呼安德烈斯的客人，就气不打一处来。客人有趣倒也罢了，可他偏偏请了财政部副部长和他那个总打扮得像要去给玛露卡杂志拍照似的蠢夫人、连话也说不周全的农业部部长和某个眼下正当红的政客。政客们也会各领风骚，哪个当红，安德烈斯就请哪个来家里度周末，尊他为座上宾，所有谈话围绕他进行，回力球比赛让他赢，还让我满足他夫人提出的所有要求。

我明白邀请十五位客人、每日为他们准备一日三餐外加开胃点心、饼干咖啡随时供应的假期是什么滋味，我得永远盯着厨房，忍受玛蒂尔德的臭脾气。

周四一天，我都在诅咒。安德烈斯通知我二十八号周五中午出发，二号周三下午回来。

^①即万圣节，有扫墓祭祀的习俗。

“走这么久，不怕费托把国家搞垮？没有他老弟当参谋，可怎么办啊？”我嘴上这么问，心里想的却是见不到卡洛斯，生活对我而言将不堪忍受、无聊透顶。

周三下午，我和卡洛斯一同在中心广场和华雷斯大道上散步。

我们在皇宫大酒店吃晚饭，欣赏广场的夜景。我吃的鳗鱼，他吃的牡蛎；我要的冰激凌蛋糕，他要的速溶咖啡。

“我在下面有个房间。”他对我说。

“我可以待到一点。”我回答。我们俩从餐厅跑去房间，阳台正对着广场，我打开阳台门，想感受户外凉丝丝的空气，看看宫殿和教堂。

“咱们总是偷偷摸摸的，只能偷情。”我说。

“谁让你十六岁^①就嫁了给总统当老弟的将军？”

“十六岁，我知道什么？现在我三十岁了，想自己做主，想和你生活在一起，想让那堆跑来看你指挥的老女人们知道真正为你而来的只有我！我想让你带我去纽约，把我介绍给你的朋友们。我想让你将我们的关系昭告天下，向阿斯森西奥将军挑明一切。”

“可你现在想的只是和我上床，对不对？”

“没错。”我说，将一肚子的理由忘得干干净净。

告别时，我又想起了那些理由。当我必须跟他说要离开他，去普埃布拉四天，和我的丈夫、孩子、仆人待在有无数走道、盆栽、角落、喷泉，既像避难所，又像修道院的家里时，几乎有些开心。

^①前文为 15 岁，此处原文如此。

“太遗憾了。”他相当镇定。

“你不在乎，你当然不在乎。”我冲他吼道，“好啊，你玩够了，就把我踢给另一个男人。卑鄙小人！”我摔上车门，叫胡安开车。

周五，我一上午都暴跳如雷，莉莉娅从一开始就有所察觉。

“你不想回去？你以前愿意回去的，”她说，“普埃布拉很美。”

“爸爸硬塞给你的那个男朋友，你觉得怎么样，能跟我说说吗？”我问她。

“他人挺好。”她回答。

莉莉娅十六岁，乳房饱满坚挺，双腿结实修长，眼神异常灵活，笑容踏实自若。

“他是个不折不扣的浑蛋！泡了乔治亚娜·莱托纳七年，把人家甩了，跟你好。你青春洋溢，年轻美貌，无巧不巧，偏偏还是安德烈斯·阿斯森西奥的女儿，你没发现自己不过是个交易吗？”

“你想得太复杂了，妈妈。你这个样子，无非是不想四天都见不到卡洛斯。”

“卡洛斯和我有什么关系？”我说。

“傻子都看得出来。”

“去不去骑马？”她笑着问我。

“不去了。我还没想好吃什么，来多少客人都不清楚。”

“哪儿有那么复杂！”她说，蹬着靴子，踢踢踏踏地走了。

十五年前，我和现在的莉莉娅没有两样。从什么时候起，替别人张罗饭菜居然比自己出去骑马更重要了？

我打电话到普埃布拉，找厨娘玛蒂尔德，请她为我们准备辣椒烧猪脊当晚餐。

“晚上吃这个太油了吧，夫人？”挑我的错时，她总是这副腔调。平日我多半都听她的，也让自己少点麻烦。可那天，我一口咬定，就要吃猪脊。

“香菜炖鸡不是更好？将军特别爱吃。”

“就猪脊，玛蒂尔德。”

“听您的，夫人。”她回答。

玛蒂尔德有些迷恋安德烈斯。她和我一般大，儿子和外婆一起生活在圣彼得罗。可她缺了两颗牙，又不节食，不做体操，也不买价格昂贵的面霜，看上去就像比我老了二十岁。所以，她一点也不喜欢我，这不是她的也错。我想，整个假期都得要和她作斗争。

我坐在电话桌边，呆呆地看着莫卡辛鞋的鞋尖，突然，卡洛斯提着箱子走进客厅。

“是十二点出发吗？”他问。

我没有回答，一溜烟跑去摘下额头的发卡、穿裤子、洒香水、抹口红，再回到客厅，他人已经不见了。

“他们去了游戏室。”鲁西娜向我解释。

“准备好了吗？”我问她，“孩子们呢？”

“都准备好了。”

游戏室在花园尽头。我们所有的房子都很大，在里面走恨不得要开汽车。我穿过花园，走进游戏室，安德烈斯和卡洛斯在打台球。

“夫人，看看都几点了！”安德烈斯说，“我给你的时间是一点。”

“我已经好了，莉莉^①骑马还没回来，你还邀请了谁？”

“就还有普恩特议员夫妇。我想去见见那边的人，休息休息。”安德烈斯瞄准台球，出杆，没中，“我打得真臭。你站那儿干吗？赶紧催孩子去。咱们需要三辆车，把胡安和贝尼托都叫上，还有谁在？”

“我开自己车去。”卡洛斯说。

“太好了！”安德烈斯说，“你，卡塔丽娜，你跟他的车走，带上莉莉娅、男孩和保姆。我可不想听那些家长里短的，卡洛斯还单身，听听也好。其他女孩子加奥克塔维奥跟贝尼托的车走。不过，说好了，谁也不准两点后出发，大家一起走，车一辆跟一辆。你盯着点儿，别让莉莉娅除了泳衣、裤子什么也不带，带点正式的，阿拉特里斯特他们家要请她吃晚饭。”

“你张罗的？”我问他。

“没错，是我张罗的。别用这副腔调质问我！他是我女儿，我要操心她的前途，你别掺和。”

“你方便的时候，她就是你女儿；你不方便了，她就是我们女儿。她十岁那年，你把她交给我，说了一通我必须做她母亲之类的话，现在又说什么她只是你女儿。”

“她现在需要有人替她安排前途，不需要人给她擦鼻涕、做作业。”

“我不会让你逼她嫁出去。”我说。

“别担心，她会高高兴兴地嫁出去。”

“为什么不找那两个大的？”

^①莉莉娅的昵称。

“巧了，这个女儿最漂亮。”

“埃米利奥又不漂亮，跟玛尔塔最般配。”

“那是因为玛尔塔你不太喜欢。”

“没错，我就是不太喜欢她，而且她比莉莉大。莉莉还是个不懂事的小女孩，可怜的孩子。”

“你跟我结婚那会儿，也就她这么大。”

“可阿拉特里斯特家的儿子是个孬货！你不管怎样，不靠当爹的替你安排前途。”

“我爹能帮我安排什么前途？连他的面我都没见过！是我可怜的娘含辛茹苦把我拉扯大，别让我再提这些伤心事。有人替小埃米利奥安排前途有什么不好？对我的莉莉也更好！你到底打不打球，比韦斯？”

“我在等你们吵完架。”

“别等了，傻瓜，打球。我就是在等你出杆，才会跟她吵的，不然，我才不会跟这个死脑筋白费口舌！她该当律师去！她爸爸说她是‘一滴温柔的蜜’，兄弟，你信不信？可怜的堂马科斯，到死都不了解他女儿。”

“更不了解他女婿。”我说。

“我打好了。”卡洛斯提醒他。

趁安德烈斯专心给棍尖擦白粉的空当，我向卡洛斯挤了挤眼，然后离开了游戏室。

我们五点才动身，还去普恩特议员家绕了一下。安德烈斯满脸通红，像是气的，其实是喝白兰地喝的。车一辆跟着一辆：卡洛斯带我们走在最前头，紧接着是贝尼托带着鲁西娜、大一

点的女孩子和两个朋友，最后那辆车是胡安开的，里头坐着安德烈斯。

一路愉快。薇拉妮娅和切克唱学校里教的歌，为一本故事书吵架，后来都睡着了。莉莉娅和他们坐在后排，跟我们聊了一会儿。

“我给罗莉写信了。”她说。

“哪个罗莉？”

“你不知道？玛露卡杂志上的知心姐姐罗莉。”

“你问她什么了？”

“你知道的。”

“那她跟你说什么了？”

“念给你听听？我署名普埃布拉的卡尔米娜，回信上说，‘单纯的好感可以萌生出爱意，只要您能在他身上再找到一些梦中白马王子的优点。但如果梦想与现实产生了差距——这是常事——那就不会有爱情。我的话千真万确。’”

“你对小埃米利奥有好感吗？”卡洛斯问她。

“有一点儿。”她回答。

“可他一点儿也不像你梦中的白马王子。”我说。

“不太像。”她说。

“那就不会有爱情。”我得出结论，“你明天就一口回绝他，态度要好，不能粗鲁，但必须一口回绝。你就说没想好，妈妈说你还小，你还想认识的男孩子，跟他还是做朋友的好。”

“那我怎么跟爸爸说？”她问。

“我去跟他说。”我说。

“你保证？他说这门亲事对我最合适不过，你说服不了他的。”

“你爸爸怎么知道什么对你最合适不过？这门亲事对他最合适，可以绑定他和堂埃米利奥的生意。”

“妈，总之你跟他说。”她最后来了这么一句，一会儿也睡着了。

下午天气晴朗，巨大的火山近在眼前。在冷河村，安德烈斯的车反超我们，叫我们停车，我们把车停在村里的商店兼小吃部前。天开始黑了，身后的树如同鬼怪一般，孩子们吵吵嚷嚷地下了车。

“想喝饮料的去买饮料，想小便的去小便，抓紧时间，到普埃布拉前我们不会再停了。”安德烈斯说。

我们大约九点到的家。在卡洛斯的提醒下，我注意到这个家很隐蔽，从远处看不见，可在家里的露台上，却能看到整座城市。普埃布拉即将进入梦乡，这里的人们早早地关门闭户，躲在大门里头，八点后谁也不在街上转悠。

安德烈斯带客人去客房，我去看晚餐准备好了没有。

“摆十个位子就够了，”我吩咐鲁西娜，把手指伸进脊肉锅，“二十分钟后开饭。玉米饼做好，趁热上桌。”

我走上楼，看卡洛斯被安排在哪间客房，让胡安抱过去一大盆蹄盖蕨，放在客房中央，之后去换衣服，普埃布拉的衣橱里有的是干净衣服，我从一个家赶到另一个家从来不用收拾行李。

我套上一条当州长夫人时穿的裙子，红的，布料很重，胸部收紧，裙摆打褶，直拖地面。

“你会让我帮你脱裙子吗？”我走进客厅，卡洛斯凑过来对我说。

我开始琢磨怎样才能半夜三更溜到三楼。

安德烈斯帮了大忙，吃完饭他就去睡了。

普恩特议员夫妇不觉得困，女儿和她们的朋友也不困，于是我们围着壁炉聊天。

我在卡洛斯房里睡了四个晚上，每次都等安德烈斯睡着后再跑过去，谎称切克感冒，或跟莉莉夜聊。

安德烈斯每天早上打回力球，卡洛斯先输他一局，再跟我和孩子们去游泳。星期天，我们去阿特里斯克中心广场吃冰激凌，在那里，他介绍我认识了墨西哥劳工联盟领袖、科尔德拉的挚友梅迪纳。

“您得原谅我，夫人，尽管卡洛斯说您信得过，可安德烈斯·阿斯森西奥的的确确是个浑蛋。他不让我们过好日子，向阿尔瓦罗表示这儿还是他说了算。墨西哥工人地区联合会的人都在总统府领薪水，全是他的鹰犬爪牙，早就这样了，别以为现在才是，都是他用枪镇压了那次罢工后，在瓜达露佩安插的人手。”

“究竟怎么回事？”卡洛斯问他。

“我不想在夫人面前说，尽管这里谁都知道。”

“可我不知道。”我说，“到底怎么回事？”

梅迪纳慢慢地，一点一点地把事情告诉我们：

“瓜达露佩罢工闹了一个月，工人们要求涨工资，增加临时就业岗位。那是阿吉莱将军执政六年间发生的事，全国各地都在闹罢工，工人们也就掉以轻心，忘了普埃布拉州的州长是安德烈斯·阿斯森西奥。大张旗鼓地闹了一个月后，州长大人到了。”

“‘给我把机器发动起来。’他对一位工人说，工人不愿意，‘那就去死。’他拔出枪来，说完就是一枪。‘你，给我把机器发

动起来。’他对另一位工人说，工人还是不愿意，‘你也去死吧！’说完又是一枪。‘你们还这么不知趣？’他问，一百名工人默默地看着他。‘你！’他对一位小伙子说，‘全都想死是不是？明天不会没人来顶你们的位子。’

“小伙子乖乖地发动机器，其他工人也一个接一个地走到机器面前。工厂恢复运转，工人继续轮班操作，工资一分没涨。

“他如法炮制，又镇压了圣烛厂罢工，死了二十名工人，只报道有一名工人意外受伤。”

梅迪纳有一肚子故事要说。开始我还挺有兴致，后来索性让他说给卡洛斯一个人听，自己去和孩子们在中心广场上追追打打，跑得满脸通红，周身俱暖。再去报亭给自己买个冰激凌时，梅迪纳站起身来和我握手告别，提前谢谢我，希望我为他保守秘密。我没告诉他那些故事我多一半都信，可说安德烈斯自己动手，杀了一个又一个工人，总像有些言过其实。我也没跟卡洛斯说这番话，还是聊聊田野、和孩子们唱唱《罗西塔·阿尔维莱丝的歌谣》比较好。我们很晚才回普埃布拉，安德烈斯已经坐在桌首，吩咐开饭了。

“脏的跟泥猴似的，从哪儿来啊？”他问。

“我们去阿特里斯克吃冰激凌了。”薇拉妮娅说，她崇拜父亲。

星期一，我在家里。好几年没和孩子们玩，我发现他们特别机灵。我敢肯定，卡洛斯再去见梅迪纳，没有比带他们一起出去玩更好的借口，他们的话往往也是最好的掩护。

早上玩“蛇和楼梯”的游戏，下午两点，我还在大笑，小女孩似的和他们疯狂打闹。

星期二，我一大早就起来忙活，到十点已无事可干，便约卡洛斯外出兜风，躲在宽大的克莱斯勒轿车里，躲过满街爱管闲事的人，出城前往无人打搅的旷野。

卡洛斯答应了，我们沿着公路朝丘鲁拉方向开，去往开满金盏花的托南辛特拉。田野里一片橙绿，十一月，万寿菊和苜蓿花竞相开放。走进当地一座教堂，瞪着大眼睛、一脸惊恐的小天使随处可见。

“就当我是新娘，”我对他说，“伴着《婚礼进行曲》缓缓入场，和你结婚。《婚礼进行曲》由你的乐队演奏。”

“我不能一边指挥，一边结婚。”

“就当你能。”我跑到门口，缓缓地往里走：一步，又一步。当当的当，当当的当，我边唱边往他那儿走，他就站在圣坛前，站在泛旧的天鹅绒跪垫旁边。

“你真是个小疯子，卡蒂。”说着，他抬起手，装作指挥。我不紧不慢地往前走，走到他身边，按住他的手臂。

“你要迎接你的新娘，来，来这儿跪下，大家都在看我们。你要向我保证，无论健康还是疾病，富有还是贫穷，爱我一生。我接受你做我的丈夫，也向你保证，无论健康还是疾病，富有还是贫穷，永远忠实于你，爱你，尊重你，一生一世。”

“你记得真熟，一定排练过无数遍。喂，你干吗哭呀？别哭，卡塔丽娜，我向你保证：无论做你丈夫，还是不做你丈夫，无论欢笑，还是忧惧，永远忠实于你，爱你，尊重你，特别是你美丽的屁股，一生一世。”

我们在教堂的穹顶下，金光闪闪的四壁间，困在神龛里的圣女前，跪在垫子上，紧紧相拥，直到一位满脸皱纹肉瘤、身

材矮小到跟我们跪着一般高、相貌阴险的老太太来到我们面前。

“难道上帝无法让你们产生敬意？”她说，“要是想干那肮脏事，去马厩干，别在这儿玷污了圣女。”

“我们刚刚结婚，”我说，“上帝也会眷顾爱情。”

“什么爱情不爱情的，你们这是情欲，出去出去。”她拿起圣像念珠，高举在眼前，从眼睛一直挡到下巴，开始祈祷。我们只当她是幽灵，她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拿起一瓶圣水，一边尖着嗓子念祈祷词，一边将水泼到我们身上。

“马厩在哪儿？”卡洛斯拉着我站起来，问她。

“炼狱中的灵魂啊！你们的肉体必被烤焦，愿上帝宽恕你们的灵魂！”她说。

我们找了块耕地，躺在橙色的花丛中，边滚边脱衣服。我叫得比任何时候都欢，像发情的山羊，一头疯狂发情的山羊！我忘了爸爸，忘了孩子，忘了家，忘了丈夫，忘了想去看海。

我们笑得很开心，像傻瓜那样开心，不想未来，不想家庭，什么也不想，一个劲地笑啊笑，笑啊笑，自己也不知道在笑什么。

“你浑身上下都是金盏花的颜色，”卡洛斯说，“万圣节墓地一片橙色，弥漫着金盏花的芬芳，多美！我死了，你一定要把我葬在这儿。”

“你会死在纽约，像上个月那样死在旅途中，要么死在巴黎。你那么国际化，不会死在家门口。还有，你会老到不在乎墓地是什么味道。”

“无论我什么时候死，都希望墓地闻起来有你身上的味道。走吧，两点了。要是你未在吃饭的点儿出现，你丈夫会杀了我们。”

“我已经厌倦他了，他每天都有理由杀了我们，干脆让他杀

掉算了，就埋这儿，让我们在地下尽情相爱。”

“好主意！那趁他要来杀咱们，赶紧走。”

我们站起身，往车那儿走。我一路上采了些花，回家插在了桌子中间的陶花瓶里。

“谁把这么恶心的东西放这儿的？”安德烈斯过来吃饭时问。

“是我。”我跟他说。

“你越来越疯了，这儿又不是墓地，拿走！这花儿又难闻，又不吉利。^①请你们多包涵，”他对客人们说，“我夫人有时浪漫得离谱。”接着，他开始分配座位。

“你想坐哪儿，卡尔朗加斯^②？”他问卡洛斯，当时只有我身边的位子还空着，“坐我夫人身边？”

“荣幸之至。”卡洛斯说。

“别客气。”安德烈斯接着又问，“卡塔丽娜，喝什么汤？”

“蘑菇南瓜花汤。”

“好吧，你跟花儿耗上了。不过这汤不错，很补，隆重向你推荐，议员。”他对普恩特说，普恩特是墨西哥工人地区联合会的议员，这几天在我们家过节。

“昨晚上又很晚才睡？”卡洛斯问。

“没其他几天晚，”安德烈斯说，“我们有好多话要说，是吧，议员？”

“确实，将军。”议员说。

①“金盏花”在西班牙语里意为“死人花”，多长在墓地边。

②卡洛斯的昵称。

“好了好了，别再说了，”议员夫人求他，“那么晚回屋，人家冷得要命。”

议员夫人又矮又胖，眼睛大，睫毛黑，胸部丰满，总系着条腰带。她很爱她的丈夫，原因不详。丈夫那么丑，她却利用一切机会和他拉拉扯扯。那家伙无论发表什么意见，她都仔细倾听，频频点头。也许正因为如此，议员每次长篇大论之后，总会问上一句：“是不是，苏西？”她也总会回答：“当然，亲爱的。”末了，再点点头。他们配合得天衣无缝，我就不行，我没那么投入。

“玩得怎么样？”我问他。

“不错。”安德烈斯说，“我就不问你们了，猜都猜得出，真不明白你们怎么那么喜欢田野！过去又没在这几种过地。你去看你的朋友梅迪纳了吗？”他问卡洛斯。

“没来得及。我们就去了托南辛特拉，教堂美极了，我想在那儿开场音乐会。”

“开吧！你只要不浪费时间去见梅迪纳，明天咱们就张罗。”

“梅迪纳是我朋友，他现在有麻烦。”

“胡说八道！他唯一的麻烦是被科尔德拉领导，坚持要做阿特里斯克的墨西哥劳工联盟领袖。阿特里斯克的墨西哥革命联盟就快完蛋了，梅迪纳也会和它一起完蛋，千真万确。”

“你干吗要掺和，青蒂？让劳动者自己决定人选多好。”卡洛斯摆出一副兄长的架势，激怒了将军。

“不该掺和的人是你！你搞你的音乐，搞你的文化，乐意的话，再搞搞复杂的女人，千万别搞政治，这活儿会玩的人才能玩。我就不会突发奇想去指挥什么乐队，不过我告诉你，站那儿冲

一堆玛利亚奇乐师挥挥手臂，比管理一帮浑蛋要容易得多！”

“科尔德拉和梅迪纳都是我的朋友。”

“那我呢？我不是你朋友？您瞧见没有，普恩特议员？他们就这么报答别人。”他看看我，接着说，“卡塔丽娜，你说是不是？艺术家是不是让你相信‘左派联盟无往不胜’啦？女人实在糟糕透顶！苦口婆心教导她们一辈子，临了，一只八哥说上两句，她们就全信了。议员先生，您面前的这个女人，一定相信阿尔瓦罗·科尔德拉那个浑蛋是个和穷人同甘苦共患难的圣徒。她只见过他三次，就信了他说的话，跟自己的丈夫作对，这年头就兴这个。你们真该见识见识她十六岁的样子，那时候的她没多少话说，听什么都入神，不会跟丈夫玩花样，不会半夜三点不在自己床上。唉！女人啊！不用说，变啦！被带坏啦！但愿您的夫人一直像现在这样，议员先生，如今这样的女人可不多了，连最安分的都保不齐会跟你捣蹶子，瞧瞧我夫人就知道了。”

安德烈斯很了解我。他笑了笑，吃一口甜辣酱炖鸡，嘴里塞得满满的，又说：

“我说我夫人，指的就是您，阿斯森西奥夫人。其他女人都只是逢场作戏，为了满足需要，但并非必不可少。”

“将军说话真是快人快语！”普恩特议员说。

桌子底下，卡洛斯把手放在我腿上。

一顿饭怎么也吃不完，等到圣塔克拉拉的小玉米饼和咖啡终于上桌时，我松了一口气。过不了一会儿，大家就都会去睡午觉，安德烈斯从不在这时找我麻烦，两三杯白兰地下肚后，他会站起来走到厨房，谢谢厨娘，然后，无论请的客人是谁，他都会说：

“对不起，失陪，我有件私事要办，很急。”

随后，他会去后面一间下午完全没有光线的屋子，睡不多不少一个半小时，醒了之后，便神采奕奕地去玩多米诺骨牌，也不用我在场，只要准备充足的咖啡、许多白兰地 and 一盘巧克力，我就可以放心大胆地消失，晚饭时间再出现。

“咱们去中心广场？”我对卡洛斯说。

“中心广场在哪个房间？”他问。

我们俩笑得正欢，安德烈斯已经对厨娘说完了一番煽情的致谢辞，回来站在我身后，将手放在我肩上，捏紧。

“对不起，失陪，我们俩有件急事要办。”他说。

“我答应了要带孩子们去中心广场买气球，去富埃特斯家爬树。”我说。

“真是个好妈妈，跟他们说等多米诺骨牌开局，再带他们去。”

“喂，妈妈，”薇拉妮娅说，“你怎么能这样！”

“安德烈斯，我答应过他们。”我说。

“很好，说话没有不算数呀！你没见我说什么了吗？六点再带他们去，现在不行。”

“夫人，我们在这儿等您。”卡洛斯说。

“你会跟我们讲你爸爸的故事吗？”切克问他。

“你们想听什么，我就讲什么。”他对孩子们说。

“别太晚，妈妈。”

“不会的，小宝贝。”我说。

安德烈斯走进卧室，关上门，在床边坐下，让我坐在他身边。

“去哪儿了？”他问。

“你都知道。你派人跟踪我，现在又来问我。”我对他说。

“我派的是那个笨蛋贝尼托，从教堂出来，他就跟丢了。那个阴险的老婆子跟你们传递了什么消息？”

我笑了。

“她说我们会被魔鬼带走，还往我们身上洒圣水。”

“还给你们捎去了梅迪纳的口信。”

“没有，什么梅迪纳的口信啊，什么也没有。”

“贝尼托说她提到了马厩。”

“我没听见。”

“你也没听见她说炼狱的灵魂？”

“这句听见了，她是在祈祷的时候说的。”

“祈祷什么？”

“我不记得了，安德烈斯。我觉得她是个疯子，后来她把我們赶出教堂，还说了一堆让人听不懂的胡话。”

“你好好想想。”

“想不起来了。我能走了吗？今天下午谁来跟踪我们？”

“今天下午，你乖乖地和你丈夫待在这张床上。做探子，你糟透了；做情人，你倒挺投入。”

我脱了鞋，把脚放在床上，曲起身子，头埋在腿中间，叹了口气。

“你留我干什么？让你宠幸我？你已经好几个月没碰我了。”

“距离产生美，现在的你美极了。”

“那小孔恰呢？”我问他。

“别问没品位的问题，卡塔丽娜。”他说。

“纯属礼节性问题，我想知道跟你上床的女人们健康状况如何。”

“你怎么变得这么粗俗。”他说。

“我们什么时候高雅过？一定是何塞·伊芭拉的外甥女教你的，他们家向来高雅脱俗。她还在拉托雷的马丁内斯牧场吗？我知道你给她配了天鹅绒窗帘、路易十五的家具，免得她身处那么多印第安人中间会失落。你不在那儿的时候她做什么？不无聊吗？大概在绣十字绣，可怜的女人，戴着帽子，遮着面纱，在雇工和公牛之间漫步。”

“她生了个女儿。”

“你会把女儿带来吗？”

“她不愿意。”

“其他女人也不愿意。”

“可其他女人不是好母亲，她是。她爱女儿，求我把女儿给她，免得她孤单。”

“对我，你不用这么慷慨。我这儿小孩子多得是，十几岁的大孩子就更不用说了。”

“你别抱怨，我的莉莉娅就要走了。”

“你的莉莉娅？你现在跑来甜蜜地称她为‘我的莉莉娅’。从我认识他们起，你们就天天吵吵闹闹，她更爱我这个继母。”

“她不跟你吵，不能证明她爱你。”他对我说。

“总能证明点什么。你带她来那年，她才十岁，现在快十六了。”

“这么说她是你一手教出来的？”

“我没教任何人。我给他们吃的，听他们说话，其余的随他们自己。这儿的每个孩子都是自己长大的，你的孩子，我们的孩子，都是。难道你以为我教育过切克？”

“你把他惯坏了！好了好了，别讨论这么深奥的问题，把毛衣脱了，睡这儿。”说着，他把我往身边拉，“你的腰细了，怎么弄的？”

“爱情滋润的。”我回答他。

“蠢婆娘，别以为这么说我会生气。我知道你比温顺的母马还要忠心，过来，我冷落了你好不少日子，从九月份起？”

“不记得了。”

“你以前会数日子的。”

我打了个哈欠，把腿伸直，舒舒服服地躺在他身边。我穿着一条灯芯绒裤子，由他摸。

“你保养得这么好，真教人难以置信，怪不得把卡洛斯弄得神魂颠倒。”

“卡洛斯是我朋友。”

“孔恰、皮拉尔和维多利亚娜也是我朋友。”

“还是你孩子的母亲。”

“女人就是这样，不可能只上床，不大肚子。你不想替卡洛斯生个孩子？”

“我跟你生了太多的孩子了，况且，我不跟卡洛斯上床。”

“你这个挨千刀的，过来，再跟我说一遍。”他的脸几乎贴在我脸上，他捏住我的下巴，让我看着他。

“我不跟卡洛斯上床。”我看着他眼睛说。

“听到这句话真好，”他对我说，开始吻我，“把衣服脱了，让你脱衣服真费劲。”他扯掉我的裤子，我让他尽情发泄，想起裴帕曾经说过：夫妻生活中，有那么一刻，你得闭上眼睛，祈祷万福马利亚。我闭上眼睛，回想起田野。

“你不跟卡洛斯上床？那你浑身上下都是黄色，怎么弄的？”
他问我。

“在花上滚的。”

“没干别的？”

“没干别的。”我闭着眼睛回答。他进入了我的身体，我被他压在下面，闭着眼想海边，想第二天吃什么，想冰箱里还有什么吃的。

“你是我的女人，别忘了。”完事后，他躺在我身边，摸着我的肚子说。我脸朝上，看着自己松松垮垮的身子，对他说：

“我已经不害怕了。”

“不害怕什么？”

“不害怕你。有时候，你让我害怕，我摸不透你打的什么鬼主意。你看着我，一言不发，天亮了，拿起马鞭、手枪就走，也不叫上我。我以为你会像杀了别人那样杀了我。”

“杀了你？你怎么会这么想？我不会杀掉我喜欢的人。”

“那你干吗天天带枪？”

“给那些想杀我的人看。我不杀人，早过那年纪了。”

“可你派别人去杀。”

“看情况。”

“怎么个看情况？”

“因素很多。别问你不懂的东西，我不会杀你，没人会杀你。”

“那卡洛斯呢？”

“为什么要杀卡洛斯？他不跟你上床，也没去见梅迪纳，是我的朋友，几乎是我的小弟弟。要是有人杀卡洛斯，就是跟我作对。我以切克的名义向你发誓，切克很喜欢卡洛斯。”他说。

后来他睡着了，手放在肚子上，嘴巴半张着，一只靴子在脚上，另一只不在，裤子没穿，衬衫扣子没系。我在他身边待了一小会儿，看着他睡，觉得他是个反动的右派法西斯，脑子里过了一遍他其他的女人。她们爱他什么？爱他会说笑话？当年，我遇见他，爱上他，甚至以为没人会比他更帅气、更聪明、更和善、更勇敢，多少天没他在身边就睡不着觉，多少个月对他无比挂念，多少个下午呆呆地想在哪儿能找到他——现在不会了。现在，我只想跟卡洛斯去纽约或去华雷斯大道，做一个三十岁的傻女人，有两个孩子，一个等她去中心广场散步的男人，她爱这个男人甚于爱孩子、爱自己。

我从床上一跃而起，几秒钟穿好衣服。卡洛斯就在外面，我却在这儿傻傻地看着狗熊睡觉。

“再见。”我压低嗓门，佯装从腰带里拔出一把匕首，在走之前一刀结果了他。

我来到院子里大声呼唤：

“孩子们，卡洛斯，咱们走！我可以走了！”

天已经黑了，中庭里一个人也没有。我又去后花园上楼叫他们，没找到人，他们房间里的灯都熄着。我敲了敲莉莉娅的门，只有她房间的灯亮着。

“妈妈，你怎么了？大喊大叫，跟天塌下来了似的。”

她真漂亮，穿着收腰睡袍，脸蛋干净，孩子气十足。她取下发卡，飞快地将头发散开，耳朵以下都是髻发。

“你要去哪儿？”我问她。

“去和埃米利奥吃晚饭。”口气跟她爸爸说“去办公室”一模一样。

“亲爱的，真把你给糟蹋了！十六岁、这副身材、这个渴求知识的脑袋、这双闪闪发亮的眼睛，还有一切的一切都将留在小埃米利奥的床上。小埃米利奥这个傻瓜、机会主义者、蠢货、十足的公子哥，他爹跟你爹一样四处抢别人东西，还摆出一副贵族的派头。嫁给他可惜了，亲爱的，咱们会后悔一辈子。”

“别这么夸张，妈妈。埃米利奥网球打得不错，人虽然不太和善，可相貌也不丑。他挺好的，穿着也有品位，我嫁给他对爸爸好。”

“那是当然。”我说。

“他喜欢音乐，会带我们去听卡洛斯的音乐会。”

“听卡洛斯的音乐会那是赶时髦，也是坐上两个小时、不让别人注意到他脑子空空如也的大好机会。”我回答她。

房门都冲着一条露天走廊，栏杆上挂着花盆。

“冷死了，咱们进屋接着聊？”她钻进屋，我跟着走了进去。她去梳妆台前梳头。

“这些人都上哪儿去了？”我问她，“怎么没等我就走了？”

“他们不爱你了。”她露出孩子般的微笑，“连张条儿也没留下？”她问。于是，我想起了卡洛斯房间的花盆。

“亲爱的，打扮漂亮点。我在缝纫间，有事到那儿找我。”说完，我一溜烟地跑到蹄盖蕨花盆边，翻翻叶子，果然找到一张他的亲笔留言：

“我最最亲爱的：希望你能快点来，哪怕穿着衣服。我接到梅迪纳的口信，约我六点在圣方济各教堂门口见，我得现在就走。孩子们我带走了，你浑圆的屁股清清楚楚地印在我的脑海里，也带走了。吻你，哪怕只吻在唇上。我。”

我跑下楼梯，穿过中庭。安德烈斯刚刚睡醒，探出头来大喊：

“谁要玩多米诺？”他问我。

“不知道。卡洛斯带孩子们去圣方济各教堂了，我去找他们。我没从游戏室走，那儿一定有你的牌友，我马上叫鲁西娜端咖啡和巧克力过去。”我没停脚，一口气说了这一堆话。

“卡洛斯把孩子们带走了？谁让他带走的？”安德烈斯嚷了起来。

“他经常带孩子们出去玩。”我也嚷嚷着回答，下楼往车库走。门边有辆敞篷车，我跳上去，往圣方济各教堂驶去，开到公园附近，慢了下来。卡洛斯和梅迪纳不可能站在教堂门口说话，他得把孩子安排在一边玩。可他们不在树林里，不在喷泉边上，不在喝塔拉维拉瓷蟾蜍吐出的脏水，不在秋千架上，不在滑梯上，不在平日玩耍的任何地方，也没见卡洛斯坐在哪个小摊凳上喝咖啡，我生他气了，干吗要搞政治？干吗不好好指挥乐队，不好好谱些怪曲子，不好好和诗人朋友聊天，不好好陪我上床？干吗对政治狂热，那么病态的狂热？干吗非得是阿尔瓦罗的朋友，不去跟麻烦少点的人交朋友？他们人在哪儿？天冷了。一定没穿毛衣，我想，三个都要感冒，而我开着该死的敞篷车也要得肺炎。他们在哪儿？去中心广场了？

我把车停在柱廊台阶前，下车，跑去看他们还在不在教堂门口。也许，他们在那儿等我。

柱廊是个大平台，没有栏杆，里面是贴着瓷砖的教堂大门和又高又尖的塔楼。教堂门关上了，孩子们坐在地上。

“出什么事了？”他们孤零零地坐着，出奇的安静。

“卡洛斯叔叔跟几个朋友走了，让我们在这儿等你。”切克回答。

“什么时候走的？薇拉妮娅，那些该死的朋友是谁？”

“不知道。”薇拉妮娅说。

“是不是梅迪纳？好好想想，跟我们在阿特里斯克中心广场吃冰激凌的那个叔叔。”

“不是，不是那个叔叔，妈妈。”薇拉妮娅当年差不多十岁。

“肯定不是？”

“肯定不是。切克说拽他胳膊的那个是他朋友，因为那人说，‘咱们走，朋友。’卡洛斯叔叔不愿意走，可他们手上有枪。他让我们待在这儿别动，说如果他回不来，你会来接我们。”

“为什么不叫神父？神父在哪儿？”我问。

“他们刚把教堂门关上。”薇拉妮娅说。

“没用的神父！神父！神父！神父！”我敲着教堂门，大叫。一位教士把门打开。

“姊妹，请问您需要什么？”他问。

“一小时前，有人从这儿带走了一位先生，他当时和我的孩子们在一起，那些人带着枪，强行把他带走。你们这儿应该晚上六点才关门。费那么大劲才重开了教堂门，你们倒好，又自己把门关上。谁让你们把门关上的？”说着，我扑向教士。

“这位姊妹，我不懂您在说什么。您消消气，我们关门，因为现在天黑得早。”

“你们从来就不明白有些事不应该做。孩子们，走，上车，快点儿。”

我大喊大叫地奔回家，孩子们一边一个，拉着我的衣服，一言不发。我的恐惧感染了孩子，一口气跑上了通往游戏室的五段台阶之后，他们还紧抓着我，不放。

“你怎么了？”安德烈斯打开游戏室的门，问我。他在抽雪茄，一手端着白兰地，一手攥着一枚多米诺骨牌。

“卡洛斯被人带走了，孩子们孤零零地被扔在教堂门口。”我说得很慢，没有叫嚷，仿佛在说一件预料之中的事。

“被谁带走的？叫他别掺和，他非要掺和，居然把孩子孤零零地扔下？太不负责任了。”

“孩子们说他是被强行带走的。”我又装出漠不关心的模样。

“你的孩子们想象力太丰富，让他们穿暖和点，去睡觉。”

“那你去干什么？”我问他。

“去开牌局，我拿到一张六点。”他回答我。

“你的朋友怎么办？”

“他会回来的。不回来的话，我让贝尼特斯派警察去找。你去给孩子换睡衣？”

“没错，我去给孩子换睡衣。”我嘴巴像被人塞住，无法自主，胳膊搭在孩子肩上，下到二楼。

莉莉娅刚好从房间出来。她穿了件黑色红边长裙，深色长筒袜，超高跟鞋，秀发用两只银簪拢着，抹了口红。打扮成这样，她不叫我妈妈了。

“卡蒂，把你那件俄国羊羔皮大衣借我好不好？我那件昨天被冰激凌弄脏了。找到卡洛斯没有？”她问。

“没有。”我咬着下嘴唇回答。

“可怜的妈妈。”说着，她把我拥在怀里。

我想放声大叫，我想奔出去找他，我想扯自己的头发，我想发疯。

莉莉娅摸着我的头，说：

“可怜的人啊！”

我慢慢离开她香气扑鼻的怀抱。

“你真漂亮！”我对她说，“这就走？来，走两步，让我看看长筒袜穿得正不正，你老穿歪。”

我让她在走廊上走两步。

“过来，我替你把左腿的弄正。”我说，“去我房里，爱拿哪件大衣就拿哪件，别亲埃米利奥，别那么早吃亏。”

她又亲亲我，跑下楼。

我把孩子们带进房间，等他们睡了，便关上灯，趴在薇拉妮娅身边，手抱着胳膊，慢慢地开始哭，大滴大滴的眼泪落了下来。

“别给他罪受，”我自言自语，“别一点点弄死他，别弄疼他，

别碰他的脸，别断他的手，行行好，一枪给他个痛快吧！”

“夫人，”鲁西娜进来对我说，“先生要开晚饭。”

“您去开，麻烦您。”我哑着嗓子说。

“先生让您下去，说州长先生来了。”

“卡洛斯先生呢？”我问她。

“没回来，夫人，他没回来。”她走到床边，在床沿坐下，“夫人，我真替您难过。您知道，我很爱您，见您高兴，我也开心，您知道……”

“他们把他杀了？胡安跟你说的？”

“我不知道，夫人。他们去叫胡安，胡安装病，是贝尼托开的车。我们想通知您，可您和将军在屋里，怎么通知啊！”

我又把脸埋进胳膊，欲哭无泪。

“贝尼托呢？”我问她。

“还没回来。”

我站起来。

“跟将军说，我这就下去，叫胡安上来。”

我换上黑衣服，戴上卡洛斯送我的意大利耳环和项链，项链上有朵蓝花，一面刻着“妈妈”两个字，另一面刻着二月十三日。

我走进餐厅，安德烈斯正在分座位。

“夫人，愿为您效劳。”贝尼特斯说。

“别客气，州长，她人都来晚了。”安德烈斯说。

“真对不起，我和孩子们一块儿睡着了。”我说。客人比我想象的多。

“认识州检察官吗？”安德烈斯问我。

“当然认识，很高兴见到您。”我没有握手。

“警察局长呢？”

“很高兴认识您。”我只装作不认识，成心气他。

“我跟州长先生说我们的朋友卡洛斯·比韦斯失踪了，州长先生专程携两位赶来。”安德烈斯说。

“直接去找他不是更好？”我问他。

“他们想多收集一些资料。”普恩特议员说。

“您的孩子被孤零零地扔在街上？”苏西·迪亚斯·德·普恩特问我，“我觉得堂卡洛斯是被他的追求者绑架了。”

“但愿如此。”我说。

“女士们，这是件严肃的事。”安德烈斯说，“卡洛斯是梅迪纳的朋友，梅迪纳今天上午死了。他怎么死的，搞清楚了吧，州长先生？”

“差不多清楚了，好像是自己人干的。墨西哥劳工联盟有不少激进分子，梅迪纳劝说他们投奔墨西哥工人地区联合会。有个疯子把这项明智的决定当成背叛，杀了他泄恨。”

“我觉得梅迪纳不会想投奔墨西哥工人地区联合会。”我说。

“为什么不会？”安德烈斯问。

“因为我了解梅迪纳，卡洛斯很爱他。”

“但愿卡洛斯没有爱到袒护他的程度。”安德烈斯说，“他一直对自己不负责任，今天饭桌上我还劝他好好搞音乐，别去冒什么险，他就爱惹事。”

“我倒觉得他是个好人，”检察官说，“是一位杰出的音乐大师。”

“希望他平安无事。”警察局长说。安德烈斯当州长时，他当警察局副局长，人坏透了，长得也太寒碜，都叫他猪油奶酪。

卡洛斯要是出什么事，他一定心知肚明。

开饭了。安德烈斯盛赞我身为家庭主妇如何能干，接着话题渐渐扯远。鲁西娜负责分配饭菜。

“夫人，再来点菜豆？”她站在我身边问，又小声告诉我，“胡安说他关在九十号。”

“谢谢，再给我来点儿。”我回答。

“夫人，饭菜真的、真的都很好吃。”贝尼特斯说。

“谢谢州长先生夸奖。”我抬头看着他说。边上坐着蒂尔索检察官，他受人尊敬，从不愿为安德烈斯工作。我和他目光相遇。

他居然愿意为贝尼特斯工作，真是个怪人。他看我的时候，我感觉他对我很关心。

“您很担心，是吗？”他问我。

“我敬重卡洛斯。”我回答。

“我向您保证，一定尽我所能找到他。”他说。

“从这一刻起，我谢谢您。”我对他说，又对所有人说，“咱们去客厅喝咖啡？”

“咱们走。”我丈夫站起来，所有人也都站起来，像是爱模仿的猴。来到客厅，我找了个机会，走到蒂尔索·桑迪亚纳身边。

“您相信州长的话，对吗？”

“那当然，夫人。”他回答我。我微笑的样子似乎我们正在谈论天气。

“他们把卡洛斯关进了九十号，去救他。”我对他说。

“您说什么？”

“九十号是一座专门关押政治犯的监狱，我丈夫当州长时就

有了，现在还在。卡洛斯就关在那儿。”

“您怎么知道的？”他问我。

“这不重要。您去不去？您就说是街上听来的消息。赶紧走，我派人去您办公室给您指路。快点儿，求您了。”

“州长先生，恕我先行告退，我想去办公室，看看有没有卡洛斯的消息。”

“桑迪亚纳先生做事果然雷厉风行，当年我想要他，他就是不肯。你怎么把他要到手的，费利佩？”安德烈斯问。

“运气运气。”贝尼特斯说，“检察官先生，您去吧！”

警察局长佩伊科坐不住了。检察官走了，他也应该走，可他并不想走，他想舒舒服服地坐在椅子上，喝他的咖啡和白兰地。

“佩伊科，您留下，是吧？”我问他。

“既然您叫我留下，夫人，恭敬不如从命。”他舒舒服服地坐在椅子上，吃薄荷糖加巧克力。

“我送您出去，桑迪亚纳学士。”我挽着检察官的胳膊，陪他走到楼下大门。安德烈斯在大门上雕满了盾牌和战争故事，胡安躲在门后。

“怎么回事，胡安？”我问他。

“贝尼托把他们带到了九十号，其他不清楚。”

“带我去那儿。”蒂尔索吩咐。

“我跟他一块儿去。”我说。

“您想把事情搞砸？”他问我。

我只好让他们去，浑身哆嗦着回到客厅。

“卡塔丽娜，干吗自言自语？”我走进客厅，安德烈斯问。

“我在背乘法口诀表，免得带切克复习时背错。”我回答。

“她要是个男人，能搞政治，会比我们几个加起来还蠢。”

“您夫人优点不少，将军。”贝尼特斯说。

“我去叫人给壁炉添柴，实在太冷。”我喃喃自语。

那天晚上，安德烈斯请来一位吉他歌手，大家都叫他恰罗·布兰科，是个白化病人，声线很悲，从来不在乎人家请不请他唱，听不听他唱。即便聊天的声音盖过歌声，他也毫不在意。

他来到壁炉旁，在我身边坐下，开始唱“远山，骑手骑在马上，一个人孤独地在世上流浪，去寻找他的死亡。”

“恰罗，唱《闪电》！别唱那些凄凄惨惨的曲子，没见我们正愁着吗？”安德烈斯说。恰罗脚下节拍一变，随即开口唱道：

“都是因为爱她太多。一见到她，我便惊恐万状，不要再见她了。闪电，上天的怒火，如果你能带走我的渴望……”

“多美的歌，再唱一遍。”安德烈斯吩咐。

恰罗又从头唱起，这次，所有人都跟着他唱。安德烈斯唱歌，没人敢再说话。恰罗变成了大家关注的中心，安德烈斯开始和他称兄道弟，点了一曲又一曲。

“唱啊，卡塔丽娜。”他对我说，“别蜷在炉火边，会烧着你的。唱《和你在远方》。”

“咱们一起来唱，卡蒂。”恰罗话这么说，还是自己一个人唱。蒂尔索走进大厅时，他正要唱完。

“找到比韦斯了，”他说，“他死了。”

“在哪儿找到的？州长先生，我要求严惩凶手！”安德烈斯喊道。

“怎么回事，蒂尔索？”贝尼特斯问。

“我想私下跟您谈谈，州长先生。我要检举，马上就要。我是在一所秘密监狱找到他的，那儿的人说是奉了佩伊科少校之命。”

屋里顿时一片混乱，佩伊科望着安德烈斯。

“你让他把话说清楚！”安德烈斯冲着贝尼特斯嚷嚷，“那是什么鬼地方？卡洛斯在哪儿？谁把他带那儿去的？”

“蒂尔索，您要拿出真凭实据。”州长说。

“我不明白他在说什么？”佩伊科大叫。

普恩特夫人晕了过去，普恩特先生开始发表他那议会式的演说，而我离开了那儿。

蒂尔索汽车边上，胡安抱住了鲁西娜。

“他在哪儿？”我问。

“在里面，您还是别看了。”胡安求我。

我打开车门，看见了他的头。我摸了摸他的头发，有血。我帮他合上眼，脖子上、羊皮大衣上都是血，后脖颈子上一个窟窿。

“帮我把他抬上去。”我说。

胡安、蒂尔索的司机、鲁西娜和我一起把他抬到蹄盖蕨客房，放在床上。我请他们出去，一个人在他身边蹲了不知多久，望着他，直到安德烈斯和贝尼特斯走了进来。

“早就跟你说了，为什么不听我的？”安德烈斯走到卡洛斯身边，对他说。

“咱们把他葬在托南辛特拉。”我从床边站起来，往门口走去。

出了门，走廊里一片漆黑，楼下的灯光勉强能让我走在花

盆边不至于摔倒。客房在三楼，靠近回力球场和游泳池。走廊原本也有灯，两天前被我和卡洛斯故意弄坏，免得我上楼被人看见。孩子们睡在二楼，只有安德烈斯和我睡在一楼，从蹄盖蕨那间客房到我们房间，要在楼梯和走廊上走五分钟。我凭借前几晚的经验，摸黑走到花园，走进卧室，把头梳好，穿上黑大衣，然后去厨房找胡安，让他带我去价优所棺材铺。

“夫人，您该事先打个电话过来。”男人睡眼惺忪，努力摆出一副好脸色。

“我要一具木棺材，原木色，不带铁皮，不带黑蝴蝶结，不带十字架。”我说。

棺材大约九点运到，十一点我们就到了托南辛特拉。那天，阳光明媚，去了许多人。贝尼特斯叫去了乐师、音乐学院的学生和党派积极分子。科尔德拉从墨西哥城赶来，和我一起走在棺材后面。

托南辛特拉的墓地紧挨教堂，依山而建，没有围篱笆墙。那天是十一月二日，许多人去扫墓，墓地里摆满了鲜花、一锅锅的甜辣酱炖鸡、面包和甜点。我让人把我们前一天去过的那片田野上的花全采了，扎了五百多束，分给贝尼特斯叫去的人和科尔德拉带去的工人，每人一束，好堆在卡洛斯墓前。

掘墓人将木棺放在事先挖好的墓穴旁，安德烈斯站在一边，开始发表讲话：

“劳动者兄弟们，朋友们，卡洛斯·比韦斯是被那些不愿让我们的社会迈向和平和谐的丰收道路的人杀害的。我们不知道夺走他生命的人究竟是谁，他美好的生命在凶手眼里居然是种

威胁，但我们一定要让凶手血债血还。损失一位像卡洛斯·比韦斯这样的人不仅让我们——我和我的家人，他的朋友，所有有幸爱他的人——无比悲痛，更重要的是，也给社会带来了不可挽回的损失。我很想历数他的种种优点、他为祖国做出的种种贡献、为墨西哥革命投入的种种工作，但我做不到。在如此巨大的悲恸中，我做不到……”

随后，科尔德拉发言。我像在看一场电影，毫无感觉。

“卡洛斯，”他说，“每当想起你的诚实、你的智慧、你的胆量，我们便力量倍增。我们不要求讨回公道，我们一直在寻求公道，而你在帮助我们寻求公道的过程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我们知道是谁杀害了你——杀害你的是有权有势的人，拿武器开监狱的人！杀害你的不是劳苦大众，不是劳动人民，不是学生，不是知识分子！杀害你的是酋长，是暴君，是压迫者，是专横者，是剥削者……”

他说完，雇工们抬棺入穴，我把花投入墓穴中。

“傻瓜，堆满花的坟墓，你有了。”痛哭前，我转过身，快步往汽车走去。

接下来的一周是声明周，墨西哥工人地区联合会和墨西哥劳工联盟的声明，州长和罗道尔夫的声明，科尔德拉和安德烈斯的声明，全都是一个调调，听得人迷惑不解。大家一致认为卡洛斯很伟大，要替他报仇，找到凶手，把祖国从叛徒和暴力的威胁中拯救出来。他的朋友们在报纸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谈及比韦斯高尚的人品，以及艺术界遭受的无法弥补的损失，要求为他讨个公道。我看到了很多熟悉的名字，有些听他打电

话提起过，有些是跟埃弗拉因和雷纳托说话时提过。我不认识那些人，他说我最好别去认识，没人会信任我，他们会起疑心。埃弗拉因和雷纳托没事，他们是他的死党，自己就做过许多疯事，定能理解我们的疯狂！我把所有报刊文章都剪下来，一点点聚到一只银匣子里。衣柜最里头还有另一只上了锁的银匣子，藏着他给我留的条儿、一张在杨树林的合影和音乐会后所有的相关简报，连海报和负面评论我都留着。有张照片是他在指挥乐队，一绺头发落在额前，双手慷慨激昂地挥舞着。这张照片，我摸了又摸。

蒂尔索检举揭发了九十号秘密监狱，州长开除了佩伊科，表达了他的震惊和难过。佩伊科来家里找安德烈斯，我趴在二楼栏杆上休息，正好看见他走进安德烈斯的办公室。

没过几天，舆论大哗，贝尼特斯发表反腐败声明，安德烈斯重申相信司法的公正与制度的完善。佩伊科锒铛入狱。

几个月后，圣胡安监狱发生七人越狱事件，佩伊科也在其中。不久以前，我们还收到过他从洛杉矶寄来的圣诞卡片。

我留在了普埃布拉，我怕回墨西哥城。山上的房子有墙，有值得追寻的回忆，有安全感。我不要挑战，不要惊吓，就让我坐在花园里、壁炉旁、躲在托南辛特拉墓地对面的小房子里——是我买下的，专门躲进去大喊大叫——看别人恩爱，由自己一天天老去吧！我在砖砌的小房子里放上摇椅、桌子、装照片和简报的匣子。院子里有棵大树，九重葛沿着树干爬到屋顶，盖住了瓦，又从窗子探进头来，将阳光挡得严严实实。我在那儿大哭大叫，直到在地板上睡着。醒来肿着眼回到普埃布拉，再去过一段平静的日子。

卡洛斯死后，莉莉娅开始反叛父亲，对他不再信任，时刻陪着我，陪我去维多利亚市场买水果，还隔三差五地让我陪她去维拉克鲁斯港买衣服买鞋。她时髦得很，手上一大串金镯子，胸前一大堆项链，走在我身边，像一头系着铃铛的母牛。

我不爱去港口买东西，安德烈斯的其他女人倒是常去，女儿们和活着的新欢需要什么，在店主那里记他的账就好了。我一般不去，只偶尔陪莉莉娅去一次。我喜欢莉莉娅，她和我一

样好奇，爱管闲事，敢作敢为。安德烈斯的其他女儿不这样。

有段日子，莉莉娅很听爸爸的话，阿拉特里斯特家请她吃饭，她每次都去。后来，她爱上了乌里阿特家的男孩子，男孩子有辆哈雷摩托车，她经常偷偷跑出去，跟他在维拉克鲁斯的公路上兜风。我替她打掩护，和男孩子成了朋友。我挺喜欢他的，这下不用跟阿拉特里斯特家结亲了。

小埃米利奥和乔治亚娜·莱托纳重归于好，她反正也忍了他八年，可以宽恕一切。乔治亚娜美极了，却像傻子一样爱着他。我从没见过哪个姑娘有她那样的眼睛，睫毛又黑又密，眉毛像是画上去的，胸前的两只乳房和垂在肩上的秀发呈蜂蜜色。我也从没听她放声大笑过，她永远微笑着，露出整齐细小的牙齿，芳唇自然微启，让人艳羡。

莉莉娅和我碰见过他们手牵手在改革大道上散步。小埃米利奥和乔治亚娜走在一起，没我记忆中那么傻。

“我和这家伙结婚，那该有多尴尬？都还没结婚，他就出轨了。”碰见他们后，莉莉娅对我说。

我搂着她的肩，跟她说没错，好在乌里阿特及时出现，免了这场尴尬。

改革大道上相遇四天后，小埃米利奥给莉莉娅送来一支小夜曲，钢琴占了整条街。钢琴倒还事小，琴师和歌手分别是奥古斯丁·拉腊和佩德罗·巴尔加斯，等于是把电台搬到了我们普埃布拉的家门口。

莉莉娅穿着粉色睡袍，赤着脚从自己房间跑下楼，跑到我们的房间。

“妈妈，我该怎么办？”

她爸爸已经从床上爬了起来，在窗边看动静。

“傻孩子，什么怎么办，开灯。”他这么回答女儿。

“开了灯，他会以为——”

“开灯！”安德烈斯嚷道。

“她不愿意开，就别开。”我说，“他要是以为我们家里人都接受了他，这往后谁受得了？”

“我受得了，我要做他岳父。”

“可莉莉娅不愿意。”我反驳道。外面在弹《灯笼》，莉莉娅在窗帘间探头张望。

“他难看死了，”她说，“一脸苦相。”

“他确实在受苦，”安德烈斯说，“你把他甩了，跟骑摩托的浑蛋好。”

“他可不会为了这个受苦，你明明知道他爱的是乔治亚娜·莱托纳。”

“闭嘴，卡塔丽娜，你大可不必往孩子脑袋里灌输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莉莉娅，开灯。”

“我就是不同意！”我从床上爬起来说。

“过来，孩子，”安德烈斯说，“别理她，她心烦。”

我从床上爬起来，女儿钻进我睡的被窝。父女俩躺在床上，开着灯听音乐。我跑到下人房里，把胡安叫醒，让他从后门出去，告诉乌里阿特有人来奏小夜曲。

如我所料，一刻钟后，他带了十个弟兄、一把吉他和一把装满子弹的来复枪出现在门前。

门前一片吵闹。

“莉莉娅！出来告诉这家伙谁真的对你好。”哈维尔·乌里阿

特喊道，同时，他的弟兄们冲到钢琴前，把奥古斯丁·拉腊塞进汽车，把佩德罗·巴尔加斯也推进去并排坐好。有保镖护着小埃米利奥，哈维尔就对着保镖一顿拳打脚踢。弟兄们冲着地面一阵狂扫，叫着：“让开，让开！统统让开！”小埃米利奥挣开保镖，和乌里阿特对峙。一时间，两人扭成一团。

安德烈斯将个人立场抛在脑后，跑去看他们打架，就像在看一场拳击。小埃米利奥想不挨拳头，可惜身子不够灵活。莉莉娅和爸爸用手肘撑着窗台观战，急得直咬指甲。

“哭什么？应该高兴才是。”安德烈斯说。莉莉娅忍无可忍，从窗边跑开，套上睡袍，一眨眼就出现在门前，向两个男孩子走去，站在他们中间。

小埃米利奥用领带捂着鼻子，直喘气。乌里阿特拉过莉莉娅，一把搂在怀里。一秒钟后，安德烈斯在门口叫她。

莉莉娅挣开哈维尔的怀抱，回到家里。

她从爸爸身边走过，我在走廊上看热闹，她上来找我。

“他会杀了他的，”她没掉眼泪，“就像杀你的卡洛斯那样，他会杀了他的。”

我们相拥着走进卧室，姐妹们和男孩子们都趴在窗边看热闹。

兄弟姐妹们都为莉莉娅鼓掌。我们看见安德烈斯在小埃米利奥的背上拍了拍，哈维尔和弟兄们往玩偶喷泉的方向走去。几分钟后，街道重归寂静。

接下来那周，乌里阿特给莉莉娅打电话。她用房间电话对他说：

“不行，爸爸要来了。”

不一会儿，就听见摩托声。哈维尔把喇叭按得震天响，绕着房子转了一圈又一圈，直到莉莉娅扔下的字条落在他的衬衫和外套中间，字条上写着：“我爱你。”

大约六个月，她拒绝和小埃米利奥说话。六个月里，被爱情滋润的她容光焕发。后来，哈维尔骑着摩托飞下山崖，谁也不明白怎么回事，总之他没能活着回来。

哈维尔的父母去收尸，把儿子葬在了法国公墓，没有大吵大闹。我陪莉莉娅去公墓，她在墓前痛哭流涕，天晓得为什么，说了许多个对不起。

没多久，小埃米利奥上门来找阿斯森西奥将军。

安德烈斯在办公室接待了他。办公室很古怪，像一条长长的走廊，一边放着马鞍，另一边放着斗牛士服，有萨拉曼卡样式的，也有安达卢西亚样式的，顶头是一张铺着绒布的大写字桌，桌上放满了雪茄和打火机。他有四百多个不同款式的打火机，别人跟他谈事儿的时候，他一边听，一边挨个点火玩。

两人谈完，安德烈斯叫我过去，对我说：

“莉莉过几个月和埃米利奥·阿拉特里斯特结婚，告诉她，准备准备。”

我笑了笑，拉着小埃米利奥的胳膊，去花园找莉莉娅。

第二年，他们在阿特里斯克的庄园结婚，几乎全墨西哥人都来参加了婚礼，从总统大哥带着他的部长，到地方军事长官、十五个州的州长、普埃布拉的权贵，外加鲁西娜和胡安——他们俩跳着跳着就抱在了一起，谁也没理会。

我不会忘记莉莉娅和她爸爸跳舞的样子：偌大的花园中央，让爸爸搂着腰，靠在爸爸的身上，似乎很愿意让爸爸保护。花园里古木参天，早上从马塔莫罗斯往河里扔的花瓣，下午三点会流进圣卢卡斯庄园，庆祝阿斯森西奥将军嫁出第一个女儿。

我替莉莉娅挑的婚纱，此刻新娘子穿着它，美若天仙。她和爸爸跳舞时，头微微后仰，为了跟上舞步，双脚飞速地旋转。

后来，乐队奏起了《浪花上》。安德烈斯将莉莉娅交给小埃米利奥，让他陪她共舞这曲“她的最爱”。搞不懂什么时候《浪花上》变成了莉莉娅的最爱，不过莉莉娅自己也无所谓，她就像一名出色的演员，兢兢业业地扮演着分配给她的角色。

两人在舞池里旋转，观众们鼓掌。

“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他们对视片刻，垂下眼帘，

蜻蜓点水地碰了碰嘴唇，然后默默无语地继续跳。

安德烈斯坐回亲家那桌，要了杯白兰地，掏出一支雪茄，开始吞云吐雾。

“亲爱的亲家，”他问，“电台的事儿就这么说定了？”

“那当然，亲家。”堂埃米利奥笑着说。

“卡塔丽娜，婚礼准备得圆满周到，可喜可贺。”亲家母对我说。

“您太客气了，堂娜孔恰。”正说着，我发现芭比和戈麦斯·索托将军那桌坐着一位很帅很帅的小伙子。

“别这么说。”堂娜孔恰说，“不是自己女儿，操这么多心不容易！谁是莉莉娅的妈妈？”

“有关系吗？我就是她妈妈，堂娜孔恰。”我回答。

芭比注意到我在好奇地往她那桌看，过来帮我摆脱了亲家母的纠缠。我和她一直走到酷似克拉克·盖博^①的帅小伙儿面前，小伙子站起来和我握手：

“吉哈诺，愿意为您效劳。”他说。

“谢谢。”我说。

“卡塔丽娜，你不认识吉哈诺？”戈麦斯·索托将军问我，“他是普埃布拉人，电影导演，可出名了。”

我们聊起了电影和电影演员。他邀请我去看他的处女作《茶花女》的首映式，我答应了，还说我妈妈非常喜欢这部小说，它对我们家的意义非比寻常。他们笑了。

^①克拉克·盖博（William Clark Gable，1901—1960），20世纪30年代好莱坞最著名的男影星之一，代表作为《乱世佳人》。

“真的，就跟《圣经》没两样。家里一有人咳嗽，妈妈就以为它要小命不保。她在每个房间都放上了止咳糖浆，谁咳嗽，就给谁喝一勺，免得像玛格丽特·戈蒂耶^①那样惨死。”

我们去跳舞。在安德烈斯意味深长的目光注视下，我和那位十全十美的男子翩翩起舞，倒也没觉得他有什么不高兴。我曾经很想和卡洛斯这样共舞。

“换个舞伴？”转到莉莉娅和小埃米利奥旁边时，莉莉娅问我。

我放开吉哈诺，试图跟上小埃米利奥颠三倒四的舞步。我想起哈维尔·乌里阿特——要是他在，我们会多么开心——不禁怒火中烧。莉莉娅又转回来：

“换个舞伴？”她放开吉哈诺，开始和我跳。两个男人站在舞池中央，不知所措，“他帅极了，从哪儿找来的？”

“莉莉娅，小疯子，我好爱你。”我对她说。

“瞧你说的。”她回答。

我亲亲她，又回到各自舞伴的怀抱。吉哈诺带我在舞池里转了一圈又一圈，我尽情享受这协调的舞步。我们一步都没跳错，仿佛合作了一辈子。下午天气转凉，莉莉娅跟我说：

“我要走了，埃米利奥不想待到晚上喝嫩玉米辣子肉汤。陪我去换衣服，好不好？”

“我等您。”吉哈诺陪我走到舞池边上，对我说。

我谢谢他，和莉莉娅走进庄园的房子。

卧室里有四只整理了一半的箱子，大敞着，乱得几乎无法

^①小仲马名著《茶花女》中的女主角。

收拾。我替她解下面纱、取下发簪和头饰，她甩甩头，乌黑的秀发披在肩上，灯芯草和花儿四处飞散。她深舒一口气，似乎憋了好几个小时，然后她脱下高跟鞋，扯下婚纱。她站在房间中央，我想帮她解开扣子，她却把裙子直接从头顶套出来。修长的古铜色双腿，透明的长筒袜，大腿中央系的是老式吊袜带：带搭扣的白缎松紧带。有一次，我跟她说在我奶奶那个年代，松开吊袜带，在它落地之前让另一个女人用脚接住，新娘就会把好运带给她，伴她找到如意郎君，喜结连理。

“来，给你吊袜带。”她穿着短裤胸罩，跳着对我说。

“我有丈夫了。”我说。

“再给你一个。”

她松开吊袜带，我用脚尖在空中接住。有那么一刻，我们俩的脚被搭扣连着，她又跳了一下，把脚抽了出去。我拉上裙子，把吊袜带扣在了大腿上。

“我一直喜欢你的腿。”莉莉娅一边穿西服裙，一边说。西服裙的面料是涤纶的，非常合身。她穿上红色丝绸衬衫，外加与裙子同样面料的海蓝色外套。少只鞋，在箱子底下找着了。

“长筒袜歪了。”我说。

“你总是在意我的长筒袜有没有穿正。”她像往常一样背对着我，让我替她穿好，我弯下腰，够到她的腿。

“接下来做什么？躺下去？”她问。

“躺哪儿？”我问。

“他身子底下啊！”

“躺在他身子底下，祈求神灵保佑。”我亲了她一口。

“祝福我吧！我小的时候，你每次出门总会祝福我。”听见

小埃米利奥叫她，她对我说。

她和她爸爸一样，生性好奇，爱使唤人，和她爸爸一样，十足的霸道专横。

我张开手，指尖放在她额头上，下划至胸前，又从一个肩膀划到另一个肩膀，我看着她忍着笑、抑制住内心的激动，两眼湿润，双颊绯红。

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义，祝你一切顺利，尤其以圣灵的名义。

我呆坐在地，直到一个伙计进来，问我能不能把箱子搬下楼。我站起身，把莉莉娅扔下的乱七八糟的箱子关上，跟伙计一起离开房间。

楼下花园里吵吵嚷嚷，新郎新娘要乘法拉利走了。法拉利是安德烈斯送给女儿的礼物，车身上用口红写着“新婚夫妇”，挡泥板上拴着瓶子，开起来会啪啦啪啦响。莉莉娅跳上车，伸出手，像电影明星那样向大家告别，兄弟姐妹们上前吻她。看上去唯一多余的是小埃米利奥，他正往花园尽头里看，似乎在等什么。

“再见。”莉莉娅把嘴凑过去，亲正在主持送别仪式的爸爸，小埃米利奥指着一辆停在后面的黑色普利茅斯说：

“亲爱的，咱们坐那辆车走，行李都在那辆车上。”

老阿拉特里斯特夫妇也过来亲亲儿子，向新婚夫妇告别，堂娜孔恰哭了，莉莉坐在法拉利上一动不动。

“莉莉娅，下来。”小埃米利奥说。

“我想坐这辆。”她回答。

“可咱们应该坐那辆。”

“既然这样，那就各坐各的。”说着，莉莉便自己换到驾驶座，把法拉利开了就走。挡泥板上的瓶子乒乒乓乓一阵乱响，车子驶出街口，呼啸而去。

“这就是女人啊，不好惹。”对小埃米利奥来说，安德烈斯的这句话无异于火上浇油，他匆匆跳上另一辆车尾随而去。安德烈斯把胳膊递给我，问我刚才上哪儿去了，然后我们又一起跳舞，等再回到主桌，堂娜孔恰和她丈夫早已不知去向。

“咱们去致谢！”安德烈斯拿起一瓶香槟、两只杯子，吩咐我道。我们一桌桌地敬酒，对着不同的人说些不同的感谢光临、多谢礼品之类的话，安德烈斯是个中老手。

他郑重其事地拥抱了总统大哥，罗道尔夫说要回墨西哥城，马丁·仙富埃戈斯也在，两人一起回去。听了这话，安德烈斯特别亲切地向这位财政部长敬酒。他和马丁互相憎恨，彼此均视对方为通往总统之路的最强劲对手，安德烈斯近来比仙富埃戈斯更感威胁。我们把他们俩送到花园门口。

“马丁这个马屁精正在千方百计地讨胖子欢心，胖子特别容易满足，你送他一栋房子，他就会喜笑颜开地把总统位子让给你，尊严廉耻也都可以不顾。”回到酒席桌上，安德烈斯恨得咬牙切齿，第一次显出痛心疾首的样子。

芭比那桌的戈麦斯·索托已经烂醉如泥，说着一些谁也听不懂的俏皮话。吉哈诺看见我们，站了起来。

“女儿走了？”他问我。

“走了。”我说。

“这两个舞跳得真棒。”戈麦斯指着我们对将军说，“你我老

了，跳不动了。”

“老的是你，”安德烈斯说，“我可一点也不含糊，是不是，卡蒂？”

我尽可能优雅地微笑。

“是不是，卡塔丽娜？”他又问。

“当然是。”我小口小口地喝着香槟，仿佛喝的是饮料。

“您会去墨西哥城吗？”吉哈诺吻我手之前，问我。

“很快就去。”我回答。安德烈斯和戈麦斯在争究竟谁岁数小、儿子多。

芭比带着“好机会，还不快上”的表情看着我，我却在想，趁索托当众出洋相前，赶紧去热嫩玉米辣子肉汤。

上肉汤时，放了焰火，换了乐队。大约凌晨五点，纳塔莉娅·韦拉斯科和玛利亚·巴乌蒂斯塔，烹饪班上对我正眼不瞧的两个女人，把丈夫拖了过来，感谢我的盛情款待。

我笑脸相送，用上做州长夫人时学来的全套礼数，受了这么多年罪，这一套早已驾轻就熟。没有更好的复仇方式了，至少对这种情况而言。

我进屋去看早餐用的烩玉米饼、腊肉、咖啡和面包，厨房里有四十多个女人忙着摊饼帮厨。锅里正炖着烩玉米饼的汁，我走到负责炖汁的厨娘身边。

“别太辣。”我没停脚看她。

“微辣。”她回答，“您不记得我了吗，夫人？”

我看看她，说记得，表情上也写着记得，可她一定注意到其实我根本不记得什么时候见过她。

“我丈夫叫菲德尔·委拉斯加斯，就是在阿坦辛戈被打死的

那个。那天您把我带回家，还记得吗？我在那儿认识了堂娜鲁西娜，是她叫我来帮忙的。我总能见到她，她也总向我说起您。”

“孩子们好吗？”我想表现出自己还记得一些事。

“都大了，很快就不用一个养三个了。我在阿特里斯克一家工厂做纺纱女工，再找些零活儿贴补贴补家用。今天来这儿帮忙，下礼拜打算做些无花果去普埃布拉市场上卖。”

“我买。你来这儿，有多少我买多少。”我吃了个西红柿，叫鲁西娜给我拿粒阿司匹林、倒杯茶来。头痛。

我去客厅吃药。天凉了下來，客厅的人渐渐多了。我叫厨房上白兰地，自己也拿了一杯，三口两口喝完，就坐在扶手椅上沉沉睡去，直到被人叫醒，说客人们想吃早餐。

“咱们去睡会儿？”安德烈斯拿了一块牛角面包在咖啡里泡了泡，问我。

“去睡会儿！”我说。于是，我们去睡了，卡洛斯死后，这是我第一次睡在安德烈斯身边。

我想将回忆驱散，可莉莉不在身边，我更感力不从心。从普埃布拉到托南辛特拉，从卡洛斯墓地到自家花园，我只会啃啃指甲、接受闺蜜的同情、等薇拉妮娅和切克下午放学一起玩。

和孩子们相处，单纯、开心。我带他们去集市、去爬山、去玛约拉斯科附近的水洼里捉美西螈，脑子里只有游戏和容易解决的问题。有时，我希望好好地去爱他们，陪他们打闹、给他们呵护，直到永远，可孩子们已经不需要我了，日子慢慢过去，说不清谁对谁更有耐心。

我坐在花园里，头埋在两腿间，嘴里嚼着几根青草，孩子们索性都不过来，让我一个人待着，自己跑得远远的，去等叫我的借口。

阿坦辛戈那个女人给了他们叫我的借口。一天下午，孩子们飞奔过来，说来了个卖无花果的，我答应过要买下她所有的无花果。

他们把人和篮子带进花园，带到我面前。下午五点，阳光明媚。她站在阳光下，胳膊上挎着篮子，脸像刚湿过水，一笑

露出大大的牙齿，让人看着心里舒坦，有安全感。

她在我身边坐下，篮子搁在地上，开始跟我说话，似乎我们俩是朋友，而我一直在等她。她只顾说，不问我爱不爱听，也没注意我的脸色。

她怕我想不起她的名字，自我介绍说她叫卡尔梅拉，还告诉我她的孩子分别几岁，至于丈夫，上次说过，在阿坦辛戈遇害。她四处凑钱在墓碑上镶了个大理石十字架，常去看他，跟他聊聊工作以及村里的近况。我一定不知道，她和菲德尔一直为正义而战，所以会支持罗拉，也所以她加入了阿特里斯克纱厂的工会。梅迪纳和卡洛斯遇害后，她恨得牙痒痒，不明白我怎么还能和阿斯森西奥将军生活在一起。她清楚，我也一定清楚，大家都清楚将军是什么人，除非我心甘情愿，除非我别有深思。她给我带来一些黑柠檬叶，治头痛或其他痛。黑柠檬叶茶可以提神，也会上瘾，千万小心。天天喝，只能治标不治本，而且时间一长，早晚送命。她说自己村里的一个女人连续喝了一个月就死掉了，医生没想过罪魁祸首是黑柠檬叶，只说心脏停跳，原因不明，可她敢肯定就是因为这些叶子，这些看起来不错，却害人不浅的叶子。婚礼上她听说我头痛，就带了些过来，说不定还能派上其他用场。无花果放这儿，不知我爱不爱吃。时候不早了，她该走了，要不赶不上回去的车。

我一声不吭地听她说，时不时点点头，听她提到卡洛斯，似乎她也认识，不由落了些泪；听她推荐黑柠檬叶，我只一个劲地啃无花果。她也没指望我会说些什么，说完，站起来就走了。

鲁西娜安排孩子们做游戏。卡尔梅拉说话时，他们不停地

大声喊叫。卡尔梅拉离开前，他们远远地站着，等她走才过来吃无花果，问东问西。奇怪，突然间我心情大好，不厌其烦地为他们一一作答，语速极快。后来，我们开始在草地上滚来滚去，晚上又在床上蹦来蹦去，拿着枕头互相打来打去，我都不认识自己了。

安德烈斯的其他女儿听见我们闹来闹去，惊讶不已。还留在普埃布拉的两个都是名副其实的怪胎。玛尔塔二十岁，成天给男朋友绣床单、绣枕巾、绣桌布、绣餐巾，准备等他读完大学，能养活她就结婚，连安德烈斯的祝福也不要。两人每天下午待在书房，他说要做工程师，可拿墨笔画工程图的却是玛尔塔。玛尔塔和我从不吵架，也没有任何共同语言。她来家里的时候，已经不需要我替她扎马尾辫了，她自己不声不响地过着日子，不妨碍别人，也不让别人妨碍她。现在，我已经见不着她了，她继承了奥利萨瓦农场，丈夫也放弃了工程，改务农，两口子基本不离农场一步。

莉莉娅的孪生姐妹阿德莉亚娜，也和我无交道可打。她觉得莉莉娅轻浮浅薄，姐妹俩从来不亲，跟我就更不亲了。她瞒着爸爸加入了天主教会，一天，晚饭吃得好好的，她突然宣布这个消息。明明是去做弥撒，却被她自己说得像是去妓院，这是我记忆中她唯一一次大逆不道。她入不入教的其实没人在意，安德烈斯甚至觉得女儿跟教会牵上线，必要时可以动用这层关系。我们由着她去教堂，由着她穿得跟修女一样，没有人批评她。

玛尔塔和阿德莉亚娜跟我做不了伴，我跟切克和薇拉妮娅也做不了伴，我决定回墨西哥城。

拉斯洛玛斯的家里住着安德烈斯，至少他名义上住在那儿，

还有奥克塔维奥和甜美可人的马尔塞拉。我去不会影响到他们，他们几乎要请我去做女傧相，尽管婚礼永远不可能举行。

我去找芭比。两年前，戈麦斯·索托的夫人慷慨仁慈地去了另一个世界，芭比从地下情人升为正室夫人。婚礼当天，将军把所有房产都过户到她名下，并立下遗嘱，使她成为全部财产的唯一继承人。

新婚燕尔，浓情蜜意。一对新人先去纽约，又去威尼斯，芭比的皮肤终于被非自家院内的阳光晒得黝黑。两人乘坐将军为了巡察各地报社而特意购买的专列游遍全国，芭比在各地都展现了多年闭门修成的国际风范。

一天，她大清早跑到我家，我正穿着睡袍坐在花园。有人上门给我修脚，我素面朝天，双脚泡在盆里。

芭比跑进门，穿着平底鞋、长裤、格子衬衫，打扮得像个男孩子，还挺漂亮，就是特别怪异。我不记得她有没有跟我打招呼，只记得她劈头盖脸地问我：

“卡塔丽娜，你怎么能同时爱着一个男人，却住在另一个男人家里？”

“不记得了。”

“又不是二十年前发生的事。”她说。

“我怎么感觉更远。你怎么了？看上去这么怪异！”我回答。

“我恋爱了，”她说，“我恋爱了，我恋爱了。”她用不同的语气说了好几遍，仿佛在自言自语，“我恋爱了。我实在受不了那个和我一起生活的糟老头子，臭气熏天、少知无识、索然无味、卑鄙下流。你想想，他居然在厕所谈生意。专列上，他把手下召集到厕所，在那儿向他汇报工作。我现在人都嫁给她了，怎

么办？杀了他？我杀了他，卡蒂，我跟他再睡一个晚上都受不了。”

她变化之大，让我大吃一惊。她脱了鞋，坐在草坪上，脚掌相对，每说两句话，就拍拍膝盖。

“你爱上谁了？”

“一个哥伦比亚斗牛士。他明天来墨西哥城看我，顺便巡回斗牛。我们是在马德里认识的，一天下午，欧迪龙去和佛朗哥将军的部长谈事，我在咖啡馆等他，斗牛士走过来问，‘我能坐下吗？’就这样好上了，上了两次床。”

“才上两次床，就爱上他啦？”

“他身材棒极了，像十几岁的少年。”

“多大年纪？”

“二十五岁。”

“你比他大十岁。”

“大七岁。”

“一回事。”

“卡蒂，你要是像我妈那样教训我，我立马就走。”

“对不起啦，他床上功夫如何？”

“自始至终都很棒。”

“行了行了，别跟我描述了。你想拿将军去换‘一根大香蕉’？他有那个实力在游泳池里洒满花瓣吗？”

“当然没有，可游泳池我已经看厌了。他很棒，将来会出名的。”

“都二十五了，要出名早出名了。”

“都怪他父母，害他出道晚。做见习斗牛士前，人家还念过

法律，顺理成章地离开了哥伦比亚——我想哥伦比亚就和普埃布拉差不多。”

“他知道你丈夫是谁吗？”

“只知道是报社老板。”

“接下来怎么办？”我问她，“你拿欧迪龙怎么办？”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怎样才能既撵他滚蛋，又不至于自己流落街头。昨天，欧迪龙参加了一个量老二尺寸的派对，你知道的，带去的都是妓女，大伙儿全脱光，比谁的老二最大最长最带劲。客人告诉按摩师，按摩师告诉我的。我扮成不知名的妓女混进去，看他在那儿出洋相——不然他还能怎么样？去的都是他那样的老家伙，你以为他们会和年轻人比，那也太窘了。”

“你怎么混进去的？”

“老板娘带我进去的，她也是拉盖尔的客人。”

“芭比，我总算认出你了，我还以为你会傻一辈子！”

“我该怎么办？你有什么主意？”

“生气！生气得直掉眼泪！”

“你以为我是你啊？我可不会演戏。”

“那就给他写绝交信，把他知道的那些理由都摆出来，说他伤了你的自尊。”

“你帮我写？”

“你等特里尼帮我修完脚。她是个野蛮人，大脚趾的趾甲上起一小块皮，她会立马操起剪刀，往小腿骨上戳。”

“瞧您说的，夫人，那我就不告诉您堂娜索菲的最新趣闻了。”特里尼说。她也给索菲修脚，索菲什么体己话都跟她说。

“你一定又说，真的很有趣。可惜我这个嫂子是天底下最无

趣的人，我们翻了十五年，想翻出点新鲜事，可翻来翻去，不是和司机吵架，就是跟厨娘拌嘴。”

“这次难得，吵架对象是堂罗道尔夫。”特里尼说。

“这对夫妇是天底下最无趣的一对，两口子吵架，要么是索菲不愿意把画挂在费托指定的位置，要么就是她扔掉了军委会赠予费托的纪念金币，全是些鸡毛蒜皮的事。”

“您不听就可惜了。告诉您，那个什么纪念金币出现了，在司机手上，问他，他说是夫人给的，让他帮她一个特别的忙，不过他说话算话，不会说出这个忙究竟是什么。”

“不会吧，特里尼，我不信。”

“千真万确。堂罗道尔夫暴跳如雷，叫嚣着要拔枪。”

“可到底没拔出来。”

“要拔来着，司机赶紧说招。”

“瞧瞧索菲，可怜的胖嫂，瞧她找的这人。”

“您要是亲眼见到就好了，她胆子一壮，叉起腰走到堂罗道尔夫跟前，夺过枪，说：要说，我来说。雷内帮我把索迪亚克带到理发师那儿剪毛洗澡，你一直反对，说这么弄小狗太娘娘腔。”

“瞧瞧，这闹的什么事儿啊？”我说，“跟你闹的不是一个性质，芭比。爱上斗牛士才叫挑战，来，我帮你写信。”

“先打草稿，”芭比说，“这张信纸是我在瑞士买的，就剩这一张外加一个信封，我想誊在这上面。”

“哪种信纸不是用啊！”

“这种我能认得。我说的要是不中听，他会用另一只同样的信封把信装好，封了口退回来，就像信压根没拆过。‘芭比，’

他会说，‘我一天要看许多封信。你说什么我都听你的，亲爱的，随你吩咐。’我骂他，他只装没看见。所以，我要用这只信封，就剩这一只了，墨西哥没的卖。他拆了就拆了，只能说看过。”

“信上写什么？”我问她。

“就写我看到的那个裸体派对。”

“好好跟我说说是怎么回事？你怎么进去的？”

“拉盖尔帮的忙。我从西班牙回来，胖了好多，一回家就找她上门按摩，我不是急着找人说话嘛，就跟她说了蒂尔索的事，说我想跟欧迪龙分手什么的。后来，拉盖尔给一位夫人按摩，那夫人手里有一处房子，专门租给人开量老二尺寸的派对。她跟拉盖尔说，我丈夫跟她租了房，要为贝尼特斯州长的弟弟开告别单身派对。你知道的，没错吧？”

“当然知道，那贝尼特斯州长的弟弟光着身子也被你见着了？”

“所有人光着身子都被我见着了。布鲁斯卡聪明着呢，她把我打扮成一个生病的妓女，说那些男人就喜欢花钱找刺激。她胡编一气，说我全身烧伤，用纱布把我从头裹到脚，让我坐在屋子中间当木乃伊。我就一直那么待着，差点没透过气来。”

“你吹牛！”

“我发誓，句句属实。他们一块儿到的，立刻开始了派对。也有女人，不过没人搭理她们，女人在那儿跟杯子一样，纯属摆设。我算是最受关注的女人了。‘可怜的小婊子，这下靠什么活呀？’他们对我说，而我只是垂下眼帘，一言不发。欧迪龙没太注意我，把我放在屋子中间，他还没那么大胆子。”

“‘把这个可怜鬼弄走，多扫兴。’到后来，他摸着一个少女

孩屁股说，‘新郎官，过来，把家伙掏出来瞧瞧。’他发号施令，‘给他量。’他拉着一个姑娘的手，让她站在新郎官面前，你猜那姑娘怕不怕？

“‘帅哥，掏出来瞧瞧！’她对新郎官说。

“新郎官立马脱了裤子，大家一起鼓掌。

“‘竖起来！竖起来！’大家喊。

“姑娘像舔巧克力那样舔他老二。

“‘不错，装备精良啊！妹夫。’新娘的哥哥，维多利亚诺·委拉斯加斯说。

“‘真棒！真棒！’其他人跟着喊，活像一群下课调皮捣蛋的孩子。”

“所有人脱得精光？”

“所有人，包括我那可怜的丈夫，他站在那儿可怜极了。”

“你都见到了？太壮观了！”

“别这么想。满眼都是老二，实在太多了。看一个带劲，看一堆只觉得可笑。他们碰来碰去，一个挨着一个，排成一行，比谁竖得最高，傻透了。怎么收场，我没见着。欧迪龙坚持认为我在那儿太煞风景，非要布鲁斯卡把我弄出去。”

“弄出去没有？你还看见什么？他们有没有当着别人的面干那些女人？”

“我走之前，没有。女人在场不过是给他们打打气。是他们自己在玩，互相比老二的长短，女人放那儿，免得搞得自己太像同性恋。布鲁斯卡这么跟我说的，帮我写信吧！”

“好吧！你想要戈麦斯的什么？”

“房子、仆人、司机、钱，许许多多钱。”说着，她跳起了舞，

唱起“我一见到他，就对自己说，他就是我要的男人”。

“那就别绕圈子了，我认为你应该言简意赅地对他说，‘欧迪龙：我就是那天受伤的小婊子。我要离婚，我要许许多多钱。芭比。’”

“不行！我要摆出悲痛欲绝的表情感动他。可我其实挺高兴的，什么装模作样的话也编不出，所以才来找你！演戏你是行家，别告诉我你跟我一样，只会写便条。”

“可我首选写便条。芭比，咱们实际点，费那么多口舌干吗？”

“你变实际啦？”

“这话说得真是时候！”

“别说你想让卡洛斯活过来，这不可能！卡蒂，接受现实吧！”

“我接受了。”我的脸阴下来。

“求求你，千万别哭。我这儿可是急事。”

我们打了一早上的草稿：“欧迪龙：我的心碎了。”“欧迪龙：亲眼所见让我肝肠寸断，我不知道现在对你是仇恨还是怜悯。”“欧迪龙：你怎么能在别处找乐子，用如此不体面的行为来伤害我呢？”等等，等等。

下午两点，我们终于写成一封措辞简单、怨气十足的信，芭比誊好，高高兴兴地走了。

我三天没见她，第四天她再踏进家门，又变回了戈麦斯·索托夫人，戴着帽子，垂着面纱，灰色西服套裙，深色长筒袜，超高跟鞋。

为了配合她的穿衣打扮，我们把谈话地点定在客厅。她撩

起面纱，跷起二郎腿，点了支烟，一本正经地对我说：

“我差点成为笑柄。”

我扑哧一声笑了，她也扑哧一声笑了。接下来，她把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我。

她给丈夫送了信，当天下午斗牛士就到了。她去机场接他，安排他住在普拉多酒店。他身边有个年轻女人，长的像吉卜赛人，说是他的代理，让芭比很不高兴。她太想和他上床，于是给他们俩一人开了一间房，把斗牛士推进其中一间。

事后，她心满意足，兴致勃勃地谈起未来的打算，如何一步步尽早达成离婚协议。斗牛士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一个见过大世面的女人，偶尔找个男人开开心，在丈夫办的体育报上发几篇稿以示酬谢，也就差不多了，怎么会像少女一般坠入爱河，甘愿打破婚姻的枷锁，自我牺牲？

和将军作对？没有她丈夫报业集团的支持，他怎么在墨西哥斗牛？天真的芭比脑子是怎么想的？再说啦，芭比想离婚，他可不想，那代理就是他老婆。

芭比掏出积蓄在体内的全部尊严，穿好衣服，离开酒店。尽管走得匆忙，撤销为斗牛士费用担保的时间还是有的。

回到家，她绝望地去找把信送到丈夫房间的女仆。不幸的是，女仆能干到把信亲手交给了将军本人。

芭比一个人关在屋里，不停地骂自己糊涂，不分轻重，居然落到如此境地。她恨我没提醒她，还在一旁煽风点火，帮她完成了自杀游戏。她无所适从，欲哭无泪，她的悲惨已无法用眼泪这么矫情而宽慰的方式来表达。

第二天，她在丈夫习惯用早点的时间下楼用餐。

将军神色和蔼，正在匆匆忙忙地喝橙汁，大口大口地嚼熏肠煎蛋，见到她，便站起来请她入座，建议她也要一份同样的早餐，别再去减什么肥、吃什么温吞蛋。她同意早餐吃熏肠，她什么都同意。到底是将军佯装不知，自己该感激涕零，还是将军惺惺作态暗藏杀机，自己该瑟瑟发抖战战兢兢，她心里直打鼓。

最终，她选择感激涕零，以前所未有的温柔体贴、娇媚动人以及挑逗暗示，使得早餐结束时，将军取消了办公室的重要会议，选择与她共回卧室，翻云覆雨。

晚上，他们一同参加美国大使馆的晚宴。回到家，她在梳妆台上看见了尚未启封的信。莫非丈夫根本没看过？同样的信封国内没有第二只，他从哪儿找来一模一样的？她带着满脑子的疑问，抱着装有瑞士信纸、尚未启封、蓝色邮票上写着她姓名首字母的信沉沉睡去。

一觉醒来，她在花园里、游泳池边准备了一顿罗曼蒂克的早餐。将军下楼时，她系着白纱围裙，带着天使般的微笑。那微笑是屡试不爽、使她一生受用的秘密武器。她亲手做的早餐，又亲手给他端上，带着宽衣解带的羞涩脱下围裙，在心满意足的将军身边款款落座。

快喝完咖啡时，助理到了。助理个子很小，时刻神经紧绷地跟着将军，负责提醒各项日程，做好各项记录。戈麦斯·索托出门前，去了趟洗手间。芭比问助理要不要咖啡，给他倒了一杯。他们俩早就成了朋友，有时还会拿将军的怪癖彼此说笑一番。

“你眼圈发黑。”芭比对他说。

“出了趟小差，还没缓过来。三十个小时往返瑞士，买几只信封，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

“别玩了，会砸饭碗的。”她说完，我劝她。

“不管怎么说，他有钱。”芭比说，“你要想玩一把，周二阿隆索·吉哈诺电影首映，他让我请你。”

我问帕尔玛去不去，在我心里，这女人一向很理智。后来，我跟她都去了。电影十分垃圾，可吉哈诺又一次打动了我的心。我先去参加鸡尾酒会，接着去他家，又上了他的床，压根没想起安德烈斯。天蒙蒙亮时，我醒了，有点怕，留了张条儿：“多谢款待”，然后出门。

到家时，阳光刚刚透过树梢洒进花园，和我那天目送卡洛斯离家时的景色完全相同。

那天已经非常遥远，可在我记忆里，宛如今日。怕安德烈斯？怕什么？

进屋时，我故意弄出许多声响，成心让他听见。那晚，安德烈斯也没回来。

23

不用痛下决心，我就脱胎换骨了。

我跟安德烈斯要莉莉那种法拉利轿车，他给了我一辆。我跟他要个人支票账户，足够自己、孩子和家里的日常开销。我叫人在我们俩卧室和隔壁卧室间开了扇门，号称要个人空间，自己搬过去住。我有时锁门睡，安德烈斯从不叫我开门；有时开门睡，他会进来和我同房。久而久之，我们似乎又成了朋友。

我学会把他当成陌生人看，研究他怎么说话，怎么做事，怎么解决问题。于是，他不再看不明、猜不透。什么事，他会怎么处理；什么生意，他会派谁负责；什么部长，他会怎么答复；什么日子的演说，他会说些什么，我都能猜个八九不离十。

我和吉哈诺频繁幽会。他搬到一处有两个入口、两扇大门、两个花园的房子里，一个花园朝前街，一个花园朝后街，他从其中一个进，我从另一个进，同一时间到达同一个洒满阳光、种满盆栽的房间。吉哈诺总是一本正经地想要好好描绘一下“我们的世界”，我的放肆、我的自然、我的风趣，像在排练下部电影的剧本，我听着听着就睡着了，好几个小时才缓过神来。

安德烈斯在阿卡普尔科买了一处房子，自己从不去住，说看海纯属浪费时间。我把房子占下，周末常带吉哈诺过去，再请几个朋友打打掩护，也带上孩子。莉莉娅可以趁机几天不见小埃米利奥，马尔塞拉和奥克塔维奥也会来。大家多多少少都清楚我和吉哈诺的关系，薇拉妮娅也不例外。她在爸爸面前虽然一个字不说，可那双脚专踢阿隆索，还串通切克找着机会就整他。

房子位于卡莱塔和卡莱提亚之间，被海水包围，午后时光如梦如幻。真希望每天下午坐在露台上遥望天际，似老人一般回忆往昔。自从我和卡洛斯在科苏麦的一处无人海滩销魂三日后，大海就成了卡洛斯的化身。我望着大海，想回忆起什么。哪一段回忆最美好？太多了。难道不是谈到死的那一次？我问自己。在海边共度的日子里，我们也不可避免地谈到过死。

“我会被爱死。”一天下午，踏着温温的海水赤脚散步时，我笑着说。

我一直担心死的会是我，我甚至觉得让他孤零零地留在人间，怀念我的好，心被掏空一块，在所有共同拥有的物品上寻觅我的影子的样子很罗曼蒂克。

卡洛斯会为我哭泣，卡洛斯会疯狂地去找安德烈斯索命，这样的场景我想过多次，从没想过他会先我而去。

在阿卡普尔科，我面向大海，一看就是好几个小时，腿上放着阿隆索的手，想的却是比韦斯。

“卡塔丽娜，即使我们愿意，也没人会被爱死。”他说过。

如果不用回墨西哥城听安德烈斯对大哥歇斯底里地大发雷霆、隔三差五地诉说总统竞选计划再次失败、时不时在普埃布拉作为民族英雄发表演说，就能拥有海边这栋房子，我会住下。

再说，费托也常打来电话，请我在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场合露面。有一天，我陪他参加母亲纪念碑的奠基仪式，听他大谈特谈为人母乃人生之大幸。之后，他请我去松林别墅用餐。

索菲借口偏头痛，逃过奠基仪式上的曝晒和拥挤。她问我对费托的演讲印象如何，我本可大加称道，或至少闭口不言，可偏偏鬼迷心窍地谈起了做母亲的种种不便、负担和责任，耸人听闻，陷自己于不仁不义之境地。原来，我所谓爱安德烈斯的孩子全是谎言，对自己生的孩子尚且嫌弃，怎么会爱护别人的孩子！我没有为自己开脱，没有强找理由，被人当成巫婆也毫不在意。我确实曾经痛恨成为自己孩子和别人孩子的母亲，畅所欲言是我的权利。

喝完咖啡告辞。有段日子，他们没找我，我也没有他们的消息。波菲里奥·迪亚斯的妻子，堂娜卡门·洛美罗·卢比奥去世，索菲打电话来，问我去不去参加葬礼，说费托不让她去，可她总觉得可怜的卡门不过是个牺牲品。那天，我破天荒地站在费托那边：

“没错，卡门是可怜。”我说，“可要是不公没有无耻地落到卡门头上，你我会是什么处境？”

挂电话那会儿，索菲坚信费托不让她去参加葬礼，是百分百明智之举。

阿隆索反倒去了。他经常会做些奇奇怪怪的事，我永远不明白他脑子里在想些什么：参加卡门·洛美罗·卢比奥的葬礼、

为巴黎解放彻夜狂欢、好几周和在市中心发现托尔特克雕塑的人类学家混在一起，他的理由是：这些都是电影素材。

安德烈斯那几天麻烦一大堆。经济部长是他的朋友，被记者曝光不顾民众疾苦，与囤积居奇者沆瀣一气、中饱私囊。记者与费托私交甚好，安德烈斯认为此文完全是他大哥授意，矛头直接对准他。我说他的推断有些牵强，他死活不听，固执己见。

没过几天，墨西哥劳工联盟组织八万人上街游行，抗议物价飞涨，也将罪过归到了经济部长头上。更有甚者，私营企业提出取消经济部发放的控制生产许可。安德烈斯断定费托已计划将他这个朋友一脚踢开，不管怎么说，经济部长可是安德烈斯力推的总统候选人。这次我无话可说，因为费托果然颁布法令，取消了经济部发放的控制水泥、木材，以及天知道还有什么物品的生产许可。大权旁落，经济部长只好弃选。

安德烈斯骂娘骂了好几天，骂费托、骂左派、骂麦克唐纳德——由他安插以取代科尔德拉的劳工联盟领袖，气得连九月一日的总统述职都不愿去听。到了那天上午，我求他换上衣服。想跟罗道尔夫叫板，不能明争，只能暗斗。

我们又听他大哥念起一年一度、无聊透顶的政府工作报告，出乎意料的是，还顺带看了出好戏。一名议员听完报告后做出回应，称总统面对上帝有拯救国家的责任，他批评大选模式，批评右派葬送革命果实，批评左派支持道德沦丧和无政府主义，所有人被他批得一无是处。费托走后，议员们一致通过，将其革职。这一幕让安德烈斯笑破肚皮，他大哥要遇上难题才好，乱子收拾不了，一定会打电话给他。费托曾宣布非常时期，由

安德烈斯接替总统职位。可这次，费托没要他帮忙。

开完总统府庆功会，费托宴请所有内阁大臣，安德烈斯的位子居然不在他大哥的左手边，令他错愕不已。和以往不同，他的名牌未列在所有人之前，反而在一溜大员之后。费托的右手边坐着时任国防部长的老将军，左手边坐着马丁·仙富埃戈斯。

安德烈斯恨他恨得无以复加。他痛心疾首，想当年，马丁不过是个坑蒙拐骗的小律师，自己居然还帮过他。他也气妈妈气得无以复加，她一见马丁就喜欢得不得了，还收他做养子。

他不记得马丁·仙富埃戈斯从什么时候起开始不跟他，决定单飞的。也许，就从多年前安德烈斯把他介绍给罗道尔夫的那天早上开始。也许，从他当塔瓦斯科州州长率先宣布支持坎坡斯将军竞选总统开始，当年，他是竞选活动的头儿。安德烈斯想了很多很多，一边想一边骂这小子真是他妈的机会主义者。

宴会上，笑容可掬、头发梳得一丝不乱的仙富埃戈斯始终不离罗道尔夫左手，安德烈斯看在眼里，回家一路痛骂大哥，居然蠢到把总统职位交给马丁·仙富埃戈斯这个跳梁小丑。他大哥就是这样，自甘堕落，附庸风雅，重文轻武，殊不知，周围人越雅，越反他衬俗。

回到家，他一边等费托电话，一边喝酒骂娘。费托的电话一直没来。几天后，议长撤销了九月一号的决议，那位发言的议员官复原职。

安德烈斯忍不住主动跑去见费托，结果，从松林别墅回来，他头痛欲裂，畏见阳光，差点吐出苦胆。他把自己关在黑屋子里，一遍遍向我描述胖子如何对仙富埃戈斯化解冲突的表现大加赞赏，最让他恼火的是他大哥口口声声说没惊动他，是不想给他

添麻烦。没有他的帮助和建议，费托居然也能化险为夷，令他难以置信。尽管形势早有端倪，没人给他打电话，没人征求他意见，事情也该成的成，该黄的黄。罗道尔夫似乎想自己定夺谁来继位，很明显，他老弟在，碍手碍脚。

安德烈斯最后一次去松林别墅落下的头痛无药可治。一天，我给他喝卡尔梅拉送来的黑柠檬叶茶。喝的时候，他唧唧歪歪，说这是农村迷信，不想喝完头痛消失，居然想跨出门去和罗道尔夫再决高下，他看着空杯子说：

“一定是巧合，不过这玩意喝喝有什么大不了的？”他说。

“没什么大不了的。”说着，我也给自己倒了一杯。

深绿色的黑柠檬叶茶散发着薄荷与土荆芥的清香，喝完我出门找阿隆索吃晚饭，一直待到第二天凌晨，笑了好久好久，一点也不困，卡尔梅拉送来的茶也对我起了作用。好在第二天早上我就不喝了，安德烈斯还想喝，不光那天早上，好多天早上都想喝，后来喝上了瘾，每天早餐必喝。

早上一睁眼，他就骂娘，花那么多工夫哄胖子坎坡斯开心，全白费了。他躺在床上，回想前一天的失败，计划对马丁·仙富埃戈斯发起新一轮攻击，直到我给绿叶茶加糖。

一天喝完茶，他问副官要报纸，说有不祥的预感。他大概早有察觉，偏要佯装惊讶，给我看各报的头版头条。墨西哥共和国的最高检察官罗恰学士新官上任，此人是仙富埃戈斯的忠实走狗，把普埃布拉的玛伊内斯学士失踪谋杀案翻了出来。据报道，是应其女玛格达莱娜的要求，玛格达莱娜一口咬定凶手是当年任普埃布拉州州长的安德烈斯·阿斯森西奥将军。

所有当年满足于缄口不言的证人都跑出来指证当时在影院

附近绑架学士的汽车长什么样、从车窗里传出的学士先生的求救声如何惨、学士先生曾经打赢过多少损害州长利益的官司，马格达说我们在库埃纳瓦卡碰过面，她亲眼目睹父亲和安德烈斯·阿斯森西奥起了争执，也问过父亲什么原因。父亲说州长看上了清水酒店及温泉疗养院周围那块地，不许他为被查封的原户主申辩。马格达说学士先生不但严词拒绝，还拒收了州长为了让他败诉、承诺给他的三成地价。于是——她的结论——州长说会要了她父亲的命。

安德烈斯站起来，开始骂骂咧咧。我坐着，腿上放着报纸。副官进门，拿来了检察院的传票。

“这些人他妈的比浑蛋还浑蛋，”安德烈斯说，“好像没把柄落在我手里似的。”

他又喝了一杯茶，吹着口哨去洗澡，然后浑身通红、情绪高涨地从莲蓬头下走出来，没去检察院，直接去找费托。

谁知道他们说了什么，第二天报纸刊登了对司法部最高检察官的采访，检察官撤销了对安德烈斯的所有指控，连称他为共和国总统先生令人尊敬的智囊团最高顾问。

没人再去向玛格达莱娜打听什么，除了她，所有证人都称自己证词有误。几天后，据查证人均均为犯罪团伙成员，专门收钱做假证，被控有罪，抓捕时因与警察交火而丧命。

尽管如此，安德烈斯仍旧境遇凄惨。他再也没见过胖子，好在也不必辞去一切职务。他购买了一家烟厂，打算建成国内最重要的烟草企业。他又时刻宣称真正的权力掌握在富人手中，他要做银行家，让那些从今往后陆续登上神鹰宝座的浑蛋总统都对他唯命是从。想当年，萨帕塔果然明智，没有留下端坐在

神鹰宝座上的画像。

见他没权没势，我并不难过，仍然每天与阿隆索出双入对、如胶似漆。我们几乎每晚都在希罗斯吃饭，我陪他盛装出席各种活动，在片场一待就是好几个钟头。有天晚上，一瓶葡萄酒下肚，我还当众吻了他。

我凌晨回家，好几周不开卧室门，偶尔像看望祖父一般跟安德烈斯喝个早茶。

我独自在阿卡普尔科度过了十二月，内心没有一丝愧疚。孩子们在放假，他们的爸爸总说圣诞节是傻瓜的节日，干吗非得一块儿过？

离新年只差几天，我才很不情愿地给他打了个电话，请他一起来过新年。三十一号早晨见到他，说不诧异是假的！他瘦了差不多十公斤，老了差不多十岁，但腰板挺得还算直，常见的讥讽笑容好歹还在。薇拉妮娅在露台上大声叫他，跑下楼亲他。和他同来的还有玛尔塔、阿德莉亚娜和她们各自的男友。莉莉娅和她的无聊丈夫、奥克塔维奥和马尔塞拉已经到了，全家团圆。

阿隆索本就和我在一起，客人还有莫妮卡带孩子、帕尔玛和胡利娅·古斯曼，芭比和戈麦斯·索托、海伦·黑塞带孩子晚上也会到，奥克塔维奥和马尔塞拉邀请了三对好友，莉莉娅带来了丈夫的前女友乔治亚娜·莱托纳，想把她介绍给我的兄弟马科斯，似乎对小埃米利奥和她依旧你来我往全然不知，也没准她全然皆知。

总而言之，共进晚餐的有五十多人。这么多人在场，我觉得阿隆索的出现不会引人注意。我尽可能对安德烈斯温柔体贴，甚至向他表示了歉意。他原本只是希望一家团聚，我却找来这

么一大堆人。下午，我们在露台上喝加柠檬汁的杜松子酒，阿隆索带着幸福的薇拉妮娅和执意要去杀螃蟹的切克去海滩散步。

安德烈斯沉默许久，终于开口：

“阿尔米伊达在圣路易斯·珀托西被公牛挑死，布利翁斯也在艾尔·托雷欧送了命，我会在什么地方送命呢？”

他的声音阴郁得几乎让我揪心。他说，一位女祭司说过，哪年十五天里连续死了两个斗牛士，他就离死不远了。

“今年就快过完了，你的命保住了。”我笑着说，“只要你今天晚上不死，从今天起，到再有两个斗牛士十五天内连续死去之前，你会先送我们所有人入土。”

“你依然是我的生命之光。”他嗓门怪怪的。

我不知道他是在开玩笑，还是杜松子酒更容易上头。不管怎样，我紧张地亲了他一口。

24

新年伊始，对阿隆索而言并不愉快。安德烈斯在阿卡普尔科的出现令他无法忍受，这也是自然而然的事。尽管阿隆索的形象无可挑剔，打扮时尚得体，而且朝气蓬勃，待人亲切，安德烈斯还是比他抢眼。只要安德烈斯一进房间，一进谈话圈，一切就都会围着他转。他是孩子们心中的英雄，客人们心中的魅力之王，家中的主人，以及，我的丈夫。

一天下午，我提议去皮耶·德拉科斯塔山看日落，吉哈诺不想去。回到家，鲁西娜跟大家说他有个紧急拍摄任务，之后又亲自递给我一张条，上面写着：“我走了，为什么你懂。不管怎样，我爱你。吉哈诺。”

晚饭桌上，安德烈斯说了二十多个笑话，主角都是那个好容易让我们一家团聚的“衣冠楚楚的小子”，逗得孩子们哈哈大笑，有些也逗笑了我。

第一天晚上，我为阿隆索的事感到自责。第二天晚上，我搬去安德烈斯的卧室。新年里，我和安德烈斯重修旧好，当众接吻，卿卿我我，令孩子们惊诧不已。

一月初，我们回墨西哥城。我没去找吉哈诺，在家陪着安德烈斯发脾气，帮他骂胖子，眼睁睁看着仙富埃戈斯随时将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

二月初，我们去普埃布拉，安德烈斯看中的人当上了州长。他在普埃布拉威望犹存，而且他也喜欢回忆往日的荣耀，喜欢被人尊敬、享受一族之长的待遇。在那儿生活，他既舒适又安全，完全忘了自己还是总统顾问。我也不想回墨西哥城，每日，鲁西娜送孩子们去上学，我就陪他一起守着这座又大又空的宅子。

他一天天地老了，今天脚疼，明天膝盖疼，从下午到晚上不停地喝着白兰地，早上则不停地喝黑柠檬叶茶。如果这里的花园和蹄盖蕨卧室没有时刻让我想起卡洛斯，他的状况也许会让怜惜。

莉莉娅每天都来看我，跟我聊八卦，逗我笑。下午，我会去看朋友。莫妮卡工作繁忙，有时一个吻就没了人影。裴帕倒能在自家花园陪我，一陪一下午，市场库房的幽会让她神情舒缓、言语平和。芭芭拉姐姐也回到了我身边，她就像我的守护天使，不，比天使还好，她从不对我指手画脚，只会为我放声大笑或失声痛哭，和我一样，哭笑过渡自如。那天下午，安德烈斯到家时很不舒服，芭芭拉姐姐也在。他从特瓦坎回来，那儿专门为他搞了个活动，就是那种在公开场合被头目们簇拥，听头目们汇报，俨然自己是头目的头目的活动。那天，普埃布拉州新任州长、普埃布拉市市长，当然还有特瓦坎镇镇长都去了，众口一词，说他是普埃布拉人民的骄傲。

五点左右，我们听见有汽车停在门口。

“真要命，芭芭拉。”我说，“他回来了，又要让我听他回顾丰功伟绩。”

那天吃早饭，他就跟我说他到任那会儿，工人间斗得有多厉害，他在任期内修了多少条公路，建了多少所学校，平了多少民怨。

“我要跟他们说，”他不等我搭腔，自顾自往下说，“我这次来，不是以州长的身份，州长我已经做完了。我这次来，是以普通市民的身份来跟大家交心。你觉得怎样？你不告诉我你觉得怎样！卡塔丽娜，你说我干吗娶你？”

近几个月，他疯疯癫癫，又任命我为他的私人秘书。我索性依着他，挨一时是一时。我早已把他可能会说的话写在了一张纸上，此刻我掏出纸，随便指了一段让他念。他高声念道：“我将永远为你们效劳，无论在这里，还是在远方，无论为官，还是为民。我恳请大家像那些带着明确的社会规划投身于墨西哥革命的弟兄那样，捐弃前嫌、排除万难、努力工作。要重振革命精神，如果有必要，我会和你们重新并肩战斗。我不会抱任何政治野心，州长我已经做过了，但我依然会为我们亲爱的普埃布拉州的安定与繁荣贡献自己的力量。”

念完，他对我说：

“我没娶错人。你聪明，像男人，所以，就算你跟别的男人好，我也能原谅你。这辈子，我对你确实不好。但你是我最好的女人，我最好的伙伴。”

走之前，他又要喝茶，让我也喝一杯。我喝得很慢，希望

茶叶引发的亢奋能慢点来。

玛蒂尔德没回厨房，她把茶放在桌上，看着我们喝，对安德烈斯说：

“将军，我多句嘴。这叶子泡的茶，您喝得太多了，喝太多对身体不好。”

“怎么会对身体不好！要是没这个茶，我早死了，就它能给我解乏。”

“可喝得时间长了，确实对身体不好。我瞧您身体就越来越糟。”

“不关叶子的事，玛蒂尔德。别告诉我你还信那玩意？”说完，他咽下最后一口，“瞧夫人多精神，她不也喝了嘛！”

25

普埃布拉市市长跑进蹄盖蕨卧室。

“夫人，将军好像激动过度，”他说，“情况不好，您赶紧过来。”

我走下楼，来到曾经属于我们的那间卧室。安德烈斯躺在床上，脸色比前些日子更加苍白，连喘气都困难。

“你怎么了？走的时候不是好好的吗？怎么不留那儿吃饭？”我问。

“我累了，不想死在大街上，给埃斯帕尔萨和特耶斯打电话。”

“别夸张，”我说，“大家都累，你好几个月的忙这忙那，应该多去阿卡普尔科疗养。”

“阿卡普尔科，那种鬼地方只有你能受得了。你把那儿当避难所，说什么大海对你身体有益，扔下我不管，其实，离我远远的才对你真正有益。”

“你胡说。”

“别傻了，咱们俩都清楚阿卡普尔科的那房子是用来干什么的。”

“恐怕你不知道，你几乎从来不去。”

“我可没时间戏水，而且在那儿也休息不好。我讨厌大海，跟女人似的，没个安静的时候。我要去，就去萨卡特兰。山里能让人休息好，白天长，干什么都有时间。”

“那儿根本无事可干，时间有什么用？”我说。

“你老说我家乡的坏话，不恋家的女人！”说着，他想拔靴子。

“我去叫图里奥帮你，别使劲，你真的累了。”

“我让你给特耶斯打电话！你就想我死。”

“打个喷嚏你就要给特耶斯打电话，我都不好意思打了。”

“你还会不好意思！给他打！我在为你做好事，我快死了，叫 he 来做证人，省得别人说是你把我毒死的。”

我坐在床边，拍拍他腿。他继续往下说，态度柔和，难得见他这样，有点怪。

“我害了你一辈子，是吗？”他说，“我的其他女人都能得到她们想要的东西，可你想要什么？我从不知道你想要什么，也没花时间琢磨，不过，别当我是傻子，我知道你个性复杂，能让我了解的只是其中一部分。”

他真的一天天老了。最近几周，我眼见着他越来越瘦，身子越来越小。可那天下午，他几分钟就老了一圈，外套突然间大了许多，肩膀削了下去，脸凹了进去，下巴消失在军装硬领里，肩章比任何时候都硬。

“把这个脱了，”我对他说，“我帮你。”

我开始给硬邦邦的衣服解扣，与金黄色的铜纽扣作战，扣眼儿永远比纽扣小。我拉下一只袖子，在他背后转上一圈，又去拉另一只，顺便在他脖子上亲了一口。

“你真的想死？”我问。

“我怎么会想死？我不想死，可我正在死，你没看见吗？”

埃斯帕尔萨和特耶斯是当地最知名的两位大夫，安德烈斯时不时地感冒腹泻，三天两头编出个大病，全靠两位医治。他们从来都是不紧不慢地出诊，开几粒阿司匹林，同样的药换个颜色，搞定，这套把戏早玩熟了。近一个月，安德烈斯每每无事可干或无人交谈的时候，就把他们叫来。他需要有人陪着，听他说话，句句给他捧场。自从搬去墨西哥城，多半只有我们当他听众。可在普埃布拉，能叫来埃斯帕尔萨、特耶斯，或者两人都叫来，还有卡瓦尼亚斯法官，人越聚越多，明明是来看病的，最后倒玩起了扑克。

“将军，这次是哪儿要命？”特耶斯问，和埃斯帕尔萨做起例行的检查：听心跳、测脉搏、深呼吸、缓吐气，与往常唯一不同的是安德烈斯这次的反应。以往大夫检查，他会大说特说各种自相矛盾的感受，这儿疼那儿疼，按哪哪疼。可那天下午，他哼都没哼一声。

“浑蛋，就做做样子好了！”他说，“怎么说我都死定了。希望你们能为我掉几滴眼泪，想想你们从我这儿得的好。就指望你们能为我哭两声，这个号称我夫人的女人心里可早就乐开了花。瞧瞧她，迫不及待地要寻欢作乐。她还好得很，比我多年前见她那会儿还要好，愿意跟她上床的男人多得是。大概有多少，卡塔丽娜？当年，你是个小女孩，屁股绷得紧紧的，脑袋顽固不化，怎么说也改不了。如今，屁股松了些，脑袋可没变。好在罗道尔夫会看着她，我那个蠢大哥罗道尔夫会帮我看着她。”

“他需要休息。”特耶斯问，“服用过兴奋剂？要不，出门活动兴奋过度。将军，您好好休息，我们会给您开些舒缓神经的药。您就是累的，明天的您和今天相比，一定会判若两人。”

“当然会判若两人，明天的我会硬邦邦、冷冰冰、彻底安息。大家都盼着我死，意识不到我的好，意识不到我这种人有多重要！等着瞧！等落到费托和他那个浑蛋总统候选人手上，有你们好看！我累了？是胖子累了！累得连脑子都懒得动，居然推举仙富埃戈斯做总统候选人。”

“谁告诉你肯定是仙富埃戈斯的？”我问他。

“没人告诉我，我心里明白。我明白的事多了，我了解我大哥，谁凑到他屁股上，他就认谁。马丁用各种方式凑了无数次，哄得他团团转，让他自以为聪明盖世。”

仙富埃戈斯是安德烈斯最难对付的敌人，不能碰他一个手指头，不是不想，也不是因为他是费托的钦定部长，而是因为他手段老练，一个下午就赢得了堂娜艾尔米尼亚的欢心。堂娜艾尔米尼亚只有安德烈斯一个儿子，一直想给他多找几个兄弟。她让安德烈斯自小就认费托做大哥，还领费托来家里住过一阵儿，安德烈斯大了，她又喜欢上了脸上堆笑、嘴上抹蜜的海边小伙儿马丁·仙富埃戈斯。

“这个小伙子能给我当儿子，就像我死掉的那个。你要把他当兄弟，听见没有，安德烈斯·阿斯森西奥？”堂娜艾尔米尼亚说。

从那时起，安德烈斯便对仙富埃戈斯的个人魅力有所防备，知道他终将不免成为自己的劲敌。

“我又给你找了个兄弟，”老妈对他说，“你要好好照顾他，

安德烈斯·阿斯森西奥，他能让我想起你爸。你愿意做我儿子吗？”她问马丁，马丁比在众议院听得还入神。

“夫人，荣幸之至。”说着，他张开手臂，扑向摇椅，先在堂娜艾尔米尼亚的额头上亲了亲，接着又和她拥抱，抚摸她的面颊，最后跪在地上，亲吻她的手。

我想不出更动人的天伦画面，马丁还流下了感激的泪，连那么崇拜老妈的安德烈斯也不可能有如此举动。他气急败坏地从萨卡特兰回来，一路上都骂他是个惺惺作态的小人。听上去像说着玩的，可他再也没改口。

“我那个妈，”他坐在床上，开始抱怨，“给我找的都是些什么兄弟！完全不清楚其中的利害！先被胖子坎坡斯搞定，又被那个惺惺作态的小人马丁搞定。我妈真笨，笑几下，亲几下，就把人家当儿子，真无知！幸好我没那么蠢，她认坎坡斯做儿子，把笨脑袋全遗传给他了。看他那样就知道，愚不可及，偏偏又自命不凡，摆出一副知书达理、合法守法的架势，还以为礼数和法律真的有用。什么事都要立法，不是立法规定每个墨西哥人都有责任教会另一个人读书写字吗？照他的逻辑，问题马上就会迎刃而解，一会儿工夫，每个印第安人就都会写自己的名字、国家的名字、还有他这个有功总统的名字了。胖子是个天才，看他的脸就知道。他‘兄弟’马丁继任总统，会把国家消耗殆尽。这浑蛋连希望都敢拿去拍卖，一眨眼的工夫，就会把三千名失业者的呼吸装成罐头，美国佬要想心情不好，咱就卖给他们。他会卖掉独立天使像、纪念华雷斯的半圆型拱柱，一不小心，连瓜达露佩村也会整个卖掉。各种墨西哥纪念品——阿卡普尔科的海浪、大峡谷碎片做成的圣器盒、印在玻璃纸上的性感女

人的屁股。现代、漂亮、不土气、不邋遢、不无知、容易相处，全新的墨西哥。可惜我要死了，我要是活着，这浑蛋怎么也爬不上神鹰宝座，除非他动枪，动枪我也能打赢他，打赢所有那些头发一丝不乱、给他撑腰的小混混。亲爱的妈妈，请你原谅我。这个惺惺作态的小人我要骂他的娘，两个娘都骂，一个是生他的亲娘，另一个是养他的蠢娘。”

“别说自己要死，”我说，“干吗不听特耶斯大夫的话？吃药，上床前玩局扑克。”

“我已经在床上了，不过躺得很不舒服，仰面朝天，身上连个女人都没有。”

“咱们走。”埃斯帕尔萨说。

“是该走了，浑蛋们。”安德烈斯回答。

“将军，您好好休息，别喝咖啡、白兰地，以及任何兴奋类的饮料。明天我早点来看您，到时候咱们再玩一局。”

他们走了，只留下我陪安德烈斯，我在床边坐下。

“再来点茶？”我给他倒了一杯。

他欠起身来喝，又问：

“卡塔丽娜，你想要什么？你会勾搭上仙富埃戈斯吗？谁是埃弗拉因·韦尔塔斯？他怎么知道你的双乳间有一丝柔情在啜泣？”

“你在哪儿找到的他的诗？”我问。

“在我家里，锁不管用。”

“那什么管用？”

“他是比韦斯的朋友，对吗？他不了解你。你呀，无论双乳

间还是其他部位都不会啜泣，装不出来的。还柔情？卡塔丽娜，多天真的家伙！没白当共产党！”

我走到窗前。你去死吧！我喃喃自语。他说啊说，说啊说，一直说到睡着。我也在他身边睡下。

没过一会儿，他醒了，手放在我腿上摸。我睁开眼，冲他挤挤眼、皱皱鼻。

“为什么不起来去叫卡瓦尼亚斯？”他说，“我一条腿疼得厉害。”

“不用叫特耶斯？”

“叫卡瓦尼亚斯，卡塔丽娜，快，我没时间了。”

卡瓦尼亚斯赶到时，安德烈斯两条腿都麻了，说话很慢。

“二号文件带来了吗，卡瓦尼亚斯？”他很使劲才说出话来。

“带来了，将军，文件都带来了。”

“把二号文件给我。”

“什么是二号文件？”我问。

他没回答，拿笔签名，还是那支自来水钢笔，墨水是绿色的。过了一会儿，他就死了。

我给孩子们打电话，有人通知了罗道尔夫，他大概半夜十一点赶到，进门时挺着啤酒肚，慢悠悠的，一副主持大局的口吻：

“咱们送他回萨卡特兰。”

“听你的。”我说。

“他生前说过。”

“我信，总统先生，咱们送他回萨卡特兰。”

“谢谢你的合作，遗嘱的事我知道了。”

“不谢，希望一切顺利。”

“有麻烦，我帮你。”他说。

“我希望你能让我从一开始就没麻烦。”我回答。

“这我就不明白了，他是我兄弟，你是他妻子，你想让我怎么做？”

“我想请你别插手，别帮我，别和其他寡妇达成任何协议，所有寡妇都会得到应得的那份，不过她们要来我这儿拿。”

“其他寡妇是谁？”

“大哥，你又不是在跟你夫人说话。我很清楚其他寡妇是谁，

有多少孩子没和我们一起生活。我知道哪些庄园是这些孩子的，哪些房子是那些孩子的，我知道哪些生意、哪些钱，甚至哪块表、哪些袖扣分别该给哪些人。”

他没说话，点点头，站在灰色灵柩的一侧，想摆出忧伤的表情，可始终还是那副亘古不变的无聊表情。

家里挤满了人，大伙儿推推搡搡地挤到罗道尔夫跟前，男人们和他拥抱，顺便在背上拍两下，女人们和他握手。

我站在灰色灵柩的另一侧，不想坐下，整晚和人握手拥抱，没哭，只是说个不停，和每位来宾谈心，回忆在哪儿相识，最后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

凌晨两点，费托去睡觉。鲁西娜给我端来一杯茶，我坐了一会儿，发现旁边椅子上坐着切克，他看起来好小。

“你好吗？妈妈。”他问。

“很好，宝贝，你呢？”

“我也很好。”没再说别的话。

薇拉妮娅早睡了，玛尔塔头晕，大夫在照顾她。

“看来，你男朋友不会来了。”和阿德莉亚娜在一起时，她对我说。

“别这么说。”我教训她。

“别现在才教育我，有点晚了！”她回嘴，“再说了，谁都知道阿隆索和你什么关系。我敢肯定，一半来宾都想见他以死者朋友的身份前来吊唁。”

她说得没错。是仇恨，仇恨在这个姑娘心里生了根。莉莉娅、马尔塞拉和奥克塔维奥陪我到天亮。

家属整晚接待吊唁的队伍，我一步没离开。

“夫人，您的沉着让我钦佩。”贝尔穆德斯对我说。安德烈斯任州长时，他负责操办公开场合的政治活动。

“祝贺您，堂娜卡塔丽娜。”市长夫人对我说。

对我说什么话的人都有，那天晚上我过得特别开心。

我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我喜欢这种感觉。来宾一进门，就用目光寻觅我，几乎个个都想拥抱我，跟我说上几句。何塞菲塔·罗哈斯的话最中听。她总是高昂着头，匆匆走过城市的大街小巷，似乎成心想把脑袋累死。她从不坐车，去哪儿都步行，住在罗莱托山上，平时下山去市中心、去圣地亚哥、去任何地方做客，都迈着欢快的脚步。何塞菲塔紧紧地抱了抱我，又抓住我的肩膀，看着我的眼睛。

“哎呀！”她说，“真替你高兴，守寡是女人的最佳状态，将死者供上祭坛，必要时回忆回忆，他在世时你做不了的事，现在都可以去做。我这是经验之谈，尤其在你这个年纪，守寡是最好不过的了，只要别再一头扎进情网，日子保管越过越好。这些话别让人听见，全是大实话，愿亡者多多包涵。”

凌晨六点，我该去换身衣服、换个形象了。当时，大厅里几乎没人。我走到敞开的灵柩前，望着安德烈斯死去的脸，想在他的五官上看到一丝柔情蜜意，看到他有时向我会心的挤眼，可我只能看到他像生气时那样板着脸，像有什么烦心事，好几天都不跟我说话，连句晚安也没有，脑袋里仿佛有一团乱麻。

“别了，安德烈斯，”我对他说，“就要带你去萨卡特兰了。你想去那里安息，费托说依你。现在你跟他说什么，他都依你，他准备什么都依你。你现在真丑！我不喜欢你板着脸，一直不

喜欢你板着脸。板给别的女人看吧，我这儿麻烦够多的了，不想再看你这张臭脸。你不会希望我悲伤过度自杀身亡吧？何塞菲塔的话你听见了，没有你，我会过得更好。我不想参加你的葬礼，他们一定会安排我和罗道尔夫同一辆车，我得忍他一路，忍到萨卡特兰。你在棺材里当然不难过了，可我得忍他。要忍他一辈子？什么时候才能解脱？他还是别打我主意了。过去，你亲切和蔼，趁我小把我逮住。你给我带来了多少欢笑！多少恐惧！你板着脸我怕。我骂你杀了罗拉，你板着脸说，这跟我有什么关系。你什么都留给我，让我分配，想害我，你一直想害我。你想让我为难是吗？你说谁该得到什么？你想让我猜？你想让我担惊受怕地分配财产，无时无刻不在想你？你想看我会不会独吞。你以为呢？你不想让我安宁，想害我一辈子，死了还要让我在你身上花最多的时间，让我永远想着你的女人和孩子？你就是这么盘算的，非整死我。让我来看该给谁什么？你以为我会顺她们心意独吞？好让她们到处乱说自己猜得没错，我是个野心勃勃的女人？或者，我会沦落街头，求费托施舍？不，安德烈斯，我会让所有人抓阄，看这栋丑房子会落到谁手上，看山区牧场、圣塔胡丽娅牧场、柑橘牧场、和黑塞结伙的生意、地下酒庄、斗牛场、电影院、赛马场股票、墨西哥城大宅和女佣都落到谁手上。就抓阄，安德烈斯。住下的原地不动，我不会把奥尔伽赶出维拉克鲁斯的牧场，把康黛赶出特修特兰的家，更不会疯狂到闯进别人家里。我想要栋小一点的房子，靠海，离浪花近，由我做主，没人求我，没人命令我，没人批评我，可以尽情回忆一些美好的事。某天下午你的微笑；我们骑马玩的光景；第一天开福特敞篷车、第一次全速开往墨西哥城。

晚上你说‘让我替你脱衣服’，你一件件慢慢地脱，我站着不动，看着你，直到自己全部脱光，一丝不挂。那时的我总是感激地看着你。我开始发抖，天冷，赤身裸体站在屋子中间害羞。你咂吧着嘴往后退，说，‘你真美！’似乎你是第一次见我，似乎我不是你的妻子。我受不了再这样站下去，对你说，‘好了，安德烈斯，别看了。’一头钻进被子。你走过来，手指放在我肚脐眼上问，‘这个洞里藏着什么？’我说，‘一个秘密。’结果我们找了一晚上，还记得吗？现在，我困了，想上床去一个人睡，没有你的腿半夜挡路，没有你的呼噜。我要去睡，我要去萨卡特兰。我讨厌这个湿乎乎的地方，到处都是阴森森的角落。我想看着人们站在自己家门口，等我们送葬经过。你的手下，那些帮你经营牧场、照看牲口的伙计会一脸戚戚，其实他们心花怒放，晚上会边饮果酒，边取笑咱们。他们会说，那个寡妇放荡得很，一定会以眼还眼以牙还牙；那是个老色鬼、老浑蛋、老强盗、杀人不眨眼的家伙。有人会说，他还算和善。你妈妈的朋友堂娜拉塔会嘟囔一句，他疯了。她一百二十岁，会躺在木摇椅上看着你从面前经过，说，‘他疯了，我一直跟艾尔米尼亚说，这孩子有些疯疯癫癫。’‘太冒失，’你妈妈会说，‘我喜欢他冒冒失失。’我也喜欢你冒冒失失。你这么丑，当初的我怎么会喜欢你的？我们俩结识的那个下午，要是觉得你有这么丑，就不会惹出那些乱子，现在也就不会一个人在这儿看日出、还懒得把你给葬了。不行，我得去换衣服了，穿哪件好？寡妇面纱我可不戴。你有时会给我出好主意，还记得在纽约一家小店，我买了条红色真丝长裙吗？当时我不喜欢，因为是你挑的，可现在我喜欢。寡妇穿红的不太好，可穿上那件，演起戏来会更容易，罗道尔夫也会待我更好一点。记得去年多洛雷斯

呼声纪念日我穿的就是那件，当天，夜深了，几杯酒下肚，跟着总统的那帮人全都不知去向，罗道尔夫把我拉到阳台，拉开阳台门，让我和他一起走到渐渐无人的广场上。‘穿这条裙子，你就像国旗的一部分。你一出现，我的目光就无法离开你，好不容易才忍住，没叫出墨西哥万岁、独立战争万岁、和祖国一样美丽的弟妹万岁。’他向我扑来，我跑回去找你，他追在后面喊，‘我对你夫人说她很美，没冒犯你吧？’怕我将实情告诉你。他不了解你，不知道你其实站在他那边，就算我把他的丑事跟你说了，你也只会笑我异想天开。很晚了，我没多少时间换衣服，总不至于穿现在这身去参加葬礼吧？有马丁·仙富埃戈斯在场，摄影记者也会去。”

我换了条黑毛线裙，置上俄国羊羔皮大衣，没找到平跟鞋。鞋倒有九十多双，可穿着舒服的黑鞋一双也没有，我只会穿黑鞋参加宴会。最后找的这双至少暖和，天冷，穿着大衣，只有索菲才会想起来穿凉鞋。我化了个淡妆，上了睫毛膏，抹了口红，腮红没打，盘了个髻。安德烈斯要是看见了，会说我这个寡妇扮相很不错。

我们九点出发，四十多辆车，据说全是自己人。也亏费托想得出来，亲自跟州长、马丁·仙富埃戈斯和一位工人领袖把灵柩从家里抬上灵车。我想跟切克坐自己的车，让胡安开，便趁他们抬棺，对切克说：

“你跟我坐帕卡德，去叫胡安。”

我们俩坐上帕卡德，胡安把车开到费托的车后停下，费托的车紧跟着灵车，我想还是别一路老瞪着灵车看才好。

后座上只有我们母子，我伸伸腿，亲儿子一口，正坐得舒服，罗道尔夫的私人秘书过来传达命令，说总统让我和他一起坐另一辆车。

“跟他说谢谢，我坐这儿挺好，不能把孩子丢下。”

私人秘书走了，再回来时，口气变得更硬。

“总统让您带孩子一起过去。”

我刚想再找个借口，费托亲自来了。秘书帮他打开车门，他上车，如同踏进自己家门。

“对不起，卡塔丽娜，”他说，“我不知道你已经上车了。我不想丢下你，咱们俩应该一起跟在灵车后面，你没必要跟在我后面，这种时候咱们是一家人。今天，我不是国家总统。”

我想说，“不开这句玩笑，你还能开哪句玩笑？”可我只能苦笑，表示多谢他的关照，佯装悲痛得说不出话来。

我往边上挪了挪，让他坐下。车很大，后座上坐五个人没问题。前后座用玻璃隔开，以前从不拉上，我爱和胡安聊天，听他唱歌。可罗道尔夫上车就要拉玻璃，由于许久不用，摇把有点不听使唤，秘书费了好大的劲，才把玻璃摇上。我替胡安感到难过，他可不习惯这种恶心事。切克注意到了，他和胡安感情深，很长一段时间，胡安像照顾儿子那样照顾他。他说想换到前排去看风景，也没问我意见，直接开门下车，一眨眼的工夫就坐到了胡安边上，还回头看我。该死的孩子，居然让我和罗道尔夫及其秘书单独待在一起。

“叫莱西诺把车开走，把位置让给我们，你跟他走。”费托吩咐。于是，车里只剩下我们俩。我双手抱头，把头低下，开始做深呼吸。我太不喜欢总统先生了。

车队缓缓前进，仿佛去的只是法国公墓。

“照这个速度，两天也到不了。”好不容易出了城，我对罗道尔夫说。他扭过头，后面的车队一眼望不到头。

“你说得没错。”他摇下玻璃，叫胡安给灵车司机打电话。安德烈斯正乘着灵车去参加最后一项庆典，要是见到有这么多人，一定开心。跟罗道尔夫通完话，灵车司机带领车队以非送葬速度继续前进。

“这样行吗？”费托摸了摸我戴着手套的手。

途经的村庄满目皆是黄土，上山前一路如此，似乎这里的土地很难长出绿色，到处只有土土的地和土土的人。州长在一些村庄组织了大批党内人士手持鲜花，列队站在公路两旁。见到他们，我们得停下来，重要人士会上前来与我们握手，其他人则把花放在灵车上，然后让到一旁脱帽致意。

我困得要死，拼命忍着不打瞌睡，可两眼突然不自主地合上。

“睡舒服点！”费托说。

听到他的建议，我醒了。我怕自己失态，没准边睡边流口水，被他看见太难为情。还是跟他聊天吧，聊他，聊安德烈斯，聊孩子，聊国家，聊战争。

我们从没聊过这么久，他没我想的那么蠢，也没我想的那么闷。给我这样的印象，也许因为我们谈的是政权交接，谈的是他对每位候选人的看法。我套出他看好仙富埃戈斯，他一直谈他，谈到五点前后终于抵达萨卡特兰。

街上挤满了看热闹的人。“众目睽睽之下。”公路上驶过一辆卡车，上面这样写着，而我的处境也确实如此。安德烈斯会说：小人，所有盯着我看、对我评头论足的全是他妈的小人。

我们去主广场接堂娜艾尔米尼亚，费托拥抱了她。

堂娜艾尔米尼亚站在街上，靠在费托怀里，显得苍老无比、弱不禁风，可一跨进汽车，立马恢复了硬朗和拒人千里之外的神态，没掉一滴泪，没说一句话，她九十四岁了。

墓地上，二十多人轮流发表演说，我差点以为永远回不去了。薇拉妮娅和塞尔西奥自始至终站在我身边，似乎正在排演一部反映悲痛凝聚亲情的影片，薇拉妮娅让我将她拥在怀里，切克像男友那样抓着我的手。

掘墓人埋土前，我让孩子们一人握一把土，先撒下去。

棺材躺在黑黝黝的墓穴里，我和孩子们一起弯下腰，握一把土，然后撒下去，其他孩子也都撒了土。我想记起安德烈斯的模样，却怎么也记不起来；我想感受永远无法相见的悲哀，也感受不到。我自由了，我怕。

我想坐在地上，不想让这么多双眼睛看着我，想让自己像莉莉娅那样哭得稀里哗啦，哭到脸花，像马尔塞拉那样靠在奥克塔维奥身上，像薇拉妮娅那样无依无靠，吓得直打嗝。

我想起卡洛斯，想起我在他葬礼上强忍住泪。我能记起他的样子：他的笑容那样真切，他的双手会突然舞动。

终于，我哭得比孩子们还凶，这是寡妇应该做的。

切克依然抓着我的手，薇拉妮娅在一旁安慰我。下雨了。萨卡特兰就是这样，老下雨。不过我不在意，反正来这是最后一次。我哭着想卡洛斯，后来渐渐不哭了。多少事不用做了！一个人生活，没人命令我。多少事可以做了！在雨中，我放声大笑，坐在地上玩弄安德烈斯基边湿湿的泥巴。未来的生活很精彩，几乎称得上幸福。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普埃布拉情歌

作者 = (墨西哥) 安赫莱斯 · 玛斯特尔塔著

页数 = 2 5 8

S S 号 = 1 2 6 5 9 1 7 4

出版日期 = 2 0 1 0 . 0 9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正文